

哀利奧特著
梁實秋譯

織工區南傳

商務印書館印行

織
工
馬
南
傳

梁
實
秋
譯

SILAS MARNER,

By

George Eliot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序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三個大小說家是迭更斯，薩克瑞和哀利奧特，這三個作家當中，中國讀者最熟識的是迭更斯。哀利奧特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恐怕本書還是第一部罷。

喬治哀利奧特原名 Mary Ann (Marian) Evans，生於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英國中部之 Warwickshire。她的父親是一個家道小康的田產經理人。哀利奧特的天性穩重端莊，在學校時勤於攻讀，故有「小媽媽」之綽號。十六歲時因喪母歸家主持家政，但是仍以餘暇自修。她最喜歡研究的是語言文字，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來文——無不精通。

哀利奧特不但有學者的氣質，並且是一個懷疑的思想家。她雖然是一個忠實的耶教徒，但是對於耶穌教的神學系統一向抱着懷疑的態度。他的父親是虔奉英國國教的人，所以有一次哀利奧特拒絕到禮拜堂，他的父親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結果是父女的關係破裂，哀利奧特悄然離家。兩日後她繼為孝心所迫，勉強歸家，答應履行宗教的一切儀式。但是她的理智上的懷疑始終不得消滅。她一生雖然篤信宗教，而並沒有單純的信仰。過後不久她的父親死了，她到歐洲去遊歷，在日內瓦住了一年。這可以說是她的生活的第一時期，這時期是她的文學生涯的準備

期，她在冷靜的觀察英國鄉間的各種喜怒哀樂的活劇。

她回國後即結識了當時英國一般解放的思想家，如密耳和斯賓塞等。于一八五〇年開始與西敏斯特評論投稿，這雜誌在當時是一個激烈的言論機關，她過後不久就做了該雜誌的編輯。經斯賓塞之介紹她認識了魯易士 (George Henry Lewes)，他當時是領導的編輯，著有哥德傳，文名籍甚。于一八五四年她與魯易士結婚，至德國蜜月旅行。這是她的生活的第二時期，她已從事於作文的實習，並且得了魯易士的同情的鼓勵。

哀利奧特一直到三十六歲，沒有要做一個小說家的念頭。她開始寫小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她的處女作牧師生涯一班 (Sermons from Clerical Life) 發表于一八五七年，這部小說包涵三個短篇，第一篇是牧師巴頓慘史 (Sad Fortunes of the Rev. Amos Barton)，這便是魯易士竭力慫恿她寫的。寫成後她即以哀利奧特的名字送給勃拉克烏得雜誌發表。嘗試成功之後，她繼續努力，兩年後發表她的傑作亞當比得 (Adam Bede)，這本小說勃拉克烏得先生送給卡賴爾夫婦披閱，卡賴爾覆信說：

『你送來的書是一本「人的書」(a human book) 是一個活人從心裏寫出來的，不僅是從一個著作家的腦子裏寫出來的。』

卡賴爾夫人覆信說：

『我讀完這本書之後，我對全人類都表同情了。』

卡賴爾，甚至 Thackeray，都把哀利奧特認做一個男人，只有迭更斯懷疑作者是女人。繼續亞當比得而出版的小說，有一八六〇年之河上磨坊 (Mill on the Floss)，一八六一年之織工馬南傳，一八六三年之 Pomola，一八六六年之 Felix Holt，一八七一年之 Middlemarch，一八七六年之 Daniel Deronda。在寫小說時間內，她還寫了一些詩。魯易士死後二年，于一八八〇年她改嫁一個美國銀行家克勞斯先生，赴歐洲旅行，但是就在這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她死了。

哀利奧特寫小說不是爲人消遣的，她每有所作必以全副精神來對付。她寫完河上磨坊之後，精疲力盡，數星期後方纔復元。她自己說：『我開始寫 Pomola 的時候還是一個少婦，寫完的時候變成一個老嫗了！』她又說：『我的書對於我都是十分嚴重的東西，都是從我一身中苦痛的紀律和難得的教訓裏來的。』她又說：『人生的偉大事實在我心裏掙扎着，要藉我的口喊出聲來，』但是『只能斷斷續續的說出來一點』。哀奧斯特的小說內容是人性的描寫。她不僅敘說故事，她是藉了一個故事做骨幹而從各方面來分析人的心理，人的情感。她真能鑽到小說裏去，鑽到小說裏的人的心裏去。

我譯的織工馬南傳不一定是哀利奧特的最好的一本，不過很可以代表她的作風。她的文筆和她的思想一樣是很繁復的，因爲她知道許多國的文字，所以她在用字一方面常能異常的博洽，和迭更斯的那種粗淺的新聞報紙派的文章真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在翻譯的時候很感困難，

恐怕有時句子不免太冗長太生硬，這只是我的能力不濟的原故。譯完了也沒有求人校訂，錯誤恐亦不免，請讀者指正！

二十年八月六日青島

三十三年三月改訂於四川北碚

織工馬南傳

第一章

當初紡織業盛行的時候，（註一）不但農家到處機聲札札，就是富家婦女身着絲繡，也往往有一架細木精製的玩具一般的紡機，——在那個時代，深山狹巷裏常常可以看見一種人，面目顴頰，身軀渺小，若和鄉下的強壯的農民比較起來，簡直就像是被淘汰了的人種的遺民。這樣的一個面貌生疎的人，若在初冬坡上行走，背着夕陽，成一黑影，牧羊人的狗就會狂吠起來；因為狗爲什麼要喜歡這種背負重袋佝僂着的人呢？——這些面目顴頰的人還是很少出來而不帶着那神祕的口袋的。牧羊人呢，他明知道那口袋裏所藏的不過是麻線，或是麻綫織成的長卷的麻草，但是他心裏還不免懷疑，紡織雖然是不可少的事業，若無鬼魔從中協助，恐怕永遠紡織不成能。在那古遠的時代，一切人或物，凡是不曾見過的，常會引起迷信，卽或是偶然的事，例如負販者或磨刀者偶然光臨，也要引爲異事。沒人曉得那些流浪的人們的家在那裏，或起源如何；你怎麼能解釋一個人呢，除非至少要認識一個認識他的父或母的人！從前的農人，



對于凡是在他們直接經驗範圍以外的世界，都看做神祕縹渺的境地；所以從他們的拘囿的思想看起來，流浪者的生活就如同在春天纔飛回的燕子所度的冬日生活一般的渺茫難考；即是僑居的新戶，他若是從遠方遷來的，四鄰對他總有猜疑的態度，他也許安分守己的過他的一生，最後犯點什麼罪犯，四隣絕不因此驚訝，因為四鄰自始至終是在猜疑他，對于越有才名越有技藝的人，越有這種情形。用文字傳達的一切智慧，以及一切鄉民不經見的其他技藝，都是令人可疑的；誠實的人，大家看得見他們生長，大概不會十分的過于聰明——用聰明也不過是到能預察天氣微候的程度。至于那些技巧的養成，其學習的手續是完全令人不曉得的，那裏是當然包涵着什麼鬼怪作用了。因為如此，那些散居的織工們——田畝裏遷到鄉間來的——常常永遠的被鄉民視為異類，有此隔膜的情形，他們往往愈養成古怪的習慣。

十九世紀初葉，有一織工名叫塞拉斯馬南，住在拉維羅村附近榛叢裏的一座石屋裏，離那廢棄的石坑不遠。塞拉斯的機聲比起那鄉間的打穀的篩簸連軸，其聲調自是不同，遠沒有那樣的自然悅耳。所以拉維羅的兒童常常撒了採果採巢的遊戲，向石屋窗間偷看，看着織機的神祕的動作，感覺無限驚訝，同時看着織工彎腰踏車一般做着苦工，心裏又未免油然有藐視他的快感了。有時塞拉斯停工整理一條紊亂的綫，看見那羣孩子，他便大不高興，雖然愛惜光陰，也不免離開織機去打開門，向他們凝視，嚇得他們逃走。塞拉斯的慘白的臉上，却有兩個褐色的突出的大眼睛，雖然非常的近視，但是誰敢說他若定眼凝視，跑在後面的孩子會不因此而抽風，

狗獐，或是歪嘴呢？孩子們也許聽他們的父母講過，塞拉斯馬南會醫濕癱病，只要他肯醫的話，並且更可怕的是，假如你對他禮貌週到些，他可以叫你省却一筆醫生費。像這一類的奇異的惡魔崇拜的遺跡，在白髮鄉民的言談裏還可以聽到一二；因為頭腦簡單的人，很難把能力和善意兩個概念聯想在一起。一生在原始的需要中困斃的人，從無宗教信仰的啓發，只知道苦工謀生，所以他們對於目不能見的神力之概念是很渺茫的，總以為神力須要經過苦苦哀求之後，方不加害於人。對於他們，苦痛與意外的可能性比起快活與享樂的可能性，其範圍是廣大多了；他們的想像絕對不能產生慾念與希望，因為充滿了永遠使人恐懼的記憶。有一個老年工人，病勢垂危，他的妻給他的食物他都不要吃，我就問他：『可有什麼東西你是想要吃的嗎？』他回答說：『沒有。我一向吃的只是糙糧，現在我吃不下這個了。』他的經驗從來沒有使他想像到過什麼東西可以引起他的食慾。

拉維羅這個鄉村，保有許多舊日的風俗，沒有被新的文化所浸滅。這地方也並非是化外的荒村，並非只有少數的牧羊人散居其間；正好相反，這鄉村正座落在我們所謂的「快樂英格蘭」的肥沃的中原裏，這地方的田地，若是從教會一方面看，是每年可以收很豐富的租稅的。不過這村落是藏在一個叢林圍繞的谷裏，由任何大路上的稅卡要足是一個鐘頭騎馬的工夫纔可以到，所以公共馬車的喇叭聲以及輿論是永遠不到這個地方的。這鄉村的樣子却不寒儉，有很好的——一座古老的禮拜堂，中間有一塊大墳地，大路近傍還有兩三所磚石砌的大住宅，附帶着有圍牆

的果園，和整璜屋頂的風信旗，比牧師住宅還要堂皇，牧師宅就在墳地那邊樹林過去：——這樣一個村落表示它的社會生活是正達到最高點了，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附近固是沒有什麼大公園大公館之類，但是拉維羅必有幾個紳士逍遙自在的隨便種點田，在那打戰的時代，就是不用心耕田，也儘可吸取不少錢，足夠揮霍，歡樂的享受聖誕節，聖靈降臨節，復活節。

塞拉斯馬南來到拉維羅已有十五年了；他來的時候不過是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一雙突出的近視的褐色的眼，對於一般有普通知識經驗的人，他的外貌也沒有什麼奇特，但是對於本地的鄉民，他的特點可就不少，和他的職業之神秘，以及他所從遷來的遙遠的「北方」，其可異正不相上下。于是他自有他的生涯：他從來不請客人走進他的門，他自己也從不散步到彩虹酒店去喝幾兩酒，也從不到輪匠處去閒談天；他不和一個男人或女人來往，除非是為了做生意起見，或是購置必需品；所以拉維羅的女郎們不久就都曉得，他永遠不會要強娶她們一個做妻——就好像他已經聽到她們的議論決不肯嫁給一個復活的死人。塞拉斯所以被人這樣看待，除了白臉和大眼睛以外，還另有緣由；因為哲姆羅德尼，捕鼯鼠者，曾經說過，有一晚他回家時候，看見塞拉斯馬南背負着重袋，靠着石階站着，若是神志明白的人一定會把口袋放在石階上了；走近時只見塞拉斯的眼睛像死人一般的直，向他說話，搖動他，原來四肢僵了，兩手像鐵一般抓住口袋；他剛剛認定這個織工是死了的時候，他猛然活了，說聲「再見」就走了。哲姆賭咒說這是他親眼看見的，並且說得清楚就是在卡司紳士的田上捉鼠的那一天，在鋸木坑旁邊。

有人說塞拉斯必是中風，中風這個名詞似乎可以解釋一切令人難信的事；但是健談的梅西先生，他是本教區的教會執事，却搖頭了，他說誰看見過一個中風的人還能立着呢。中風是疾症，是不是？得疾症的人往往使四肢殘廢，于是便要靠教區來養活他，假如他沒有兒女。不是中風，不是的；兩條腿還可以站着的人，像是車轅中間的馬，你只要說聲『哦喝！』就會向前走，那還能說是中風嗎？不過靈魂脫壳，倒是有的事，靈魂就像鳥從巢出進一般的從身軀出進；人之所以能過度聰明，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有些人就是魂不附體的到什麼學校裏去，和普通鄉民所學的不同了，普通鄉民所能學習的不過是索了五官和一位牧師而已。馬南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關於藥草的知識，——還有畫符，假如他肯畫的時候？普姆所講的故事，是人人意料中的事，只要你看見過他給薩黎歐提斯治病的情形，她發熱了兩個多月，醫生總是治不好，心跳得身體都快爆了，塞拉斯却能使她如孩子一般的睡了。只要他高興他還可以給更多的人治病；這個人總值得使人對他客氣，至少爲了令他不加害于你起見。

一部分因爲人家對他隱有懼意，所以馬南稍能自衛，不因自己怪異而遭人迫害；但還有更充足的緣故，那就是，隣區塔列的老織工死了，所以他憑了手藝備受當地較富的婦女的歡迎，即是節儉的村人也往往在年底存起一些紗織。因爲他有用，所以人家對他的敵視和猜疑也就無形抵消了，其實他給他們織布，質料尺頭從來沒有錯過，似乎不能證明他有什麼可疑的地方。許多年過去，四隣對馬南的印象沒有什麼改變，除非本來認爲新奇的現在變爲慣常了。十五年終的

時候，拉維羅的人所說的關於塞拉斯的話還是和十五年前一樣；只是他們不大常說罷了，可是一說起來，似乎信得更堅。許多年來只添了一點新的談料：塞拉斯馬南，積蓄了不少的錢，可以買比他更大的人物的財產。

一般人對他的意見沒有什麼變動，他的日常生活也看不出什麼變動，但是馬南的內心生活却有過一段歷史和變化，熱心腸的人忽然投到枯寂的生活裏恐怕都是如此。他來到拉維羅之前的生活是充滿了活動及友誼的精神。凡是早年投身到一個狹隘的教會裏的匠人，他們的生活都是如此的，在教會裏即是頂窮的平民也有靠了口才出頭的機會，至少也可以一聲不響的在地方的政府組織裏做一個投票者。馬南在那小小的世界裏是很受尊視的，禮拜堂在燈場集會的時候，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了；他是出名的有模範的生活，熱誠的信仰，但是有一次在祈禱會的時候他忽然很神祕的失了知覺，足足有一個多鐘頭，人都疑心他是死了，自此之後，大家對他都有一種特殊的注意。塞拉斯自己，或是牧師，或是教友們，若從醫學方面來解釋這種現象，那就等于是否認這裏面隱藏着的精深的意義了。所以塞拉斯顯然是負有特殊的信徒的使命的一個教友了；雖然這特殊使命很難解釋，因為在他昏迷的時候，他並不會看見什麼神聖顯靈，但是他自己和大家却都相信靈魂的啓發和虔誠即是靈異的結果。若是較比不真誠的人，恐怕就要事後以復活的方式捏造成靈異的故事；若是較比不明白的人，也許就真相信這樣的故事；但是塞拉斯是又誠實又明白，雖然他是像許多誠實而虔敬的人一般，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以致他的神

越的感覺沒有一條正確的出路，因而瀰漫住了研究和知識的正常途徑。他的母親曾傳授給他一些採集藥草製藥的知識——這是他母親給他的唯一的遺傳的智慧——但是後來他自己又懷疑到實施他的醫學之是否合法，因為他相信只有藥草而無祈禱是無功效的，而有了祈禱也就無須再要藥草了，所以他由遺傳得來的喜歡在田野搜索狐爪花蒲公英駒蹄花，他覺得漸漸是不正當的一種被惡魔誘惑的舉動。

他的教友當中有一個青年，比他年紀稍大，彼此交情很密，所以燈場一帶的教友們都說這兩個人是不可分離的一對朋友了。這個友人的名字叫威廉德恩，這人在當地也是著名的少年老成，不過有時對信心較弱的教友常常太嚴酷一點，並且自負過甚，自以為比他的教師還聰明。別人縱然看出威廉是有缺點，在他朋友眼裏，他是一點錯處都沒有；因為馬南的天性是虛心的，容易感受別人的意見，所以在無經驗的年紀的時候，更容易仰慕有權威的態度，屈服在對方勢力之下。馬南的臉上露出誠實簡單的神氣，兩隻大眼是近視的，對人只會怯懦的呆視，益發顯着老實，威廉的神情則正好相反，嘴唇很緊，兩眼是又細又斜，隱藏着內心勝利而又不外露的那種得意神氣。兩人最喜歡談論的題目之一，即是『死後靈魂必可獲救』：馬南自承說他對這問題的態度頂多也不過是在希望當中混上恐懼，而威廉却官言說，在他皈依宗教的時候，曾夢見打開的一本聖經裏有一張白紙，上面單單的寫着『死後必可被召上天』，(註三)于是他就堅決的信仰了。許多白臉的織工常常有這樣的談話，他們的沒有修養的靈魂像是小鳥無家可歸似的

在黃昏中飛翔。

無猜無慮的塞拉斯以爲他締結了另外一種更密切的關聯，是不會損及他的友誼的。因爲他幾月前已和一個青年女僕締結了婚約，現在只等着彼此多積蓄一點錢便可結婚；他每星期和他的未婚妻薩姬會面一次，有時威廉也參加，她也不反對，所以他暗自喜歡。就是在這個時節，塞拉斯在祈禱會中風昏迷的事纔發生；當時教友們自然對他都極注意，並且多方問詢，就中只有威廉的主張是和一般同情的態度不合的。他說，這種昏迷的狀態，是惡魔的附身，不是神聖的靈異，子是苦勸他的朋友自己反省一下，究竟做過什麼虧心的事。塞拉斯以爲這是朋友應有的勸告責備，所以他並不惱怒，不過朋友而這樣猜疑，心中暗自苦痛。但是不久更加焦灼了，因爲漸漸看出薩姬對他的態度也發生動搖，時而強做親近的樣子，時而不自主的表示厭惡規避的樣子。他問她是否願意解除婚約；她否認。他們的婚約是教會所曉得的，祈禱會中被承認過的；非嚴加調查之後是不易解除的，而薩姬也實在沒有理由能使輿情贊許。這時候，老年的教會執事病篤，他是沒有兒女的鰥夫，所以教友中之年青的男女們輪流日夜服侍。塞拉斯常和威廉輪值夜班，在清晨兩點的時候換班。這老人頗出人意外，似乎漸漸痊可了，有一夜，塞拉斯坐在他的床邊，忽然覺得他的呼吸聲停了。蠟燭暗淡無光，所以他舉起蠟燭來照看病人的臉。仔細審視，他才知道他已死了——並且死了很久了，因爲四肢已僵。塞拉斯問他自己是不是睡着了，一表鐘，已是四點。威廉爲什麼沒來呢？正焦灼中，他跑出去求助，不久就有朋友來了，牧師也來了，塞拉斯

自己也去做工，心想遇到威廉時倒要問問他爲什麼沒來。六點鐘的時候，他正想去找他的朋友威廉來了，還同着牧師。他們喚他到燈場去見教友們；他問爲什麼要來喚他去，唯一的回話就是：「你隨後就明白」。于是一路無話，塞拉斯來到禮拜堂的聖衣室裏，牧師立在他面前，一雙善男信女的眼睛全在凝視着他。牧師取出一把小刀，給塞拉斯看，問他這把小刀他放在那裏了。塞拉斯說他不記得放在衣袋外的什麼地方；但是問得奇怪。他不禁抖了。牧師勸他不必再瞞起他的罪過，趕快懺悔罷。這把刀子是在死人床邊櫃裏找到的——櫃裏原來藏着一小口袋教會的公款，牧師前一天還看見的。如今口袋失了；是誰偷的呢，假如不是這小刀的主人？塞拉斯半晌驚得沒出聲；後來他說：「上帝爲我雪冤：我不知道刀在那裏，我也不知道失了錢。搜我的身上，搜我的住處；你們只能找出三鎊五先令，那是我自己的積蓄，威廉德恩曉得那是我半年來的積蓄。」威廉聽了呻吟一聲，牧師說：「教友馬南，證據是很不利於你。錢是昨夜失的，只有你伴着死人，因爲威廉德恩告訴我們他因疾病沒有能來照常接班，你自己也說他是沒有來，並且你還疏忽了死屍。」

「我一定睡着了」，塞拉斯說。過一會，他又說，「也許我是又中風昏迷？像上次你們看見我的一般，正在我魂不附體的時候，賊來了又跑了。但是我再請你們搜我，搜我的住處，因爲我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

果然搜了，結果呢——威廉德恩找到了那個錢袋，空了，在塞拉斯住室抽屜櫃後面擱着！

於是威廉就勸他悔罪，不必再賴。塞拉斯以怒容向他，說：「威廉，你同我相交九年，你曉得我扯過一次謊嗎？上帝會爲我雪冤。」

「兄弟」，威廉說，「你的心臟惡魔佔據了的時候，我怎麼知道你會做出什麼事來呢？」塞拉斯還是望着他的朋友。忽然臉上一陣紅，正待要發作，似乎內心又有一個打擊把感情抑制住了，把臉上的紅也退了，只能發抖。最後他只能微弱的望着威廉說：「我現在記起來了——小刀不是在我衣袋裏。」

威廉說，「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當時旁人就問，塞拉斯的意思是說刀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又不肯再解釋。他只是說，「我痛心極了；我什麼也不能說。上帝會爲我洗冤。」

他們回到禮拜堂，又重新討議。燈場的教會的信條是反對用任何法律的方法來確定犯罪的，因爲據我們看，耶穌徒是不該訴訟的，縱然這個訟案是可使社會上少生些物議。但是教友不能不用別的方法來求這事的真相。於是他們決定祈禱，抽籤。對於不明瞭我們城市巷裏的黑暗的宗教生活的人，這個決議纔是可驚訝的。塞拉斯和教友們都跪下了，他心裏很有把握，上天會立刻來證明他的清白，但是當時心裏已有無限苦悶，因爲他對於人類的信任已經很殘酷的毀壞了。抽籤的結果宣示馬南是犯了罪。他被教會除名，偷款如數清償，如肯懺悔纔能有再入教會的希望。馬南一聲不響的聽了。最後人散了，他走向威廉德恩面前，抖顫着說：

「我最後一次用我的刀子的時候，是給你削一皮條。我不記得我把刀放還衣袋裏。是你偷了

錢，你嫁禍到我。你雖如此，你倒許從此順利；本來沒有公正的上帝統治世界，只有說謊的上帝誤陷無辜。」

這是大不敬，大家嚇得抖了。

威廉和善的說，「這些瀆襲神明的話是不是惡魔的口腔，請大家評判罷。我沒法子，只好爲你所禱，塞拉斯。」

可憐的馬南心靈上絕望了，——對上帝對人都失了信心，對於一個和善的人這差不多就是瘋狂了。在慘痛中，他向自己說「她也要拋棄我了。」他心裏想，假如她不信這認罪的證據，那麼她的信仰也必要和他的一樣打破了。對於宗教情感所採取的形式慣於發生疑問的人，很難了解一般沒受過教育的人的心理，因爲他們是從不把宗教情感和宗教形式分開的。所以我們很容易想到，處在馬南的地位的人，應該開始懷疑抽籤定罪的方法之無理；但是馬南從來沒有這樣的思想過，他一定這樣試過，但是他的心情早陷在失却信仰的苦痛裏了。假如有天神記錄人間的苦惱，如記錄罪惡一般，他該曉得人間苦惱有多少都是從錯誤的觀念而來的，而這錯誤却又怪不得誰。

馬南回家了，整天的獨自坐着，苦痛得呆了，絕不想去尋薩嫩向她解釋他的冤曲。第二天，他照舊織布，想從工作中忘却他的麻木的疑惑，過了不久，牧師帶着一位執事來了，替薩嫩來告訴他婚約是取消了。塞拉斯寂靜的接受了這個消息，立刻又照舊織布。過了一個多月，薩嫩和

威廉德恩結婚了，後來過了不久，燈場的教友們都知道塞拉斯馬南已搬走了。

第一章

有些人雖然因爲有知識所以他們的生活是複雜的，但是若忽然遷到新的地方去，人全是生的，思想也不同，地方景象也是新的，生活的方式也與舊日不同，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就也很難保持原來的人生觀，原來的宗教信仰，也很難感得從前種種苦樂的故事是實在經驗。失去舊日的信仰和情愛的人，常常喜歡做一個流囚，爲的是忘懷一切，使舊日種種如一場幻夢，因爲不見舊日一切的痕跡了，使目前也如一場幻夢，因爲目前尚無痕跡可尋，但是有這樣經驗的人恐怕還很難了解織工塞拉斯馬南的簡單的心情，當他離開鄉井來到拉維羅住下的時候。家鄉是藏在羣山之中的小村，這地方是不同極了，一片平原，長滿了叢林，森林矮樹似乎是屏蔽了天，他覺得隱藏得很嚴密。清晨起身，他看着掛滿露珠的荊棘和茂盛的亂草，沒有一件事物和他從前在燈場時生活有一點點的關係，在當初燈場還是他禮拜上帝的聖地。粉白的牆，小小的禮拜堂座位，熟識的人肅靜的嚶嚶而入，憤聽的聲音扯起了一種詔調來祈禱，那禱詞是又神秘又熟習，如胸前懸掛的符咒一般；講台上牧師宣講那不可懷疑的信條，左搖右擺的。永遠是那個老樣子舉着書本；指定的聖詩中每兩行中間的休息，以及合唱時的迴音，——一切一切，都是對於馬南有過神聖的影響；這便是他的宗教情感的寄托所；這也就是基督教，人間的天堂。在聖詩中還覺

得有難懂的字的織工，他是不懂什麼抽象教義的，正如小孩子不懂什麼是父母之愛，只知道有一個臉有一個懷他可以伸臂去投，去求保護和修養。

有什麼地方比拉維羅更不像燈場？——此地有荒廢而茂盛的懶洋洋的果園；有大的禮拜堂在廣大的墳地中間立着，在做禮拜的時候，一般人在自家門口遠遠的望着；臉色紫紅的農夫在路上蹣跚，或在彩虹酒店出進；住宅裏的人們放量飽餐，爐火熊熊之際就入了睡鄉，婦人們盡量收買麻葛，好像貯做一輩子用似的。拉維羅沒有一個人能用語言激動塞拉斯馬南的麻木的心情使他們感覺苦痛。在世界原始時代，人們相信每一塊領土都由本地的神社管轄，所以一個人逃出邊界便不受原來的神社的統治，因為本地的神只能在本地的山川陵谷之間活動。可憐的塞拉斯就隱隱的有這種原始人的情感，原始人便往往為了一時乖戾或恐懼而逃進兇惡的神社。他當初在祈禱會裏在街巷上所信仰的神力，現在似乎是離他僑居的這個地方很遠，此地的人只知道消蕪草藥，他現在感覺苦痛之當初的信仰，此地的人是茫然不知。他所有的知識的光芒是太狹小了，所以失望的信仰成爲一個大幕，把他整個籠在黑暗裏面。

他受打撲後第一件事就是織布；他只是不斷工作下去，也不自問是爲什麼，自從來到拉維羅之後，工作到夜深，爲了提早趕完奧斯古德夫人定製的桌布——也不事前料想竣工之後可得多少錢。他就像是蜘蛛一般，純粹因了衝動而織布，絕不加以思索。任何人的工作，若是繼續有恆的幹下去，便容易把工作本身當做了目的，爲的是可以消磨他的無聊的時光。塞拉斯往來

歸後，他的手便滿足了，看着綫編成布，他的眼便滿足了。肚子餓當然忘不了；塞拉斯住在冷僻的地方，只好自己預備早餐午餐晚餐，自己到井裏汲水，自己煮水；這一些不可少的工作，再加上織布，把他的生活簡直變成一個織蟲的無意義的活動了。他怕想過去一切；這新地方的人也絕不能引起他的情愛和友誼；將來呢，更是黑暗，因為冥冥之中絕沒有誰愛他。他的心緒昏亂，已不能用思想，因為他的舊有狹細的思路已經壅塞；至於情感呢，在頂敏銳的地方受了創傷，情感死了。

奧斯古德的夫人的桌布終於趕完了，塞拉斯賣得了金錢。他在家鄉是給一個批發的商人織布，賺錢少得多；每星期領錢一次，一大部分的錢全用到慈善和教會的事業上去了。現在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亮幌幌的金錢放到手裏了；沒人要分享這筆錢，他也沒有愛的人可給。永遠織布下去，前途渺茫，有金錢又有什麼用呢？他是不必發這樣的問的，因為看看亮幌幌的金錢握在手掌裏，並且是自己所有的了，這就夠使他歡喜；這是於織布做飯之外又新添的一種生活要素，與已隔絕之信仰與情愛的生活毫無關係。織工的手掌長得還沒有錢寬的時候，早已握過苦工換來的錢；因為二十年來他一向把錢認做幸福的標記和苦工的目標。每一個銅板都有用處的時候，他倒似乎不十分愛錢；因為那時候他愛的是錢的用處。但是現在，什麼用處都沒有了，把錢握到手裏當做一件完成的業事，反倒足以養成愛錢的慾念了；塞拉斯在黃昏中走穿田地回家去的時候，把錢拿出一看，在暮靄中顯得格外的亮了。

這時候發生一件事，好像可以有使他和他的隣人發生關係的可能。有一天，他拿着一雙鞋去補，看見鞋匠的妻在火旁邊坐着，患心臟病和水腫病，他一看就想起他母親死前就有這種症候。看着這個樣子，勾起了記憶，不禁發出惻隱之心，記得他母親曾用狐爪草煎水服下便覺輕減，所以他就答應薩梨歐提斯給她一點藥可以使他舒服，因為醫生不能奏效。在這慈善舉動裏，塞拉斯覺得來到拉維羅之後第一次把過去生活與現在銜接起來，也許從此可以漸漸把他從織工生活中拯救出來。但是薩梨歐提斯的病使她變為一個重要的人，隣人對她都有很大的注意，她喝了塞拉斯的藥料之後病便爽然，這事立刻就成眾人的談料了。金伯爾醫生給些藥物，自然是應該奏效的；但是一個織工，也不曉得來自何方，用了一瓶黃水便奏奇效，這其間必有蹊蹺。塔列的巫婆死了之後，這一類的事還沒有發生過，她倒是有符咒，也有藥料；人家小孩中風總是找她。塞拉斯馬南一定也是這一類的人罷，因為他怎麼能知道治療薩梨歐提斯的方法呢，假如他不知道更多的魔術？巫婆口中念念有詞，你聽不清她說的是什麼，她若在小孩子的腳趾上繫一條紅綫，立刻就可以退頭上的水腫。當時拉維羅就有些女人從前頸上懸過巫婆的小口袋，果然就都沒生過像安柯爾特的那樣蠢的孩子。塞拉斯馬南一定也會這一套，還許更多；現在大家纔明白，為什麼塞拉斯是從不知什麼地方來的，並且有那樣奇突的面貌。但是薩梨歐提斯須要切記不可把這事告知醫生，醫生若知道這事必定要和塞拉斯作對；他一向痛恨巫婆，若有人求過巫婆，他便威嚇他們永遠不再給他們治病。

塞拉斯的房裏擠滿了一些婦人，求他用符咒治療小兒的咳嗽，或是使乾了的奶再長奶，又有
些男人，求他治濕癱或手上的贅瘤；惟恐他要拒絕，他們手裏往往帶了金錢。塞拉斯靠了他的有
限的幾種草藥，再加上符咒，很可以賺得不少錢，但是這樣賺來的錢，對他是沒有誘惑力的。
他從來沒有過做偽的念頭，所以他越來越怒的把來的人一個一個的趕走了。因為他的巫醫的名
聲遠播到塔列去了，那鄉村的人不惜長途跋涉來求他醫病，直到很久以後他們才停止來。大家
對他的智慧所懷抱的熱望終於變成恐懼了；他自己說不會符籙，不會治病，但是誰也不信他，
凡是來求過他的男人女人，以後若是有什麼意外或舊病復發，總認定這是由於馬南的惡意或怒
視的原故。於是他對薩梨歐提斯的一時慈善，雖然使他感覺暫時的友誼，終於使他與隣居之間
的隔膜格外的深骨，使他的枯寂的生活格外的冷僻了。

金洋錢銀角子漸漸積成一大堆了，馬南的用款的數目却越來越小，他想要用最低限度的費用
維持自己的康健來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禁在監牢裏的人，無法消磨時光，不是常常喜歡在牆上
畫些直綫，把直綫擺做三角形，用以記載時間，以至於這種機械的舉動成爲生活中最主要的行
爲了嗎？我們消遣閒暇的時候，或是等候什麼倦了的時候，不是常常反覆的做一種無聊的動作
或聲音，以至於這種舉動漸漸變成習慣了嗎？這種情形可以助我們了解，爲什麼有一些人明知
金錢對他是沒有用處的，而偏偏有喜歡積蓄錢的特殊嗜好。馬南要把錢越積越多，每加上一個
錢，便有新滿足，便生新的慾念。這個生疏的世界對於他已是一個無望的謎，他原可以終日

布，把織布當做最終的目標，以忘懷一切，逍遙於目前的滿足之中，假如他的天性是稍微冷漠些的；但是錢來了，錢把織布的工作分成段落了，錢不但是越來越多，還和他做伴。他想錢大概是和織機一樣的都認識他了，和他熟悉了，所以無論如何他也不肯把這些錢換些沒見過面的錢。他摩挲着錢，數錢，錢的形式與顏色都使他感覺到渴極得水的滿足；這只是在夜裏，工作完畢的時候，他纔把錢拿出來享受錢的陪伴。他掀起了織機底下的幾塊磚，挖了一個洞，放進一個鐵罐，裝着金錢銀錢，每次動的時候磚上再鋪沙土。他並不怎樣的怕被搶劫。在那時代，藏錢在鄉下是常有的事；有些老工人積蓄了錢大概是藏在毛褥裏面；鄉下的隣人雖然不及在阿爾佛來大帝時代的祖先那樣忠厚，但是講到搶劫的計劃，他們却也沒有那樣大胆。他們若不是自己揮霍，在鄉間怎麼能用掉那么多錢呢？所以他們總是離鄉背井的逃走，——其行逕之神秘可疑就和乘輕氣球上天一般。

於是塞拉斯獨在寂靜中生活着，鐵罐裏的錢越堆越高了，生活是越來越狹隘，變成慾望與滿足之單純的跳躍，和外界完全隔絕。他的生活只是織布和積錢，絕不想達到什麼目標。較聰明的人一但失掉了信仰和愛情，也會走上同樣的路；只是他們不以織布積錢自足，而欲從事於學問的研究，發明什麼計劃，或創立什麼學說。說來奇怪，馬南的面貌和身體日趨于顛頹佝僂，和他的生活的對象成爲一種機械的關係，所以他就好像是什麼器皿上的柄或一彎管一般，本身並沒有獨立的意義。兩隻大眼一向是朦朧和善的，現在似乎是只能看見一種很小的東西，如尋找一

粒小穀時一般；他的臉色枯黃，雖不到四十歲，小孩們都叫他『老馬南先生』了。

在這衰老的過程中還生過一件小事，表示他內心的情感還沒完全消失。自從來到拉維羅之後，每天要跨過兩個牧場到一個井裏去汲水，一個褐色的瓦罐就是專爲這個用的，在他的很少的幾件用器當中，這是最寶貴的一個。這瓦罐做了他十二年的伴侶，永遠放在一個地方，總是一清晨提着柄走出去，所以瓦罐對他似乎有一種友愛的神情，每日出去可汲新鮮的水，但是把手放在罐的柄上，本身也是一種滿足了。有一天汲水回來，一交跌在石階上，瓦罐滾到溝上的石塊上，立刻碎成三塊。塞拉斯把碎片拾起，心中懊喪的回家去了。碎罐是沒有用了，但他把碎片拚湊起仍支在原來的地方做爲紀念。

這就是塞拉斯馬南來到拉維羅十五年來的歷史。整天的坐在織機前面，耳裏聽的水流是那單調的聲音，眼睛看的永遠是那千篇一律的進展很慢的褐色的織物，他的筋肉的活動是非常平均，筋肉停止活動的時候就像是閉住呼吸時一般的吃力。每天晚上他就樂了；把百葉窗閉起，把門鎖緊，把金子拿出來。那堆金子老早的在鐵罐裏裝不下了，換了兩個厚的皮口袋，沒有一點空地方，每個袋角裏都有錢。錢從黑口袋的嘴裏滾出來的時候是何等的亮啊！銀幣不很多，因爲長匹的蔴葛是他的主要出品，總是一部分賣得金子的，他自己用錢的時候總儘先檢銀幣用。他最愛金幣，但是苦力換來的銀幣，他也不願換掉。他把錢都倒出來做一堆，把手在裏面攪洗，把錢數過，放成一堆一堆的，用手指撫摩着錢的圓輪廓，想着這些金錢不過是他織布賺來

的錢的一半，心裏便無限喜悅——想起將來一生一世的無窮盡的一天天的織布所賺的錢，更不知有多少了。所以他每次穿行田間巷裏去取攜工作的時候，他的心永遠是在織機和金錢上，從不轉向林叢道旁去尋找藥草，這也無足怪了；藥草，也變成過去的了，他的生活已經極力的要避開過去，好像一條小河本來兩邊都是草，河面也很寬的，現在變成綫似的一條，在荒砂中間劃出一條小溝而已。

但是在第十五年的聖誕節前後，馬南的生活裏發生了第二次大變動，從此他的歷史很奇異的和他的隣人的生活混合起來了。

第二章

拉維羅最大的人物是卡司紳士，他住在一所大紅房子，前面是很體面的一座石階，後面是很高大的幾間馬廄，差不多正對着禮拜堂。本地有田產的人，他不過是其中之一，但只有他稱得起紳士的徽號；奧斯古德先生的家庭雖然也有悠久的歷史，（拉維羅的人就不敢想到世界上尚無奧斯古德之古遠無稽的時代），但是他也不過是自己有田產可耕罷了，而卡司紳士却還有一兩個佃戶，佃戶還常常向他抱怨所受的狩獵的損失，好像他是什麼貴族一般。

這時節，正是拿破崙戰爭的時候，有田產的人獲利倍蓰，不能不感謝上天；小紳士和農人對於奢侈，荒廢耕殖，所以後來物價跌落，便一蹶不振，以至於破產，可是現在時節還沒有到。我談的是拉維羅以及相似的區域；因為人的生活，鋪張的範圍是很大的，各種掀天動地的潮流激盪着，就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情形，我們從前的鄉下生活便是有許多異樣的情形。例如拉維羅，是處在叢林陋巷之中，和當時的工業發達及清教熱狂便毫無關係；閩人只知大吃大喝，把腰痛中風認做體面家庭中常有的事，窮人則以為閩人是應該那樣快樂生活的；並且，閩人一次宴會，給窮人留下不少的冷餐廢羹。白帶霍嗅到了卡司紳士家的煮火腿的味道，但是火腿是用油膩的汁水煮的，她大失所望；但是每逢年節做樂，大家都認為是對於窮人有好處的。拉維羅的宴會是大規

橫的，整隻的牛腿，整桶的酒，尤其是到了冬天，宴會延長得很久。婦女們把好衣服頂髻裝在領帽匣裏，帶着這樣寶貴的東西騎着馬渡河，下雨下雪河水漲落都說不定，冒這樣的危險，皆因所得的快樂不是短促的。因此每逢天氣不好的時候，家裏閒着也沒有事，白晝又長，左隣右舍便往往接連的款客。卡司紳士家裏的常備的菜餚一旦若是在質量上都減色，客人只消再多走幾步路到果園那邊奧斯古德家裏，就有火腿，整塊的脊骨肉，有火烤味的豬肉餅，新鮮的牛油，等等，一切閒暇中可滿口腹之慾的東西，也許在量上不及卡司紳士家的多，但是比較講究多了。

因為紳士太太早已去世，紅房裏沒有賢妻良母的照顧，所以一家由客廳至廚房都失了慈愛與恐懼的泉源。假日菜飯之所以凌亂不精，正是這個原故；驕傲的紳士常常屈尊到彩虹酒店來做上賓而不在自己木壁客廳宴客，也正是這個原故；他的兒子都變做沒出息，或者也正是這個原故。拉維羅不是一個道德嚴緊的地方，但是紳士放任他的兒子游手好閒，大家也認為這是他的弱點；青年放縱固是可以原諒的，只要他們的父親能供給得起；但是紳士的次子丹斯坦，普通做丹塞卡司，他的賭博的行爲似乎是超過了青年放縱的範圍，所以大家對他的行徑都不能不搖頭。隣人說，丹塞是個討嫌好嘲弄的人，別人越不喝酒他越愛喝，他將來變成什麼樣人，並不足令人擔心，只是他不該胡做非爲，壞了家聲，像卡司紳士的家世，禮拜堂裏都有碑碣，家藏的酒杯比喬治皇帝的年紀還大（註三）。但是長子高佛來先生，一個馴良和善的青年，總有一天要繼承遺產的，近來也和他的兄弟同流合污，這未免是太可惜了。他若這樣荒唐下去，恐怕就要娶不

到南西拉米特小姐了；因為自從去年的禮拜節大家傳說高佛來在外住宿不回家，小姐對他便有冷淡的神氣。他必是幹下了什麼錯事，那是一定；因為高佛來的臉色不像從前那樣的光彩了。當初有過一個時候，人人都說，他和拉米特小姐真是天生的一對！假如她能到紅房裏去做主婦，情形必定大不同了，因為拉米特家裏素來整理得好，一撮鹽都不肯輕易糟踏，而人人出來都很體面像樣。這樣的一個兒媳婦，縱然不會掙錢，也可以給卡司紳士省錢；因為卡司家裏，入款多少，暫不必問，可惜漏洞太多，除了紳士自己的口袋以外，別處的漏洞更多。高佛來先生若不悔過自新，恐怕就要和拉米特小姐訣別了。

曾經有過希望的高佛來站在客廳壁爐前面，手插在袋裏，那正是塞拉斯來到拉維羅之第十五年的一個下午。灰色的消褪的光很暗澹的照在牆上的槍，鞭，狐尾，椅上丟着的衣帽，噴着淡酒氣味的酒杯，半滅的火，壁爐邊角上斜豎着的煙管，——全都顯示着一個失了愛情的家庭生活，而高佛來的白臉上的晦氣煩惱的樣兒却和四圍的景像正相照合。他好像是在等着什麼人，忽然一陣重的腳步聲，伴着口裏吹嘯聲，遠遠的從空曠的廳堂裏響了起來。

門開了，一個矮胖的粗笨的青年人走了進來，臉上漲紅，無故的得意洋洋，似是酒醉的第一步現象。這就是丹塞，高佛來一見了他，臉上的憂鬱消了許多，變成積極的恨怒的表情。一條好看的褐色的獵犬正臥在爐前，退到爐角椅子底下走了。

「喂，高佛來少爺，你找我來做什麼？」丹塞嘲弄的說。「你比我年長，你又是比我地位

美；你找我來，我就得來呀。」

「我找你來是爲——清醒些，聽我說，好不好？」高佛來兇蠻的說。其實他自己也喝了過度的酒，想把牢騷化成激怒。「告訴你說罷，浮勒的佃租我一定要送給紳士去，否則我就告訴他說我把錢給你了；因對他威脅着要勒令交租，無論我是否告訴他，這事總要敗露。他剛剛還說，他要送信給考克斯（註四）令他去強索，假如浮勒這星期不來付清欠款。紳士手裏沒錢，不聽什麼廢話的；你知道當初他威嚇過什麼罷，假如他要發現你再浪費他的錢。所以，設法去弄錢罷，還要快點，知道不？」

「啊！」丹塞譏諷的說，走近他的哥哥，望着他。「譬如說，你想法去弄點錢，省得麻煩我，怎樣？你既然那樣的慷慨的把錢交給我，你也不會拒絕替我把錢還上；這也是你做哥哥的情分，應該如此，你知道罷。」

高佛來咬緊嘴唇，握着拳頭。「你那副臉嘴，別走近來，留神我打倒你。」

「啊，不，你不會的。」丹塞說，脚却往後退了一些。「我是這樣好脾氣的一個弟弟，你知道的。我可以令你由家裏被趕出去，無論那天我可以令父親給你一先令和你斷絕關係。（註五）我可以告訴紳士他的好兒子是如何的和那個好女人毛麗法倫祕密的結婚，如何的因了她常醉酒而毫無幸福，於是我便可以安安逸逸的佔據了你的位置。但是，你知道，我不這樣做——我的性情太忠厚，脾氣太好了。你不能不幫我的忙。你給我弄一百鎊罷；我知道你一定肯的。」

『我那裏弄錢去呢？』高佛來說，抖顫着。『我自己還沒有一先令來祝福我自己呢！你佔據我的位置，那叫胡說；你自己也要被趕出去的，還有什麼說的。你要是給我洩露，我也照樣對待你。包伯是父親所最喜歡的兒子，你是很知道的。他把你逐出，他纔儘願呢。』

『那倒不在乎』，丹塞左右橫點着頭說，向窗外望。『我若陪着你走，我也很高興；你是這樣的一個好哥哥，我們一向喜歡吵嘴，我一旦若是離了你，那纔不知怎樣是好呢。不過你是願意我們兩個都在家裏的；我知道你願意。所以你想法去弄那一筆錢罷，我要告辭了，雖然我捨不得離開你。』

丹塞剛要走開，高佛來跑過去抓住了他的胳膊，賭咒說：

『告訴你說，我沒有錢；我也沒法找錢。』

『向老金伯耳借去罷。』

『他不會再借給我了，我也不能再向他開口了。』

『那麼，把野火賣掉罷。』

『對，你說得倒好。我立刻就要錢纔行。』

『那麼，你只消騎着它明天去打獵好了。布賴士和濟廷一定也在那裏。肯出價的還不只一個呢。』

『說得是，晚上八點回家，泥水濺到嘴巴上。我還要到奧斯古德夫人家的生辰跳舞會

呢。」

「啊嗚！」丹塞把頭歪在一邊，打着細聲細氣的腔調說。「還有南西小姐也去哪；我們還可以和他跳舞，答應她永遠再不胡鬧，再討她喜歡；再——」

「少說南西小姐，你這個混蛋」，高佛來紅着臉說，「否則我掐死你。」

「爲什麼呢？」丹塞用更不自然的腔調說，從桌上拿起一條鞭子，用鞭柄敲着手掌。「我看你的機會不壞。我勸你趕快向她再獻殷勤；假如毛麗有一天多吃了一滴雅片膏，使你變成一個繆夫，那就更省時候了。南西小姐大概也不反對做繆夫人，假如她自己不知道。並且你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好弟弟，他會爲你守秘密的，因爲你一向對他那樣的幫忙。」

「我老實和你說罷」，高佛來說，又發抖又臉白了，「我已經忍無可忍了。你若是還有一點點的聰明，你該知道你要是把人擠急了，誰都會要跳的。我現在差不多就是這樣了。我自己也可以和盤的向紳士說明；得不到別的好處，至少可以不再受你的要挾。並且，他早晚也會曉得的。她這威嚇着要自己來告訴他呢。所以，你別得意，別以爲你守秘密，便值得你隨意要價。你把我的錢擠光了，我沒有法去安撫她，她早晚要照她威嚇的做。這還不都是一樣麼。我自己告訴父親去罷，你滾你的蛋。」

丹塞也覺得自己做得過火了，猶豫的高佛來都被擠到了決心的地步。但他做出漠然的態度說：

「隨你的便；我先喝點酒再說。」扯了鈴，他跨在兩把椅子上，用鞭柄敲着窗板。

高佛來還是立在爐前，很不自在的手插在袋裏摸動着袋裏的東西，低頭看着地板。他的有筋肉的大身材含着不少的肉體的勇敢，但是不能幫助他下決心，因為他現在所要冒的危險不是可以用拳打的或是用手搯的。他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困難極了，心裏最怕的結果從四面威逼而來，使得他的猶豫的天性和道德的怯懦愈發加甚了；他剛剛因為惱恨難平，想和丹塞作對，靜等着他去告發，但是他立刻又覺得這樣辦法其結果將較目前受氣為更難堪。自己向父親招供，其結果是無疑的——是必然的——而告發却不一定要發生的。惟恐那必然的發生，他甯可退縮到未決的狀態，權且苟安。一個小紳士家裏趕出來的兒子，做工是幹不了，行乞又怕羞，（註六）其難堪差不多是像一顆拔根的樹，當初是靠了天時地利在那拔根的地方長成了粗大的樹幹。其實他未曾不可快樂的去做工，假如在這種條件之下可以把南西小姐弄到手；但是，萬一事洩，不但產業失了，南西小姐也要失，並且必致弄到衆叛親離，除了那個陷害了他的那個婦人，而爲了她又不值得振刷自新，所以他簡直想不出一條出路，除了「當兵」一途——由體面的家庭看來當兵是最情急的一條路，和自殺差不多了。辦不得！甯可聽天由命，他不自下決斷，——甯可仍坐在宴會上飲心愛的酒，雖然頭上懸着刀，心裏懷着怕，他也不肯奔到那沒有快樂的冷酷的黑暗裏去。對於丹塞提出賣馬的計劃完全讓步，比較起實現自己所威嚇的話，似乎是舒緩些。但是他的自尊心令他還是用繼續吵嘴的方式來重開談判。丹塞等的就是這

個，他越來越慢的壓着他的酒。

「你總是這個樣子」，高佛來悲苦的說，「這樣冷酷的說賣我的野火，——這是最後一樣我所有的東西了，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好的馬。你若是還有一點自尊的心，你看着馬廐空了，人人譏笑，你也該自慚罷。我相信你是願意自己去賣罷，至少爲了使買主上當，你自己好喜歡。」

「對了，對了」，丹塞和藹的說，「你這是平心之論，承認我的才能了。我是最會引誘人家和我交易。所以我勸你讓我去賣野火罷。我明天願意替你騎着它到獵場去，我騎在鞍上。自然不及你漂亮，不過他們要買的是馬，不是騎馬的人。」

「是的，你說得好，——把馬交給你！」

「隨你的便」，丹塞又露出漠然無關的態度來說，用鞭柄敲着窗板。「要償還浮勒的錢的是你；與我無干。是你到布拉姆考特去的時候收了他的錢，是你告訴紳士說他沒有付錢。這事與我沒有關係；你高興那樣慷慨把錢給我，——如是而已。你若不願把錢還上，那就不必還；對我沒有分別。但是我願意幫助你，替你去賣馬，因爲你明天自己去不方便。」

高佛來沉默了一會兒。他頗想跳起來，把丹塞手中的鞭子搶過來，狠命的打他一頓纔舒服，他的體力並不使他有所畏懼；但是他被另一種畏懼所鎖攝住了，畏懼的情感比惱恨還來得強烈些。他開口講話，便一半帶着讓步的口腔了。

「你說賣馬的話，可是當真嗎？你好好的賣了馬。把錢交過來嗎？若是不的話，事就糟

了，因為除此我再沒有別的東西了。你把房拉倒了，你自己的腦袋也要打碎了的，你又何苦。」

「唉，唉」，丹塞說着站起來；「對了。我就知道你會心迴意轉的。我會叫老布賴斯出大價錢。我只要賣得出錢來，一定令他出一百二十鎊給你。」

「明天也許下大雨，像昨天似的，你就去不成了，」高佛來說，自己也不知究竟是否願意有那樣的障礙。

「那不至於」，丹塞說。「我的運氣總是趕上天氣好。你要是自己去，就許下雨了。你的運氣不好，我的好。你有漂亮的外表，我有好運，所以你總要把我帶在身邊，討個吉利；沒有我，你總是鬧不好的。」

「少說罷，可惡的東西！」高佛來兇猛的說。「留心明天喝醉，否則你回家的時候就許跌破頭，野火也許吃更大的虧。」

「你不必操心罷」，丹塞說着，打開門。「我去做買賣的時候，我從來不醉；醉就沒意思了。並且，我若從馬上跌下來，總是兩腳先着地。」

丹塞說完把門用力一關，屋裏只有高佛來自己盤算着自己的處境，除了打獵飲酒打牌以及較難得而亦較難忘的會晤拉米特小姐之外，他的生活可以說是沒有變化的。智識程度越高的人，感覺亦越敏銳，所生出來的細小繁複的苦痛，比較起粗鹵的人因缺乏快樂安慰而永久的陷於

苦惱失意，那就不算十分可憐了。鄉下的父老，我們總以為是最平淡無奇的人物，他們的一生大概也不過是希望騎馬巡視田地，一天比一天發胖，以後便以滿足他們的因單調而冥頑不靈的感發為樂，——但是他們也自有他們的苦惱。他們也有危難，年青時的荒唐也產生難堪的結果；當初也許愛過女人，也許想像過純潔恬靜的榜樣，即不胡做非為而亦不覺生活無聊；但是女人失了，理想也消滅了，這時節他們可怎樣辦呢，要騎馬打獵去罷，或是持槍步行罷，身體太胖了，所以只好縱酒做樂，或使酒發怒，如此方可忘憂，方可把一年來已經說過的話再反覆的說着。當然這些臉紅眼呆的鄉下人也自有個是秉性忠厚的，無論怎麼放縱，也不至變成兇蠻；有些個是在年青時就嘗過苦頭，失過足，吃過虧，或是自縛四肢而永不能擺脫；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的思想永遠是徘徊于自己平庸的歷史之內，而不能尋一安息之所了。

至少高佛來卡司在他二十六歲時的情形是如此。他本是一個柔弱的人，自己一時良心激刺，加上別人慫恿，於是被逼到秘密結婚的地步，因此毀了他的一生。這段醜事，不過是厭惡，被惑，覺醒，其實用不着從高佛來的苦痛的記憶裏提出來細說。他早就知道這次被騙一部分是因爲丹塞設的陷阱，爲的是使哥哥陷入不名譽的婚姻，從此他便可滿足他的嫉恨和貪婪。假如高佛來覺得自己完全是受害者，那麼，命運放在他的口裏的「馬嚼鐵」也就不會那麼磨的痛了。他獨自咒罵的對象，若僅僅是丹塞的狠毒，他就不會那樣的怕事情洩露了。但是他另有痛恨者在——恨他自己不上進，迴想起當初簡直是發瘋，簡直莫明其妙，大凡吾人做下了錯事，等到事過情遷，

便往往做如此想。四年來他沉靜的崇拜南西拉米特，向她求婚，因為他能使他快樂的想着將來的生活；她將做他的妻，使他的家庭變為可愛，與他父親的家庭迥乎不同，將來有了這樣的一個妻在身邊，自然容易革除許多惡習，因為那惡習本不是愉快而是熱狂的消磨時光的方法而已。高佛來的天性原是馴順的，在一個沒有笑容的家庭裏長成的，日常習慣所以也變成散漫無章。他的柔弱的天性使他毫無抵抗的順從了家庭的潮流，但是他頗需要一種溫柔的固定的愛情，他頗希冀一種能使他易於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看着拉米特家之整飭純潔，南西的笑容照耀一切，便覺得如同清晨之新鮮明亮一般，誘惑都消滅了，可以靜聆天使的福音，宜召他去企求勤奮，清靜，和平。雖然有這種天堂般的希望，還不能把他從那一條永不得到天堂的路上拯救出來。他不緊緊把持着南西的這一條拉他上岸的銀繩，他竟自陷於泥濘當中，怎樣奮鬥也無用了。他做繭自縛，使得他失了一切純正的動機，而永陷於煩惱。

但是還有比現在更壞的情形呢：那便是，他的醜事洩露的時候的情形；他的最佔優勢的慾望便是想把那不幸的一天推得越遠越好，因為到了那天，他的父親必定要爲了他毀壞家聲而大發雷霆；——或者就許從此被逐，和家傳的安逸與體面永訣了，而他又爲了這一點總活着，並且從此永不能再得南西拉米特的青睞和敬視。所以隔的日子越久，他便可越多機會設法避免一些因自作孽而必須受的惡果；越多機會去和南西小姐廝會，多少還可得她的一絲半毫的賸餘的好感，而引以自滿。所以他好幾個星期故意的規避不敢見她，把她當做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寶

物，愈向前搶取，愈使鎖練磨得更痛，但是爲了上述的滿足，又不能不一陣陣的忍俊不住。如今他正是在這樣的熱烈的想望之中，所以他無可奈何只得把野火交給丹塞，而不肯錯過機緣，縱然他沒有別的理由使他自己不願到獵場去。別的理由就是，獵場朝會的地方在以色列附近，這一個小市便是那個他一天比一天厭恨的女人住的地方；對於他，附近一帶都是她的常到的地方。自己做錯事而得來的婚姻羈絆，常常使頂和善的人發生厭恨；心地和平的高佛來卡司已經很快的變成一個冷酷的人了，常常起殘酷的念頭，如同惡魔在他身上築了巢穴一般，惡念不時的在他的心上湧現消滅。（註七）

今天晚上他怎樣消遣呢？他可以到彩虹酒店去聽人談鬥雞；人人都在那裏，不去又幹什麼呢？不過他自己對鬥雞是一點不感興趣的。大獵犬在他身前已經望了他半晌，現在不耐煩的跳起來討他的撫愛。但是高佛來一眼也不看就把它推開了，走出房門去了，不惱怒的獵犬低聲下氣的尾隨着他——也許是因爲它看出除此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第四章

丹塞第二天清早動身，靜悄悄的騎在馬上行走，如同獵者跨在獵馬上搜索野獸一般，經過一條長巷，在盡頭處就是一塊空場，所謂石坑便是，有一間小房子，當初是石匠的小屋，十五年來由塞拉斯馬爾住着。在如今這個季候，這地方是很荒涼的，到處是潮溼的泥土，荒廢的石鑽積滿了紅泥水。丹塞頭一個念頭就是此地的荒涼；第二個念頭就是那個傻子織工有不少的錢，也不知藏在什麼地方，他的機聲已經可以聽到了。丹塞常常聽說塞拉斯是個守財虜，他何以總沒有想起過向高佛來建議用威嚇勸導的手段，向塞拉斯借錢，即以將來承繼遺產做為担保呢？現在猛然想起這條借款的來源，便非常得意，尤其是因為塞拉斯的藏鏹大概為數不小。除了應付高佛來目前急需之外，還可贖下些錢給他的忠實的弟弟揮霍。所以他幾乎要掉轉馬頭回家去了。高佛來一定願意接受這個建議；能使他拋棄野火的計劃，他是沒有不歡迎的。但是丹塞想到這一點，前進的念頭轉強，佔優勢了。他就不願給高佛來那種快樂；他願意高佛來大少爺煩惱。並且，丹塞最喜歡的是現在有馬可賣，洋洋自足，並且又有機會做一個好買賣，就不定使誰上當。他可以得到由賣馬所得的一切滿足，額外的還可以使高佛來去向馬商借錢。於是騎馬前進。

布賴士和濟廷果然都在那裏，丹塞早就知道的——因為他是交好運的人。

「喂，喂」布賴士說，他已看中了野火多時了，「你今天騎的是你的哥哥的馬，怎麼回事呀？」

「啊，我和他換了，」丹塞說，他天生的喜歡扯謊，絕不是爲了什麼利益，明知聽者不會相信他的話，但是他扯謊所得的快樂絕不因此減少。「野火現在是我的了。」

「什麼！他肯換你的那匹大骨頭的瘦馬？」布賴士說，心裏也明知又要得一個謊語的別答。

「啊，我們倆個有一段賬目」，丹塞隨便的說，「野火算是清了賬啦，我爲他方便，把這匹馬接過來了，我本心並不願意，我愛的是招爾丁的那匹雌馬，——那總是你從沒有騎過的好馬。不過野火既然是我的，我也願意留下，前天佛利頓地方有一個人肯出一百五十鎊要買我這匹馬，我還不肯賣呢，——他是替克勞姆來克爵爺買的。他就是穿藍背心斜眼睛的那個人。我捨不得野火；忙的時候跳欄，這馬是最好不過。那匹雌馬的種是純些，後腿弱一點。」

布賴士當然猜到丹塞是要賣馬，丹塞也知道他猜中了他的心事，（馬的交易不過是人們這樣巧妙進行的事業的一種）；雙方都認爲交易到了第一步，布賴士反譏的說：

「我有點疑心了。我疑心你願留着野火；因爲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既有人肯拿出比馬所值的還多一半的價錢，而居然有人還不肯賣。老實說罷，你賣到一百鎊，就算你運氣。」

濟廷這時也騎馬趕上來了，這段交易愈變複雜。結果布賴士以一百二十鎊購去，將馬安全送到以色列馬院時再付款。丹塞也會想到，最好是這天不必再打獵去了，立刻就回以色列去，等布賴士回來付了款，自己雇馬回家。但是他想再騎馬跑一陣，自己覺得運氣好，並且交易終了時喝了一大口衣袋小瓶裏的白蘭地，益發想一試身手，騎的馬又是最善跳欄，還可博得全場羨讚。但是丹塞太多跳了一個欄，馬的肚上插進了一根籬芭的樁。他的倒斃的身體，是不值一文錢的，却安全無恙；可憐的野火，自己也不曉得它的價錢，翻轉身苦痛的喘它的最後一口氣。原來丹塞方纔停馬整理馬鐙，已經咒罵了許多聲，一個人被落在後面，心裏起急，所以盲目的跳欄。他就要趕上前面的獵犬了，在這時候慘劇發生；所以這時候在他前面的急燥的獵者已經跑出很遠，也不管後面生了什麼事，在他後面的離了羣的獵者，也許就不走上這條野火失事的路。丹塞的天性是只顧目前，不顧較遠的結果，所以他立起身來，看見野火是死了，四顧無人，倒認為是一件幸事，因為這件狼狽的事，日後無論如何誇口，也不能說成一件令人讚美的事。噶了白蘭地，咒罵了幾聲，他便盡力快走，未進右手小叢林中，他想起由這裏穿過去就可到以色列，途中沒有遇到同獵的人的危險。他的初意是想到那裏去雇一匹馬，騎着回家，因為手裏不拿槍徒步在普通大道上走幾里路，那是失身分的，他以及和他同地位的狩獵人絕不肯幹的。他並不愧把這壞消息傳給高佛來，因為他同時還可告訴他馬的錢也是一條路；假如他照往常一般反對借新債，並且又是他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那也不要緊，他不會長久反

對的。丹塞覺得有把握可以逼高佛來做任何事。現在錢的需要是更迫切了，所以向馬南借錢的念頭便愈來愈活躍。他一心的想回拉維羅去實現他的計劃，最討厭的是，他還不能不徒步走到以色列，穿着一雙泥靴子，難免不受馬廐裏的人嘲弄的詢問。正思索間，偶然探手囊內。忽的想起手指所摸到的不過是兩三個銀幣，而這幾個錢決不夠付清他欠馬廐的賬，店主人曾經說過前賬不清決不肯再賃馬給丹塞卡司。其實，他走出來的路，家不見得比離以色列更遠；但是丹塞并不是頭腦怎樣清楚，他所以決定採取空前的辦法徒步回家，却是另有原因。快下午三點鐘了，霧氣漸重，所以越快走上大路越好。他記起在野火失事前不久曾跨過這條馬路，並且還看見了路標。於是把外衣鈕扣扣起，把鞭子盤繞在柄上，泰然自若的敲着靴筒，好像並不覺得這事是意外，他閉步前進，自以為是在做一件實氣力的武術，將來有一天還可以到彩虹酒店向一班體面的人面前誇耀一番。像丹塞這樣的一個青年紳士，居然這樣例外的徒步行路，幸虧手裏還有一把鞭子，可以微略減少一些不適合身分的奇突之感。丹塞在霧中穿行，總是到處敲着他的鞭子。這鞭子是高佛來的，他未得允許便拿來了，因為有個金柄；丹塞手握著時候，誰也看不見金柄上刻着的「高佛來卡司」的名字——只能看出這是一把好鞭子罷了。丹塞並非不怕遇見什麼熟人，看出自己的獍狽的樣子，因為人走近了的時候霧不能做為屏風；但是後來終於走到了拉維羅的熟路，途中沒有遇見一個人，他暗自欣幸，這也是自己夙來交好運的一部分。現在的霧，再加上晚上的昏暗，已不僅是他所願要的屏風了，因為霧遮蓋了道上的車轍，他的腳很容易滑下

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所以他在圍欄前不能不在短林旁先探出鞭子來試路。他想，不久大概快到石坑的入口了；在圍欄缺口處便該可以尋到入口。但他在意料之外的另一種情形之下找到這個入口了，——有一綫燈光射出來了，他立刻想到這必是塞拉斯石屋中洩露出來的。他一壁走的時候，便一壁想着這間石屋和裏面的藏錢，並且他一路的懸想着如何可以勸誘織工爲了利息把錢借給他。丹塞覺得於勸誘之外，總要加上一點恐嚇纔成，因爲他自己的算學就不高明，不見得能怎麼有力的證明有利息的益處；至於抵押品，他隱隱的覺得那是騙人的手段，那不過是教他相信必定可以還錢而已。向這樣一個守財虜用工夫不是一件易事，高佛來必定要拜托他這位狡猾的弟弟去做的：丹塞早已打定主意了；他看見馬南的百葉窗隙露出的燈光時，他心裏早已盤算好如何對答的話，所以他以爲進去和織工結交，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這樣做法還許附帶着有好處，織工大概總有燈籠，丹塞實在不欲再摸索着走了。他離家還有四分之三哩的光景，路是非常滑，因爲霧已變成雨了。他走向石堤，還怕不知是否走錯了路，因爲他不敢說定那燈光是在石屋的前面或是旁面射出來的。他小心的用鞭柄試探着路，終於平安的走到門口。他用力敲門，心想那老人聽了這猛起的聲音必定要嚇一跳。裏面沒有一點應聲；屋裏充滿了寂靜。織工睡了麼，那麼了若然，爲什麼不熄燈呢？守財虜不該這樣的不經心，丹塞更用力的敲，不等同答，把手指伸進門洞裏，想把門搖動並且扯那門繩，以爲門是一定鎖着的。那裏曉得，這樣一來，門開了，屋裏有一爐旺火，把四角都照亮了——床，織機，三把椅子，桌子，顯見

得馬南是不在家。

這時候沒有什麼東西能比一爐旺火更足以使丹塞傾心了，他於是走進去坐在火旁。火前有一點東西，也很足以使一個餓人傾心的，假如是已經燒烤到了另一階段。一小塊豬肉，用根繩子穿過一個大門鑰匙，懸在掛壺的橫樑上，從前沒有「轉串器」(註八)的家人都用這個方法。但是豬肉是懸在橫樑的最遠處，顯然的是因為主人離家怕肉烤得太焦之故。那個呆眼睛的老傢伙今晚有熟肉吃，丹塞想：人家總說他只是吃生霉的麵包，故意的好減少食慾。但是這時候，這樣的一晚，晚飯還沒有做好，門也沒有鎖，他到那裏去了呢？丹塞自己方纔尋路時的苦楚使他猜想大概織工是出去拾柴，或作類似的短促的事，滑到石坑裏去了。對於丹塞這是一個有趣的念頭，並且能產生完全奇異的結果。假如織工死了，他的錢該歸誰呢？誰又知道他的錢藏在什麼地方呢？誰又知道，已有人來過，早把錢弄走了呢？他不再往下追尋那玄妙的證據，目前的问题是，錢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整個的佔據了他的心，使他完全忘記織工之死尚非一件確事。蠢笨的人，若有一種推測使他的慾念覺得滿足，往往不能記得那產生推測的概念本身尚有问题。丹塞的頭腦就如一班可以犯罪人的頭腦一樣的蠢笨。他聽說鄉人藏金只有三個去處——草棚，床鋪，地下的洞裏。馬南的小屋沒有草棚；丹塞爲貪心所鼓動，細想一番之後，便上床去翻；這時候眼望着地下，火光照得明亮，有一塊地明顯的上面灑着沙土。別處又沒有土，只有一塊地用沙土蓋着，沙土上還有指爪痕，可見是仔細的舖上去的樣子。這是在織機的踏板附

近。丹塞立刻跳過去，用鞭子把沙土拂去，用鞭柄的尖頭插進磚縫裏去，發現磚是鬆的。他急忙掀起兩塊磚，無疑的這是他所要尋找的對象了；那兩個大皮袋不是錢是什麼？照那重量，裏面裝的一定是金幣。丹塞用手摸遍，知道再沒有了，急忙把磚放還原處，把沙土灑上。進屋來一共不過五分鐘，丹塞覺得很久了；他雖然還不明瞭馬南也許是還活着，也許忽然又進屋來，但是他手持皮袋站起來的時候感覺到一種無名的恐怖。他想先跑出屋外黑處，然後再想怎麼處置皮袋。他立刻把門關好，免得燈光照着他；只消再走幾步，百葉窗隙和門門孔裏漏出的燈光就不會照見他了。雨越大，天越黑了，他很歡喜；雖然兩手拿着東西走路很不便，一手拿着鞭子還要拿一個口袋是很夠他受的了。但是走出一兩碼去，他就可以慢慢的走了。於是他向黑處走去。

第五章

丹塞出門的時候，塞拉斯馬南也不過離門約百碼之遙，從村裏歸來，背上披着一個口袋，當做了外衣，手裏提着一個牛角燈。他的兩腿倦了，但是他的心很坦然，並不感覺什麼的朕兆。安全的感覺常常是由習慣得來，而不是由確信而來，所以往往情形改變之後，應該恐慌，而安全的感覺却依然存在。由這種習慣的邏輯來看，在某一期限內某一事件沒有發生，便常常認定是這某一事件永不發生的理由，縱然這某一期間正是促使這事件發生的一個外加的條件。一個人在礦裏做過四十年工，從未因意外而受傷，便往往以為這是絕好的理由，證明他可以不必怕危險，雖然礦穴已漸有傾圮之虞；我們還可以看出來，人的年紀愈大，愈難保持他自己必死的信念。像馬南那樣生活單調的人，習慣的影響必然更大了，他從不見新人，從不聽到新聞，所以他心裏從沒有什麼改變或意外的念頭。這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較平常更不小小，不鎖門，不給他的寶藏以相當的守護，便離了家，而心裏却仍坦然。塞拉斯想着他的晚餐心裏有雙倍的滿足，第一，因為今晚的晚餐是熱的，並且有滋味，第二，沒有費他自己的錢。那一小塊豬肉是那善待家的普利西拉拉米特小姐的餽贈，他今天剛剛送了一塊上好的蕨蒿到她家。只有像這樣有人餽贈的時候，塞拉斯纔開懷吃一回烤肉。晚餐是他所最喜歡吃的，因為晚

餐是在他一天頂快樂的時候，可以把金子拿出來溫他的心；所以有猪肉的時候，總是留著做晚餐。但今晚他剛剛用繩子捆緊了肉，把繩子拴在一個大鑰匙上，穿過鑰匙的孔，懸在橫樑上，忽然想起明早上機織葛時還缺少一根麻繩。因為他從拉米特出來的時候他沒有從村裏經過，所以忘了這件事；但是明天早晨再去買，必致損失工作的時間，那是決對不可以的。外面的霧很大，不過有些專物塞拉斯認為是比自己的舒適為更可愛。所以，把猪肉推到橫樑的盡頭，提了燈籠和他的破口袋而去，在好天氣的時候，有二十分鐘也就可以回來了。若是鎖門的話，必定還要把繩子解下來，晚餐必致還要延遲，而這是不用的犧牲。有什麼賊會在這樣的一晚到石坑來呢？為什麼單單這一晚來呢？十五年來不是從沒有來過賊嗎？塞拉斯心裏並不是清清楚楚的想過了這些問題，不過隱隱然覺得這便是他無須不放心的原故罷了。

買東西回來，到家門時，他很心滿意足；把門打開，他的近視眼看著一切照舊，只是火爐更熱了一些。他在地上走了幾趟，把燈籠帽子口袋放下，地上丹塞的腳印便和他自己的釘靴的腳印混雜了。他隨後把猪肉向火爐挪近，很快樂的坐下來，看着烤肉，同時烤火取煖。

紅的火光射在他的白臉上，呆怪的眼睛，瘦小的身材，若有人看見過他這種樣子，便可以了然為什麼拉維羅的隣人對他是又輕視，又憐憫，又恐懼，又猜疑。但是世上很少的人比塞拉斯更不加害於人。他的心是誠實而簡單的，雖然崇拜金錢的貪念愈益增加，也沒有直接害人的惡念。他自己的失了信仰，失了愛，他的全副力量都獻給了工作和金錢；這兩種東西把他合

爲一了，凡是人專心致力於某一事物，便往往如此。他整天不斷的在織機上工作，織機也可說是在他身上工作了，單調的企求接着是單調的回應，一往一復，相得益彰。他的金子，他是看着一點一點的長大，把他的愛吸聚在一起，也如藏鐵一般與世隔絕了。

他烤暖了之後，心想等晚餐過後再拿出金子來玩，那是很久的，還不如此一面吃着非常的筵席，一面取出金子賞玩。喜悅是最好的酒，塞拉斯的金幣是這一類酒的上品。

他毫無疑意的起來把蠟燭放在機旁地上，拂開沙土，也沒發現什麼變異，然後把磚掀起。空虛的洞使他的心猛跳，但立刻還不信金子是去了——只覺得恐怖，極力想止住這個恐怖。他把抖顫的手伸到洞裏去摸，還想也許是眼睛沒有看準；然後把蠟燭放下去照，仔細查看，越來越抖顫。後來抖得厲害，把蠟燭丟到地上，舉起手抱着頭，力做鎮定，好平心靜氣的想。是否昨晚偶然變計把金子藏在別的地方而現在忘了？失足落水的人總急着找臨時立足的地方，即是滑的石頭也好；塞拉斯強信那虛妄的希望，避免失望的來臨。他到各處尋找，把床也翻透了，用手搖，用拳頭揉；放柴木的磚灶也看過了，沒有別的地方可找了，又跪下來再摸地下的洞。可怕的真象再也沒有什麼沒試過的地方去藏躲了。

是的，人的思想被強烈感情壓迫不能動彈時，總有處藏躲的；那便是，不可能之希冀，矛盾現象之信仰，這與瘋狂不同，因為這種希望可以被外界事實所打銷。塞拉斯立起來，抖顫着，向桌上望。也許在桌子上罷？桌上沒有。轉過身來看，——把住房各處都看過，疑着那雙

褐色的眼，希望看見錢袋也許在方纔沒有找着的地方或者發現。小屋裏的什麼東西他都可以看見——唯獨金子是沒有了。

抖顫的手又拖着頭，狂叫了一聲，這是絕望的呼聲。過了一刻站在那裏不動；但是這一聲呼號使他在真相猛壓之下覺得輕鬆了一些。回轉身來，蹣跚的走到機前，坐在他工作的座位上，不知不覺的想以織機來證明這一切的實在。

虛幻的希望都消滅了，第一個確實的打擊也過去了，漸漸想到了賊，他極力向這方面想，因為賊是可以捉到，錢可以還來的。這一想便抖起精神，他起來向門口走。門打開，雨點打在他的身上，因為雨是越下越大了。像這樣的一夜，那是無法逃尋足印的——足印！賊是什麼時候來的？塞拉斯白晝不在家時，門是鎖着的，白晝回家時也沒有什麼盜賊侵入的痕跡。到晚上，他自己向自己說，回來時看着一切也沒有變動。沙土和磚都像沒有動過的樣子。是賊偷走了錢袋嗎？還是一種人力所不及的兇狠的力量故意的使——再度絕望以自娛呢？想到這一點，他就怕起來了，所以他極力還向強盜這一方面着想，因為強盜還是人力所能及的。他心裏審查他的隣居，誰說過什麼，誰問過他什麼，足以做為嫌疑的根據的。哲姆羅德尼是著名的竊取禽獸者，在別方面名譽也是不好的；他在田間穿走時常遇見馬南，有時譏笑的談起過織工的藏金。不但如此，有一次他還到馬南屋裏借火點煙斗，站在爐前徘徊不去，使得馬南很不高興。一定是這個人——想到這裏心裏稍為舒服。哲姆可以找得到，令他還錢。馬南並不想懲罰他，只

想把錢要回來，錢失掉之後使得他的心像是在無名沙漠中的荒涼旅客一般。強盜是非捉到不可。馬南對於司法的主權的觀念並不明瞭，他只知道必要去恢復他的損失；村裏的大人物，牧師，警察，卡司紳士，——一定可以便幫緝羅德尼或別人把錢還上。他冒雨衝出，被希望所鼓舞，忘了戴帽，也不屑於鎖門了；因為他覺得也沒有什麼再可丟的了。他急忙的跑，跑得喘不上氣，這纔放慢了脚步，進村轉灣，離彩虹酒店不遠了。

據馬南看，彩虹酒店是闊人和有嗜好的男人的一個奢侈的集會地方，他們的女人專喜歡收藏特多的蘇葛；在酒店這地方大概可以找到拉維羅的所有的權威，在這地方也可以最快的把他的失竊向衆公佈。他拔起門門，走進右手的明亮的廚房，店裏的次要的顧客喜歡在這裏聚會，左手是大廳，留給體面的顧客用的，卡司紳士常常屈尊降臨和衆人歡聚而引以為榮。但是今天晚上大廳裏是黑暗的，因為主要的角色都到奧斯古德夫人家的生辰跳舞會去了，高佛來也是去了，因此，廚房裏的高屏風的座位裏特別的擠滿了人；內中有幾位，在平常的日子是也可以到大廳裏去的，給比他們闊的人多這些傲慢和屈尊的機會，但是今晚他們是另有一種快樂的滿足了，因為他們可以在一羣喝啤酒的客人當中喝貴一點的酒，他們自己也可以擺擺架子了。

第六章

塞拉斯到彩虹酒店的時候，裏面談話是正在最熱鬧的一幕，但是在開始的時候，却是復慢的，斷續的。大家很莊嚴的寂靜的銜着煙斗噴煙，較為重要的顧客坐在火爐近旁喝着上好酒，大家互相望着，好像那一個先眨眼便要輸錢似的；那些飲啤酒的顧客，大半都是穿着粗布背心或是布套衣，垂着頭，手摸擦着嘴，好像他們喝啤酒是送殯的一種禮節，不能不露出那種窘困哀痛的樣子似的。最後，地主斯奈爾先生開口了，他是索性橫梗兩可，一般酒友意見不同的時候，他是站在遠遠的，從不參加，他現在開口向他的表弟屠戶懷疑的說：

「有人說你昨天趕去的那個牲口，很不壞呀，鮑伯？」

屠戶是個笑容可掬的紅頭髮的人，他不立刻回答，吐了煙，吐了痰，這纔回答，「這話倒也不錯，約翰。」

寂靜稍微融化了一點，但是又像方纔那樣嚴重了。

「是一匹德罕姆紅牛嗎？」蹄鐵匠過了幾分鐘纔重新拾起話頭來說。

蹄鐵匠抬眼望着地主，地主又望着屠戶，以為他是負着回答的責任的人。

「是紅的，」屠戶與高彩烈的粗聲的說，「是一匹德罕姆牛。」

「那麼這匹牛你是從那裏買來的，不用告訴我了，」蹄鐵匠四顧自得的說，「在這村裏誰家有紅德罕姆牛，我是全知道的。那匹牛的頭上有一塊白斑，對不對，我敢賭一辨士？」說這句話時他把手按在膝頭上向前探身，很狡猾的一擠眼睛。

屠戶心裏盤算着一句肯定的回答，慢慢的說道：「倒也不錯，——也許是有一塊白斑。我也並不駁你。」

鐵匠又把身體往後一仰，兇狠狠的說：「我老早就知道；假如我不認識拉米特家的牛，請問誰認識——這不結了！講到你買的那頭牛，是否價廉物美我管不着，不過我的確經手灌過藥——誰敢說半過不字？」（註九）

鐵匠的樣子很兇，把柔和的屠戶的談鋒激起了一點。

他說：「我並不想和誰作對頭，我要的是和平安靜。有人願意切長肋骨，我願切短的；但是我並不和他們爭論。我剛纔只是說，那頭牛不錯，宰了真可惜，凡是講理的人看了沒有不要流淚的。」

鐵匠發怒的說：「你無論怎樣說，反正那頭牛我是灌過藥，並且那頭牛是拉米特先生的，否則你說那是一匹紅德罕姆牛，便是撒謊。」

屠戶仍然用和平的粗聲說：「我並不撒謊，我也不和人作對——無論人家是怎樣拚命的賭兇，他和我毫無關係，各不相干。我只是說，那頭牛是不错。我說一句話，便認定了這一句

話；但是我不能和別人吵嘴。」

鐵匠很譏諷的泛對着大家說：「可不是麼，也許你是不頑梗，也許你是沒有說那頭牛是紅德罕姆牛，也許你是沒有說頭上有塊白斑，——咬定了這一點，講下去呀。」

地主說：「得了，得了，別提牛啦。你們兩個裏總有一個是對的；你們兩個全對，也全錯，這是我常說的。至於說那頭牛是拉米特先生的，我也無須提起；不過我可以說，彩虹酒店即是彩虹酒店，絕沒有錯兒。若一定說那牛是拉米特先生的，關於這件事，梅西先生，你該知道得清楚。拉米特先生的父親最初來到這地方租了華倫田屋，你還記得嗎？」

梅西先生是成衣匠兼教區書記，後來得了濕氣病，書記的職務便由對面坐著的一位面龐猙獰的青年分擔，他把白頭向旁邊一歪，旋動他的姆指，帶着滿意而又微有審慎的神氣。他憐憫的微微一笑，回答地主的請求說：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先讓別人先說。我現在已經退職了，讓年青的人去幹。你去問問那些到過塔列的學校的人們；他們學過發音學，——這是我當初沒見過的後起的一種時髦。」

代理書記謹慎的說：「梅西先生，你如其是指着我說，我並非是一個好說不合自己身份的人。讚美詩說的好：

「我知道什麼是對的，不僅如此。」

我還能實行我所知道的事。」（註十）

「好了，該你唱這調子的時候，我願你記住這個調子總好；你若想『實行』，我願你『練習』這調子罷。」（註十一）說這句話的人是一個高大而相貌滑稽的人，本自是一個製車輪的好手，禮拜日却是教堂歌唱隊的首領。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在座的兩個人擠眼，那兩個人，個是「低聲喇叭」一個是「主調喇叭」，他的意思是在表示拉維羅的音樂一行的知識。

代理書記圖奇先生，當然是受普通一般代理書記所常受的輕視，立刻就臉紅了，但是這話邊的說：「溫茲羅帕先生，你如能舉出證據說我錯了，我不是不肯改的人。不過有人把自己的耳朵當做唯一的標準，還希望着全歌唱隊都要隨從着他的耳朵。我想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罷。」

梅西先生聽了前面攻擊青年狂傲的話，覺得很滿意的，說道：「對了，對了，你說得對，圖奇。意見總是有兩種的，一種是他對自己的意見，一種是別人對他的意見。一口破鑼，假如能聽見自己的聲音，也會發生出兩種意見的。」

可憐的圖奇於大眾笑聲中莊嚴的說道：「梅西先生，你聽我說，本來是克拉坎造爾帕先生的意思，要我在你病的時候來擔任一部分教區書記的職務；所以我有到歌唱隊裏去的權利——否則你爲什麼也會一樣加入呢？」

班溫慈羅帕說：「你不能和這位老先生相提並論呀！這位老先生有天才。紳士爲了要聽

他唱「Refrain」(註十二)特意請他去喝一杯酒；他請過沒有，梅西先生？那是天才。我
的小孩子阿龍——他有天才；他能像隻雀巢鳥似的開口就成調子。但是你呢，圖奇先生，你專
唱那一聲「阿門」罷；你的聲音藏在鼻子裏倒還不錯。你的喉嚨是不合於音樂的，比一根空琴
桿好不了多少。」

這種莽撞的直言對於彩虹酒店裏的座客是最刺激的笑話，溫茲羅帕的一頓辱罵人人都認為
比方纔梅西先生的那句俏皮話還來得有味。

圖奇先生不能再冷靜了，他說：「我現在明白了，原來是有陰謀想把從歌唱隊裏驅逐，
爲的是不令我分聖誕節的錢——原來如此。但是我要去告訴克拉坎造爾帕先生去，我是不受別
人欺侮的。」

溫茲羅帕說：「不是，不是，圖奇。我們甯願分給你錢，請你不要加入——我們是要這樣
做的。除了毒蟲之外，還有許多東西是一般人願意出錢去除掉的。」

地主先生覺得付錢而使別人別到是一條危害社會的原則，所以說：「算了罷，算了罷，笑話
究竟是笑話。我們都是好朋友，我希望。我們一定要能施能受。你們兩個都對，也都錯，這是
我常說的。圖奇是對，溫茲羅帕也對，兩人不同意的地方若是均分開來，雙方讓步，就相抵
了。」

鐵匠很狂的噴着煙，不屑於聽這種瑣細的討論。他自己不懂音樂，並且從來不到禮拜堂去

因爲他兼理獸醫，隨時都要給病牛治療的。但是屠戶天性愛音樂，靜心的聽着，盼望醫奇失敗，也盼望保持和平。

他於是接着地主的調停的語調說：「當然我們是都歡喜我們的老書記，因爲他是一個很好的歌唱家，他的兄弟還是這鄉間的第一把提琴手。喂，可惜梭羅門不住在我們村裏，不能隨時給我們奏樂；是不是，梅西先生？我真願意白送他獸肝獸肺，留他奏樂——我真願意。」

梅西先生得意到極點，說：「是的，是的，我們一家從很早很早的時候，早到沒人知道的時候起，就是著名的出音樂家。不過這種本領已漸消失，每回梭羅門來我處這樣告訴他；現在沒有從前那樣的聲音了，現在沒有人記得我們所記得的盛況，除非是一般老頭子。」

地主說：「你記得不，當初拉米特先生的父親初次來到這個地方，梅西先生？」

這老頭子算是經過了開始敘述前所必須的一段恭維，於是開口說：「我是記得的，我記得就是一位很好的老紳士，和現在的拉米特先生一樣的好，比他還好。據我所知，他是從北方遷來的。那北方是沒有人能十分明瞭的，不過也不至於太偏北，大概和我們鄉下大致差不多，因爲他來的時候還帶了一羣很好的羊，想來那地方總也有草地及其他合理的東西。我們聽說他是把自己的田賣了，來到這裏租下華倫田產，所以我們覺得是件怪事，爲什麼一個人要賣掉自己的田，到一個生地方去租田呢？有人說是因爲他的妻死了，雖然尚有別情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我廣知道的不過如此。不過有些人是很聰明，開口就能說出五十種理由，而同時那真的理

由却在屋角向他們竊笑，可憐他們永遠也看不見。無論如何，我們是有了一家新住戶了，並且這家還懂得禮義，家裏也收拾得整齊修潔，受人人的敬重。那位少爺，即是現在的那位拉米特先生，他是沒有姊妹的，他後來就向奧斯古德小姐求婚，那即是現在的奧斯古德先生的妹妹了，當初也是一位很美的小姐，你們想不到罷；有些人以為現在的拉米特小姐像她的母親一樣的美，這是那些不知道從前舊事的人裝模做樣的慣技。我知道得清楚，因為我曾幫助當初那位老牧師德姆婁先生給他們行婚禮。」

梅西先生講到這裏便止住了；他說話永遠是分段的，等着別人照例的發問。

「對了，當時還發生過一件什麼特別的事，梅西先生，所以你能特別記得這一段婚姻？」地主讚嘆的說。

梅西先生橫着點頭說：「一點也不錯，——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德姆婁先生，可憐的一位老先生，我很歡喜他，雖然他頭腦不大清楚，一半是上了年紀，一半是因為冷天早晨行婚禮時喜歡喝盅酒。年青的拉米特先生一定要在正月裏結婚，正月本來也是一個結婚的好時候，禮儀不比洗禮葬禮，本可自己擇期舉行；於是德姆婁先生，——可憐的一位老先生，我是歡喜他的，——到了該問話的時候，糊糊塗塗的把話問顛倒了，他說「你願意要這個男人做你的妻嗎？」他這樣說完了之後，又說，「你願意要這像女人做你的丈夫嗎？」。不過最特別的事是當時沒人注意，只有我聽出來了。新郎新娘都照直的說「願意」，如同我在適當的地方說「阿

門」一般，並未細聽前面的話。」

屠戶說：「但是你知道經過的一切呀，梅西先生！你是很精幹的，唄？」

「上帝祝福你！」梅西先生說，停住了微笑，覺得聽者的想像力太微弱的可憐了，「當時嚇得我發抖。抖得我好像是一件扯着衣角抖動的衣服一般，因為我不能打斷牧師的話，——我不敢那樣做——而同時我心裏又盤算，「假如他們日後婚姻不穩固，是爲了現在問話顛倒的緣故，那又怎麼辦呢？」我的腦筋裏像轉磨似的盤算，因爲我一向是喜歡思想周到；於是我又問我自己，「使婚姻穩固的究竟是簽了字面呢，還是意義呢？」因爲牧師的用意並不錯，新郎新娘回答的時候用意也不錯。可是我後來回想起來，有許多事單靠了用意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因爲你存心把兩件東西黏在一起，而你用的膠質也許太壞，結果如何能好？所以我又向我自己說「用意不算回事；要緊的還是膠」。我狼狽得像是同時敲三個鐘一般，當我們走進聖衣室，他們開始簽字的時候。但是空談有什麼用？——你們想不到一個精幹的人心裏是多麼着急。」

「但是你沒有洩露這件秘密罷，梅西先生？」地主問。

「我嚴守秘密，後來在沒人的時候，我纔盡情的告訴了德姆婭先生，我像往常一樣很謙恭的向他說了。他不重視這件事，「哼，哼，你放心罷，梅西。字面和用意都沒有用處，要緊的是登記，——那纔是膠哩。」所以他很容易的把這事解決了；因爲牧師與醫生能把一切記在心裏，從不費心去思索是非的問題，不像我這樣不時的心裏盤算。果然，這段婚姻結果不壞，只

是可憐的拉米特夫人——即是當初的奧斯古德小姐——在沒有把她的女兒們養大的時節就死了；但是講到家道的繁昌和一切的體面，沒有一家比他們更受尊敬的了。」

梅西先生的聽衆個個都聽過好幾次這段故事了，但是聽起來還像是一曲愛聽的歌調一般，有時候吸煙斗的也停住了噴煙，使聽者全副精神的等着聽預知的故事。但是故事還沒有講完；地主斯奈爾先生按時的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不是有人說，老拉米特先生來的時候很有一點財產嗎？」

梅西先生說：「是呀；但我敢說他的財產也不過是像現在的拉米特先生所能保存的這樣多。因為據人傳說沒有人能在華倫田上致富的，雖然這塊田的貨價很賤，因為這塊田是所謂的一種「慈善地」。」

「這塊田如何就變成了一「慈善地」，這件事恐怕很少的人像你一樣知道得清楚罷，梅西先生？」屠戶問。

「他們怎麼能知道？」老書記輕視的說。「當初克里夫先生來到華倫，蓋起大馬房，還是我的祖爺給他做的馬夫制服呢。這所馬房比起卡司紳士家的要大四倍，因為他愛的就是騎馬和打獵，克里夫是什麼別的事也不想，——有人說他本是倫敦的一個成衣匠，但是極力想騎人。可憐他自己又不善騎馬；他們都說他騎在馬上，兩條腿像是兩條交叉的木棒似的，夾不住馬。我的祖父聽見老卡司紳士說過好幾遍。但是他還拚命要騎馬，像是有惡魔後面追趕一般；他有

一個兒子，十六歲的一個孩子，他的父親不教他做別的事，只逼着他騎馬——把孩子都嚇壞了，他們說。據說父親的用意是想藉了騎馬把他的成衣匠的氣息趕走，使他變為一個紳士。我雖然自己也是成衣匠，但是上帝既教我做成衣匠，我也就不覺得可恥，「成衣匠梅西」這塊招牌自從金幣上雕了皇后像之後在我們的家門了。但是克里夫被人稱做成衣匠，覺得慚愧，人家笑他騎馬，他也覺得難堪，所以附近一帶的鄉紳都不大理他。後來孩子得病死了，父親也沒有活了多久，因為他的脾氣愈來愈怪癖，據說他曾在深夜提着燈籠，到馬房裏去，點起無數的蠟燭，因為他睡不着覺，所以站在那裏揮着鞭子響，看着馬，他們說馬房沒有失火把馬燒死在裏面，就算是萬幸哩。後來他發狂死了，他所有的財產，田地及一切，都捐贈給一個倫敦的慈善機關，於是華倫田地從此就變成「慈善地」了；至於那幾間馬房，拉米特先生從來沒有用過，早已破壞不堪了，你如去把門鏟的一盤闔上，半區都可聽到雷鳴似的一聲。」

地主說：「喂，除了白晝之外，還有人看見過馬房裏發生過什麼事罷，是不是，梅西先生？」

梅西先生很神祕的一擠眼睛說：「可不是麼，你只消在昏夜去一趟，就知道了。你相信不相信由你，你總不能說沒看見馬房裏的燈火，還可聽見馬蹄聲，若是快到天亮的時候，還有鞭子響和人的呼聲。我從小時候就聽說這叫做「克里夫休假日」；有人說這就是因為惡魔放了他一天假，從地獄裏的油鍋出來消遣。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他是明理的人，不過近來也有些

人什麼事都不懂還冒充懂得在他們生前發生的事哩。」

鐵匠已經等得不耐煩，地主轉向他問：「你以為怎樣，喂，德拉斯？這是要你解決的一個難題了。」

德拉斯先生是在塵中專好和人作對的人，並且很以他的這種地位為得意。

「我以為怎樣？凡是肯睜開眼睛看事的人都該知道是怎樣。我敢賭十鎊錢，誰敢在好天時候夜裏到華倫馬房前的草地上去，一定看不見什麼燈亮，也聽不見什麼聲音，除非是自己噴鼻涕的聲音。這就是我的意見，說過好幾次了；確信鬼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和我賭十鎊錢。」班溫茲羅帕說：「德拉斯，你到會賭！你大可以和人打賭，令他在寒夜立在水池裏，試試會不會害濕病。害了濕病，即是能贏了賭，可又有什麼意思呢？信「克里夫夫休假日」的人絕不能爲了十鎊就去冒險。」

梅西先生敲着姆指，譏諷的微笑，說：「德拉斯先生若想知道這事的真相，用不着打什麼賭，他自己去好了，沒人攔他；然後他可以告訴一般隣人他們究竟錯不錯。」

鐵匠鄙夷的以鼻做聲，說：「謝謝你，我感謝你。如其一般人是傻子，那並不關我的事。我用不着再去試探鬼的真相，我老早知道了。但是我不反對打賭——只要公正無私。誰敢打十鎊錢的賭，要我去看「克里夫夫休假日」，我就去。我不用人陪。我會像裝煙斗一般容易的就去。」

「啊，那麼誰監視着你去呢，德拉斯？這賭得不公平。」屠戶說。

「不公平？」鐵匠怒着說。「我倒願意聽聽誰站起來說我不公平。倫地先生，我聽你說說看。」

屠戶說：「我就知道你要找我。但這不關我的事。你也不是我所要做的一筆生意，我也不想減低你的價錢。有人若根據你的價值還你一個價錢，讓他去還好了。我只要和平安靜。」

「對了，吠犬看見人的棍子舉起來，就是這樣子。但是我不怕人，也不怕鬼，我願公平的打賭。我不是夾着尾巴逃的狗，」鐵匠說。

地主寬洪直爽的說：「德拉斯，但是你也要知道，我覺得有一種人是看不見鬼的，無論鬼是多麼明顯的在他面前。這一點不假。我的妻，她就沒有嗅覺，氣味頂重的牛酪放在她鼻子底下她也聞不見。我自己是沒見過鬼，我自己想，這也許是因為我沒有見鬼的那種嗅覺罷。我的意思，是把鬼比喻做一種氣味，或者是反轉來比。所以我是兩方面都贊成，因為我覺得真理是介乎他們兩者之間的。如其德拉斯一個人去，說是整夜也沒看見一眼「克里夫休假日」，我承認他的話；但是若有人說「克里夫休假日」的確是有，我也贊成他。我是以那嗅覺的事做為一種標準。」

地主的譬喻論據，鐵匠是不甚以為然的，——這人最反對調和。

他重怒氣把杯子放下說：「算了罷，這和嗅覺有什麼關係！誰聽說過鬼打黑了一個人的

眼睛！我倒想知道。如其鬼要我信他，先教鬼別躲在黑暗的寂靜的地方作祟，到有人地方有燈的地方來呀。」

「好像鬼一定要求這樣糊塗的人的相信似的！」梅西先生說，覺得鐵匠是太愚笨，竟不能了解鬼類的情形，實在是可惡極了。

第七章

但是過了一會兒，有一件事似乎可以證明鬼並不是如梅西先生所說的那樣驕傲而不肯屈尊；因為在溫暖的光線中忽然出現了塞拉斯的慘白削瘦的模樣，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他的古怪的大眼睛向着大家望。長的煙管都同時的移動，像是受驚的昆蟲的觸鬚一般；在座的人，連素持懷疑的鐵匠也在內，都覺得看見的不是塞拉斯的肉體，而是他的鬼，因為塞拉斯走進來的門恰好被椅子的高背遮住，所以沒有看見他走進來。梅西先生坐的地方離鬼最遠，也許感覺到地方纔爭辯的事現在是勝利了，或者還可以減輕他的那份驚惶。他不是常常說過嗎，塞拉斯神志昏迷的時候，靈魂可以出殼！現在便是實驗；不過若沒有這場實驗，他也一樣的知足。沉寂片刻，因為塞拉斯喘不過氣，並且驚慌過度，所以說不出話來。地主一向是有歡迎來賓的習慣，並且自信諸事都取中立的態度，所以胆敢首先向鬼開口。

『馬南先生，你要什麼？你到這裏來做什麼？』他很和氣的說。

『被搶了！』塞拉斯喘氣說。『我被搶了！我要找警察——法官——卡司紳士——克拉拔造爾帕先生。』

地主知道這不是鬼了，便說：『雷姆羅德尼，你捉住他，我疑心他是瘋了。他混身都濕透

了。」

羅德尼坐在頂窗外邊，離塞拉斯站的地方最近；但是他拒絕做這件事。

哲姆很莽撞的說：「你若有這意思，斯奈爾先生，你自己來捉他罷。他被搶了，我還怕他是被殺了呢。」說到後一句已是喃喃自語了。

「哲姆羅德尼！」塞拉斯轉過來望着這個可疑的人。

「馬南先生，你叫我做什麼？」哲姆有一點抖，抓起酒杯來做武器。

塞拉斯懇求的握起拳頭，提高了聲音說：「如其是你偷了我的錢，請你還我罷，——我不和你麻煩。我不去喊警察捉你。你還我，我可以給你——給你一塊錢。」

「我偷你的錢啦！」哲姆怒着說。「你再說我偷你的錢，我把這酒杯擲到你的眼睛上！」地主堅決的立起來把着塞拉斯的肩說：「算了罷，馬南先生，你如其有什麼冤曲要告發，你好好的說，表示你並未神經錯亂，假如你願人家細你。你身上濕得像湯鏟的老鼠。坐下了烤乾罷，你可以直說了。」

鐵匠覺得剛纔的驚慌是有點慚愧，於是也開口說：「對啦，你別瞪着眼睛喊了，否則我們要把你當做瘋人捆起來。我方纔所以不先說話的原故，就是因為這個——我以為你是瘋了。」

「是的，是的；叫他坐下罷。」大家同聲說，都覺得很高興，因為鬼的真假仍然是一個問題。

地主勉強塞拉斯把外套脫下，請他坐在一個離別人都很遠的椅子上，在一圓圈座位的中心，離火很近。織匠也不拒絕，因他心中沒有別的念頭，只是求人幫助追回他的金子。在座的人都發生強烈的好奇心，暫時的恐懼也就都給忘了，大家都望着塞拉斯，地主坐下來說：

「馬南先生，你有什麼話要說——是被搶了麼？說罷。」

「最好別再說是我偷他的錢了，」羅德里趕緊的說。「他的錢與我們何干？我莫非也能把教師的袈裟偷來穿罷！」

「你閉嘴，哲姆，我們聽他說什麼」，地主說。「馬南先生你說呀。」

塞拉斯把故事講下，大家不斷的質問，因為這搶案很明顯的是有神秘的性質。

塞拉斯雖然一心一意的惦記着他的損失，但是他現在居然把心事說給拉維羅的隣人們聽，坐在不是自己家的壁爐前烤火，並且覺得面前有一羣最能立刻幫忙的人，這種種新奇的境遇當然也使得塞拉斯感覺得一種特殊的影響。我們的意識之注意到內心的開始生長，是和注意到外部生長一樣的困難；汁液循環很久之後，我們纔能發現一個蓓蕾的徵候。

大家聽完了他的動人的簡單的苦痛，起初的疑惑都漸漸消失了；沒人不懂他說的是真話，不是因為據他所述他絕沒有作偽的動機之必要，而是因為梅西先生說過的，「有惡魔做後盾的人輕易不會狼狽」到塞拉斯這樣的。事實又很奇怪，強盜沒留下一些痕跡，並且強盜所得正是時候，恰巧在塞拉斯外出而沒有鎖門的當兒，這當非凡人所能猜測的，所以也許是因為塞拉斯

本素太和惡魔接近，現在又和惡魔斷交了，以致塞拉斯慘受報復，那麼這搶錢的強盜是警察所永遠捕捉不到的呀，但是這種鬼怪的藍却何以必須等到沒鎖門的時候纔發生，這是大家想不到的問題了。

地主說：『馬南先生，這不是哲姆羅德尼幹的，所以你不要錯怪了他。假如人要瞞着眼睛永不眨眼的話，那麼哲姆犯過偷兔的事是有的；但是哲姆自從你離開家之前，就在這裏喝酒，和任何好人一樣，這是你自己說的。』

梅西先生說：『是，是，不可誣告好人的。法律不是這樣的，一定先要有證人發誓，然後那個人纔能被捕。別誣告好人，馬南先生。』

塞拉斯的記憶力並未完全昏迷，所以這幾句話就提醒了他。忽覺得良心自責，這是過去一點鐘內所未發覺的一種奇異的發覺，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走到哲姆面前，望着他，好像是要細審他的臉色一般。

他說：『我錯了。是的，我該先想想纔對。沒有證據指控你，哲姆。只是你比別人常到我家裏來，所以我想起了你。我不告你，我誰也不告，——只是』，把手舉到頭上，惶亂苦惱的轉過頭去，『我試——試想我的金子那裏去了。』

『金子已經到那熱得可以溶化金子的地獄裏去了，我想。』梅西先生說。

『胡說！』鐵匠說。隨後他以反詰的口腔問：『馬南先生，你的口袋裏共有多少金子？』

「我昨夜數的時候是二百七十二鎊十二先令六辨士，」塞拉斯說，呻吟一聲坐下。

「哼！這點子錢算不得重，誰也拿得動。一定是什麼流浪人走進來了，甚至沒有足跡，磚和沙都沒動，——這是因為，馬南先生，你的眼睛是很像昆蟲的眼睛呀；要離得很近你的眼睛纔看得見，同時也看見不了多少。我的意見是如此，假如我是你，或你是我，你就不會以為你回到家裏的時候，家裏的東西都完全照舊無缺。我主張，在座的推出兩位最精幹的人陪你到坎赤家裏，他是警察，——他現在病臥在床，這是我知道的——讓他派我們一個做代理人；法律是這樣的，我想沒有人能不承認罷，到坎赤家去也不遠；如其派我做代理人，那麼我就陪你回去，馬南先生，去查驗你的住處；有人若是認為這是不對，請他站起來像個堂堂男子似的說。」鐵匠說了這一套含蓄的說辭，又有自滿之意，很自信的等着聽人舉他做那兩個最精幹的人之一。

地主也覺得這個提議是和他本人有關係的，說：「我們先看看今夜天氣如何。」「噢，雨還下得很大咧，」他從門口回來說。

鐵匠說：「我倒不是怕雨的人。因為日後瑪蘭法官若是知道我們這樣體面的人，聽見上段案情竟不着手辦理，那是很不好看的呀。」

地主也表同意，徵求大家意見之後，又演習了一段小小的禮節，在教會裏所謂的 *Tapiscopari* (註十三)，然後他應允擔任到坎赤家去的職務。但是使鐵匠不高興的是。梅西先

生反對他自薦做代理警察；因為聰明的梅西先生自命是懂得法律的，說他父親告訴過他，做醫生的人不能擔任警察。

『我知道，你是醫生呀，雖然你僅是一關半醫；因為蒼蠅總是蒼蠅，雖然是馬蠅，』梅西先生說，對於自己的聰明很表示驚訝。

在這一點上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鐵匠當然不願否認自己的醫生的資格，只好辯白說。醫生願做警察也可以的——法律是說如他不願便可不必做。梅西先生認為這是胡說，因為法律對於醫生不見得比對別人偏向些。況且，醫生的天性如其是不比別人更願意做警察，德拉斯醫生為什麼這樣熱心要做這事呢？

鐵匠被這一套嚴酷的理論所窘，只好說：『我並不想去做警察，講實話的人沒人能說我這話。若是真羨慕嫉妒在雨中到坎赤家去，讓他們去好了。你讓我去，我告訴你，我是不幹的。』

地主出來阻止，辯論纔終結。德拉斯醫生也答應去了，算是第二個，非正式的；於是塞拉斯披上些舊衣裳，隨着兩個人冒雨去了，心裏盤算這未來的漫漫長夜，他的心境不是像尋求休憩的人一樣，而是像那些『盼着看天曉』（註十四）的人一樣。

第八章

高佛萊卡司半夜裏從奧斯古德夫人家的宴會裏回來的時候，聽說丹塞未回家，並不覺得可驚。他也許還沒有把野火賣掉，等着別的機會呢；也許是午後下霧，他願意在巴色列的紅獅旅館過夜，假如他賽馬到了那一帶——因為他對於他的哥哥的焦慮本來是不關心的。高佛萊卡司裏怨的只是南西拉米特的舉止面貌，只是怨恨自己和自己的命運，每次見到她必定是這樣自怨自艾，所以現在也就沒有心腸來想野火和丹塞的下落。

第二天早，全村都為搶案震動了，高佛萊也和別人一樣的忙着打聽消息，討論這事，並且到石坑去參觀。雨水早把一切能辨視的足跡沖洗了，但是仔細檢視之後，在離村相反的方面，泥濘中發現了一個火絨盒，還有鋼石和鋼鐵。這不是塞拉斯的火絨盒，因為他的唯一的火絨盒還在架上放着；據一般推測，這裏的火絨盒與搶案必有關係。有少數的人不以為然，他們的意見是以爲這不是一件能靠了火絨盒便能尋得線索的案子。馬南先生的敘述頗令人生疑，並且自己做一件荒唐事，然後再請法官給他尋犯罪的人，這種事也是有過的。但著實問他們根據什麼而啓這種疑心，並且馬南這樣裝假又有何利益。他們仍然是搖搖頭，只能說所謂利益是各人的看法不同，我們很難說哩；況且，有根據不根據的，人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而塞拉斯有一點

聽，又是人人知道的事。梅西先生雖然也爲塞拉斯辯護，不承認他是欺騙，却也不以火絨盒的發見爲有價值；並且認爲那是一種不虔敬的猜測，因爲這種猜測不但是暗示一切事都是人做的，而且否認神怪的魔力不移動磚亦能把錢劫走。熱心的代理書記圖奇先生，覺得梅西先生的見解非常適宜於教區書記的身分，於是更進一步，根本懷疑到情形這樣神祕的一件盜案究竟是應否追究。但是梅西先生又很嚴厲的斥責他。

圖奇最後說：『好像沒有一件事不可被法官和警察澈查清楚的！』

梅西先生橫着點頭勸告他說：『圖奇，你可也別說得太過火。你一向是如此，我若是擲一塊石頭，擲中了，你就以爲還有比擲中更好的事，把石頭擲得更遠。我反對的只是火絨盒，我沒有對法官和警察說什麼不敬的話，因爲他們都是喬治皇帝的命官，以担任教區職務的人而罪渥喬治皇帝，那是很不對的！』

彩虹酒店門外一羣人正在這樣討論的時候；店裏面也舉行着高級的會商，以本區牧師克拉坎造爾帕先生爲主席，還有卡司紳士及其他富戶參加。地主斯奈爾是自命爲思想最精確的，是他以代理警察的資格很榮耀的發見了那火絨盒，現在忽然由火絨盒又聯想到了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這小販曾到這酒店來喝酒，並確有一個燃煙袋的火絨盒。這當然是一個必須根究的線索了。記憶若是適當的印上了一些確定的事實，是很容易變得非常豐富的。斯奈爾先生漸漸憶起小販的面貌言語使他發生的種種的活潑的印象。他的眼睛有一種兇相，斯奈爾先生的敏銳的

感官覺得很不舒服。他也沒有說過什麼特別的話，——只說過關於火絨盒的話；但是是一個人說的話本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他說話時的神氣。並且他的臉黑，有外鄉氣，是不大誠實的樣子。

克拉坎造爾帕憤得一些外鄉的風俗，就問：『他可戴着耳環嗎？』

『唔——等我看』，斯奈爾先生說，好像是一位女『千里眼』在能不錯謬的時候總很仔細的看免得錯誤。他裂開嘴角，皺着眼睛，好像是在看耳環，後來又放棄了這種試探，說『他在箱子裏有耳環出售，大概他也是戴的。但是他到村中各家都去兜售，也許有別人看見他戴着耳環。雖然我不能確說。』

斯奈爾先生說別人也許記得他戴耳環，猜得一點也不錯。這問題向村人盤問開了，意義越來越嚴重，據說是牧師要知道那小販是否戴耳環，於是大家有一種印象，以為這一件事實的水落石出是與全案大有關係。聽到這個問題的人，凡是沒有不戴耳環的小販之清晰印象的，當然立刻就發生一個戴耳環的小販的印象，耳環的大小，是憑各人印象不同的；印象立刻又變做清晰的記憶，於是鑲玻璃匠的妻，本是好女人，素來不說謊的，有全村中頂清潔的家，也很有把握的說小販兩耳戴着新月狀的兩個大耳環，她說這事之確鑿不移，等於她下次聖誕節必去參加聖禮一樣的可靠；補鞋匠的女兒琴妮歐提斯是個更富想像的人，不但說她看見耳環，並且在站着看的時候還覺得週身戰慄。

爲使火絨盒這個線索格外明瞭起見，小販所賣的各種什物都收集起來送到彩虹酒店去陳列。大家都覺得若要破獲這件盜案必定要在彩虹酒店費點時候纔成，彩虹成了個嚴重的辦公的地方，所以到那裏去的人也無須向他們的妻說什麼別的藉口的話。

紳士和牧師詰問塞拉斯之後，他說只記得小販曾到他家門口，但是沒有進門，他把門打開說不要買什麼，小販就走了，此外便不記得什麼了。——這使大家非常失望，甚至有一點怒意。塞拉斯的證據不過如此，雖然他堅持着小販必是罪人，因爲這樣想可以使他確實的想像他的金子的下落；但是他現在也覺得這火絨盒是沒價值的了。村人都激憤的說，除了馬南那樣的膽子，誰可以看見小販在那一帶徘徊，假如他沒有在那裏留連。火絨盒爲什麼掉在附近的溝裏呢？他看見塞拉斯在門口的時候，他一定已經窺探很久了。誰都知道——一看他就知道——這織工是個半癡的守財奴。小販沒有誤害他，這纔是怪事；耳上戴耳環的那種人是常常謀害人命的。不久以前，巡行裁判庭還審理過這樣的一個命案，可惜現在沒有記得這事的人活着了。

正在斯奈爾先生在彩虹又重複敘述他的見證的時候，高佛來卡司走進店裏，他也說曾從小販買過一把小刀，覺得小販是個笑嘻嘻的人，以爲別人說小販面帶兇色完全是胡說。但是村人後來談論，以爲這是年青人亂說話，「好像是只有斯奈爾先生看出那小販有點古怪！」絕非這樣，至少有半打人準備到法官瑪蘭面前舉出比斯奈爾先生所能供給的更驚人的見證。所以一般人希望佛來別到塔列去給斯奈爾見證的話澆冷水，以致於使得法官不出拘票。有人疑心他是

去了，因為午後有人看見他騎着馬向塔列那邊去。

高佛來現在對於盜案的興趣已經減少，因為他對於丹塞和野火越來越放心不下，現在他再也忍耐不住了，所以到巴色列去打聽，不是到塔列去。他心想丹塞也許是遭了什麼意外，但是更可怕的是丹塞也許是把野火騙走，變賣之後就把錢賭掉，或是揮霍，到月底再回來。現在奧斯古德夫人家的宴會已經過了，後悔不該把野火交給丹塞。我們常有一種迷信，以為越往壞處想，結果越不至於那樣壞，所以高佛來不但不抑制他的恐懼，反倒鼓進他的恐懼；後來他就聽見馬蹄聲，又看見街道轉灣處籬笆上露出一頂帽子。他以為他的法術是成功了。但是馬走近之後，他又失望了。不是野火，再過片刻就看出騎馬的也不是丹塞，而是布賴斯，他走過來向他交談，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不夫吉利。

「喂，高佛來先生，那真是你的好兄弟呀，那位丹塞先生，你說是不是？」

高佛來匆忙的問：「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怎麼，他還沒有回家麼？」布賴斯說。

「回家？沒有哇。怎樣了？快說。他把我的馬怎樣了？」

「啊，我就知道是你的，雖然他假說是你給他了。」

「他的馬騎倒了，傷了膝骨了麼？」高佛來急得紅着臉說。

布賴斯說：「比這還糟。你要知道，我預備出一百二十鎊買下那匹馬——大價錢，但我一

向愛那匹馬。他騎馬跳欄，把馬刺死在一個木樁上了，就在一條溝前的岸上。馬被發見的時
候，已死了好久。怎麼他還沒有回家嗎？」

高佛來說：「回家？沒有。他最好是別回來罷。我真是優得該死！但願以後他再也別來見
我。」

布賴斯說：「我告訴你實情罷，我把馬的價錢講妥之後，我也想到他是背着你把馬騎來出
賣。因為我不信這馬是他的。我知道丹塞先生有時是很狡詐的。但是他到那裏去了呢？沒人在
巴色列看見他。他不曾是受了傷，因為他一定徒步走的。」

「受傷？」高佛來苦痛的說。「他從來不受傷的——他是生來使別人受傷的。」

「那麼你的確是准他去賣馬啦？」布賴斯說。

「是的；我不想要那匹馬了，那馬有點倔強難制，」高佛來說，他的自尊心使得他畏縮，
怕布賴斯疑心他賣馬是由於經濟窘乏。「我正想去看他，——我怕他發生了什麼意外。我要回
去了，」他說着撥轉了馬頭，想躲開布賴斯；因為他覺得怕了多日的危機就要臨頭了。「你是
要到拉維羅去罷？」

「唔，不，現在不，」布賴斯說。「我是剛從那裏過，因為我要到弗利頓去，我心想去找
你，把我知道的關於那馬的事都告訴你。我想在這不幸的消息漸漸冷淡之前，丹塞先生大概
是不願露面的。他也許是到灰特橋的三皇冠酒店去了——我知道他歡喜那地方。」

「也許是的，」高佛來無精打采的說。然後隨便的挺着身子說，「我們以後一定可以打聽到他。」

「好罷，我要轉彎了，」布賴斯說，看着高佛來沮喪的樣子也不覺詫異。「再會罷，希望下次見面時我有較好的消息報告你。」

高佛來獨自慢慢進行，心裏懸想着向父親認罪時的情況，因為他知道這是不能再避免的了。第二天早晨就要把錢的事說穿；其餘的事若是都還瞞着不提，丹塞不久回來之後，知道要遭父親的怒責，一定為報復起見要把所有的事和盤托出，縱然於他自己也並無好處。還有一條辦法，或者可以買住丹塞的嘴，避免這事的暴露：他可以告訴父親是他自己把浮勒付的田租花掉了；他自己從前還沒有犯過這樣的錯，父親發一頓脾氣之後也許就算完了。但是高佛來不願受這樣的委曲。他覺得把錢給了丹塞，這已經是犯了對不住人的罪，這罪是和自己把錢浪費掉同樣的不該；然而這兩件事是有分別的，使他覺得自己浪費要比把錢給丹塞為更不體面，更難堪。

他自己心想：「我並不想設法變好人，但我也不是壞人——至少，我總算適可而止的。我所做下的事，我都担当，我不能把我所沒做過的事也當做是我做的。我從不會為了自己娛樂而把錢用掉——我是萬不得已纔被人逼緊了去。」

在這一天剩下來的工夫，高佛來心裏盤算，有時還把握不定，但大致是趨向於全部向父親

宣布，關於野火的損失擬於第二天早晨就向父親說，做爲宣布更嚴重事體的先聲。老紳士看慣了兒子常常不回家，不覺得丹塞和野火的沒有出現是值得注意的事。高佛來屢次的提醒自己，若放過了這個機會，以後再也沒有懺悔的機會了；將來這事的洩露也許要比丹塞的惡意手段爲更糟：她也許自己來，她已經這樣威脅過了。於是他心裏演習如何懺悔，好減少那種情況的難堪；他打定了主意，如何先自己認錯把錢給了丹塞，然後再說丹塞如何捉住了他的一個不能擺脫的把柄，如何的在宣布這段事實之先使他父親有所準備聽一段壞的消息。老紳士是不受調解的人；在盛怒中就打定主意，怒消了之後他的主意還是不變——好像是火熱的火山噴出來的東西，冷了之後就結成岩石。他和許多性情暴烈的人一樣，平日不留神，縱容壞習慣的養成，一旦把他逼急了，他變成非常嚴酷，無情的強硬。他對他的佃戶便是如此；平時准他們欠租，不修補籬笆，減少牲口，出賣草料，及其他種種的惡舉——等到他因放任而缺錢的時候，他又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不聽人的哀告。高佛來曉得他的脾氣，並且格外感覺他的厲害，因爲他常親見他的父親不時的發脾氣，他自己是索性猶疑寡斷的，所以對他父親毫無同情。（發脾氣之前的那一段縱容，他倒不反對；那一段他覺得是應該的。）高佛來心想，碰運氣看能，或者父親對於這段婚姻是抱着息事甯人的態度，不把兒子趕出去，免得聲張起來，十里周圍都把他家當做笑談。

一直到半夜，高佛來對這事的看法是如此，心想再也不必多猶疑了，就睡了；第二天早晨

還沒甚亮就起來的時候，他竟無法喚醒昨晚的思想了；好像是那些念頭都疲倦了，不能再起來工作似的。現在他不覺得有應該懺悔的理由，只覺得懺悔可以召致許多壞的影響；怕失禮而的舊念頭又復活了！——依然是怕因此而與南西發生絕望的隔閡——依然起了舊念頭，想碰碰運氣，也許運氣好而不致洩露。況且，他怎能自己動手來把自己的希望割斷呢？昨天的看法是穩了。昨天是和丹塞生氣了，所以什麼也不願，只想把兩人互相的了解完全割斷；現在想想，最合算的辦法還是說淫穢和父親對丹塞的怒氣，依然要保持原有的狀況穩好。假如丹塞幾天以內不回家（高佛來不知道他口袋裏有錢可以多留連幾天），事情也許就算完了。

第九章

高佛來起來吃早飯，比往常特別早，但是在木壁廳裏留連着，等他的弟弟們都吃完了飯出去，等着他的父親，因為他父親照例是每天早飯前和他的管家人出去散步。紅房裏的人，各有各的吃早飯的時間，紳士是最晚，因為早晨胃口很弱，所以在吃飯之前要耗很長久的時間。在他未來之前，棹上豐富的食品已放好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他是一個六十歲的又高又強的人，皺着的眉頭和強硬的目光似乎是和他的鬆弛的嘴很不稱。他的外表顯出是素來懶散，衣服是凌亂的；不過紳士的儀表與鄉村普通農人究意有點不同，普通農人即使打扮得和他一般講究，但是因為一生處處都發覺到附近有比自己地位好的人，所以在舉止言談中就缺乏一種威嚴，而這種威嚴只有紳士纔有，紳士覺得世界上縱有比他地位更好的人，也與他無干，和美洲或是星球一般的與他遼遠無涉。紳士一生享受全村的敬重，以為他的家庭，他的酒杯，以及一切凡是屬於他的，那是最古老的，都是最好的；他從來沒有和比他更高的紳士階級來往過，所以也從來不發覺相形見絀。

他進屋來的時候望他的兒子一眼說，「怎麼，先生！你還沒有吃早飯麼？」他們彼此在早晨沒有什麼親善的問安，並非是不和氣，是因為禮貌的花在紅屋這樣的家是長不出來的。

高佛來說：『先生，我吃過了，我等着要和你談談。』

『啊！好罷』，紳士說，不介意的坐在椅上，說話時就像是用力的咳嗽一般，拉維羅的人覺得在他的地位上是可以這樣的，他切了一片牛肉放到隨他進來的獵狗的嘴前。『拉鈴要啤酒。你們年青人大多數只知道取樂。你們只是忙着爲你們自己。』

紳士的生活和他的兒子一樣的懶惰，但是他和他拉維羅的同年的人都有一種誤解，以爲荒蕪是只限於青年的，而他們自己的老年智慧是永遠在耐苦的狀態裏，靠了諷刺可以減輕一些。高佛來等着啤酒送進來，門關上了之後，——這時候獵犬弗利脫已吃了好幾片牛肉，足夠一個窮人一頓宴會，——他纔開口說話。

『野火遭遇了頂壞的運氣，就是在前天。』

『怎麼？膝骨破了？』紳士喝一口酒說。『我以爲你騎馬不致於那樣壞，先生。我一生從來沒騎跌過馬。假如我要跌傷了馬，我也不想用再有一匹了，因爲我的父親可不像我所知道的那些做父親的一樣，他不輕易解囊的。但是他們也得改改了——他們一定得改。爲了抵押和欠債的原故，我和街上的窮人一樣的窘了。金伯爾那個傻瓜說報紙上正在講議和的事。那還了得，國家都要倒毀了。物價一定大跌，（註十五）我永遠討不到欠債了，我就是把他們破產也還不了債。那個可惡的浮勒，我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我已經告訴了溫茲羅帕今天就去找考克司。那說謊的壞東西告訴我說上月一定付我一百。他的田在邊上，所以他就取巧，以爲我會把他忘

了。」

紳士像咳嗽似的斷斷續續的說完了這一段話，但是中間間斷的時候太短，短得高佛來不能藉着機會接着講下去。他覺得他父親是怕他因了野火的不幸而又要錢，所以先說這一套防他開口請求，但是語氣中那樣的注重債務和窮困，似乎使他不便遽然宣布。既然開始了，非講下去不可。

「比傷了馬膝骨還糟，——馬被刺傷死了」，他等父親說完了話又切肉的時候立刻就說。「我並不是想請你再給我買一匹馬；我本想把賣野火的錢還你，現在我沒法還你錢了。丹塞那天騎着牠到獵場去賣，已經和布賴斯講妥了一百二十鎊的價錢，他又騎着打獵，不知怎樣一跳，把馬送命了。若非如此，今天早晨我就可以還你一百鎊。」

紳士放下刀叉，驚訝的望着他的兒子，腦筋不夠敏捷的，想不出爲什麼父子的關係竟這樣顛倒起來，兒子要給父親一百鎊。

高佛來說，「這事的真象是——我很抱歉，——是我的錯。浮勒確是付過了一百鎊。我上月有一天到那裏，他交給我。丹塞糾纏着要這筆錢，我就給他了，因爲我希望在今天以前就能把錢還你。」

紳士不等兒子說完，臉氣得發紫，半晌說不出話。「你把錢給丹塞了，先生！你和他這樣親密有多久了，以致於串通他來侵吞我的錢？你是變成了一個敗子嗎？我不准的呀。我能把你

們全都趕出去，我再娶。我願你記住，先生，我的財產並不會規定繼承人，自從我的祖父起，卡司都可以自由處分他們的田地。記住這一點，先生。把錢給丹塞！你爲什麼要給他呢？這背後一定還有虛謊。」

高佛來說，「真沒有謊。我不會把錢自己用掉；實是丹塞來糾纏，我糊塗了竟把錢給他。我預備還的，不管他還不還我。這事的始末如此。我從沒有想侵吞錢，我不是那樣的人。你從來沒看見我做過這樣不誠實的事呀，先生。」

「那麼，丹塞那裏去了？你爲什麼要站在這裏說呢？去找丹塞來，讓他自己來說爲什麼要那筆錢，並且錢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要後悔的。我要把他趕出去。我說出來，就做得到。他不敢逆我。去找他！」

「丹塞還沒有回來。」

「什麼！他自己的頸子也跌斷了罷？」，紳士說，想到這裏又有一點不舒服，因爲若真是如此，他又不能實行他的威嚇了。

「不，我想他是沒受傷，因爲只發見了死馬，丹塞必是徒步走了。我想不久就會見到他。我不曉得他現在什麼地方。」

紳士因爲丹塞不在面前，於是又攻擊高佛來說，「那麼，你爲什麼一定要把我的錢給他呢？回答我這一句。」

「唔，這個，我也不知道」，高佛來支吾說。這話說得太軟，但高佛來是不喜說謊的，並且心裏還不十分明白要做偽必須說謊纔能長久不敗露，所以沒有預備好捏造的遁辭。

「你不知道？我來告訴你罷，先生。你一定是做下了什麼荒唐事，你一定是買通他不要洩露」紳士說，忽然的鋒利使得高佛來吃驚不小，父親猜得很近事實，心立刻猛烈的跳起來了。驟然吃驚使得他更進一步——輕輕的一點衝動就可以使他乘勢講下去。

他做出自然隨意的態度說，「這不過是我和丹塞之間的一段小交涉；與別人無關的。年青人的荒唐事，是不值得過問的；假如我沒有失掉野火，這事與你毫無關係。我一定可以把錢還你了。」

「荒唐事！得了罷！你該到不荒唐的時候了。我告訴你說，你一定不能再荒唐」，紳士說着，皺眉怒視着他的兒子。「你的那種行爲不能再要我的錢來供給了。我的祖父，據我所能知道的，即使在不豐收的年頭兒，也能養着一馬房的馬，家裏也收拾得像樣；我也可以這樣，假如沒有四個沒出息的孩子累贅着我，像馬蛭一般。我是你們的太好的一個父親——都是爲了這緣故。現在我不幹了，先生。」

高佛來不做聲。他的判斷力並不見得精到，但是他一向感覺父親的縱容實在不是慈愛，隱隱的希望家裏要有點紀律，節制他的錯誤的弱點，輔助他的較善的意志。紳士匆忙的吃完了麵包和肉，吃了一大口酒，然後把椅子離開了飯桌，開始又說。

『這樣鬧下去，於你們也不利——你們也得設法幫助我整頓整頓纔對。』
『我常常讓你把家務交給我管，但是你總錯會了我的意思，你以為我是要擠掉你的位置。』

『我就不知道你要管家務而我誤會這麼一回事』，紳士說，他的記憶充滿了強烈的印象，而不為瑣節所遮蓋；『有一回我記得，你想要結婚，而我也不同別的做法父親的一樣，我毫無阻礙的意思。我是很情願你能娶拉米特的女兒。我想假如我要反對，你必定要堅持下去；而沒人抵抗你，你反倒變了心。你真是一個沒有主意的東西；你真像你的可憐的母親。她自己從來沒有主意；當然一個女人有了一個好男人做丈夫，也用不着有主意。不過你的妻却要主意纔成，因為你太沒有主意，走起路來都不能使兩條腿往一個方向走。那姑娘也沒有乾脆的說不肯嫁你，是不是？』

『沒有』高佛來說，覺得很焦燥不安；『但是我想她是不肯的。』

『你想！為什麼沒有去問她的勇氣呢？你究竟是非娶她不可——是不是。』

『我現在也不想娶別的女人』，高佛來躲閃的說。

『那麼你乾脆讓我來替你做罷，假如你沒有那勇氣。拉米特不至於不願意把女兒嫁到我家來，我想至于那個美貌的姑娘。她不會嫁給她的表兄；據我所知，現在也沒有別人能和你爭。』

『我想現在還是不要提了罷』，高佛來恐慌的說。『她現在似乎有一點惱恨我，這是我自己去說罷。這種事還是自己去幹。』

『那麼，好罷，你去說，你去幹，試試看你能不能再開始一段新生活。一個人想結婚，就得這樣幹。』

『但是我現在還不能進行。你不願分給我一塊田地去居住，我想她也一定不願來到這所房子裏和我的兄弟們一起住。因為這和她所習慣的生活太不同了。』

『不到這所房子裏來住？別說了罷。你問問她，就知道了』，紳士驕傲的短笑一聲說。

『這事現在還是不要提罷』，高佛來說。『我希望你別說什麼話催促這件事。』

紳士說，『我高興怎樣便怎樣，我不能聽別人的；我是一家之主，你不服你可以滾出去，到別處去繼承產業。快去告訴溫茲羅帕不必去考克司家去了，讓他等着我，去叫他們裝好我的馬鞍。等等，——去把丹塞的馬賣掉，把錢拿來給我，聽見沒有？我不能再拿出錢來供他養馬。你若是知道他藏在什麼地方，——我敢說你一定知道——你可以告訴他不必再費事回家來了。由他去變爲一個馬夫，自己謀生去罷。他不能再依賴我了。』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若知道，我也不便告訴他不必回家的話』，高佛來說着走向門口。

『胡說，不要和我辯，去叫他們給我備馬，』紳士說着，拿起煙斗。

高佛來走了出來，他這時的心境究竟是因爲談話終了而自己地位依然不變便感覺放心呢，還是因爲推諉詭誕而惹出更多的糾紛便感覺格外不安呢，他自己也不知道。關於要他向南西求婚的話產生了新的恐慌，怕的是他的父親和拉米特先生偶然談起這件事，結果必至把已經快到手的她而不能放棄。於是他又往習慣的地方去躲，希望有意外的倖運，有利的機會，使他不致遭受不愉快的結果——甚至可以證明他的臨機應變是聰明的，而不誠實亦是合理的了。

在希爾僥倖這一方面；高佛來是不能算舊式的。凡是自己任意胡爲而不服從他們所信仰的規律的人，都是把倖運當做上帝。近來的漂亮人，一旦陷入自己羞於承認的境地，必是希冀時來運轉，免受其應得之咎。他若是揮霍過度，或荒廢了他的賺錢的誠實工作，他立刻便夢想着也許有一位施主，一位傻瓜被他誘騙得借錢給他，總之將來必有某一種人發生某一種心境，前來拯救他。所以他若玩忽他的職務的責任，他立刻就認定他所未做的事也許不像所想像的那般重要。他若洩露了朋友的祕密，他便又希望那萬能的倖運或者可以使得他的朋友不知道。他若拋棄了正當的生意而去從事較高的職業，他便把倖運當做宗教一般的禱告着，以爲倖運是成功的創造者。這種宗教所最反對的一條壞原則便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註十六）的因果律。

第十章

法官瑪蘭在塔列和拉維羅當然算是一個極精明的人，因為他比起一般沒有司法權的人們，不靠證據而得到更廣大的結論。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不肯放髮火絨盒那條線索，於是開始緝訪小販——緝訪姓名不詳，髮黑而捲，面色黑異，隨帶一箱小刀寶石之類，耳戴大耳環的小販。但是，不知是緝訪太慢追趕不上的緣故，還是形容太籠統以致緝訪者無從辨認的緣故，過了好幾個星期，盜案毫無頭緒，拉維羅對這事的激動也漸漸淡忘了。丹塞的失蹤是不值注意的一件事；從前他和他的父親吵過一次，過了六個禮拜纔回來，也未遭拒絕，依然趾高氣揚。他的家人也是這樣想，只是這一回略有不同，紳士打定主意不准他再回家，所以也從不提他的失蹤；假如他的舅父金伯爾或奧斯古德先生注意到這一件事，那麼丹塞傷死野火開罪父親的那一段故事便足夠使他們不驚訝了。把丹塞的失蹤和同日發生的盜案聯在一起，是人人想不到的事——高佛來素來深知他的弟弟的為人，也想不到這一點。十二年前他和丹塞曾淘氣的去嘲弄那織工，但此後彼此從沒有提起過織工，並且他想像中常常認定盜案發生時丹塞是「不在場」的。他想像中常常看見丹塞於拋棄野火之後走到一些合他胃口的地方去，依賴着一些偶然結識的朋友過活，盤算着回家再欺侮他的哥哥取樂。拉維羅縱然有聰明的人能把那兩件事實聯想在

一起，而這種猜想適足以損傷一個有牆碑有古楹的大家庭的歷來的體面，恐怕也要被人當做不健全的趨向而遭遏制了。但是聖誕糕，臘肉，和豐富的酒漿，使得一般人的頭腦變成了夢囈的狀態，却可以防止清醒的思想發生的危險。

在彩虹酒店及他處議論這樁盜案的時候，大概有兩種意見，一方面根據火絨盒主張理性的解釋，一方面主張這是不可理解的神祕，絕對無根究之可能。贊成火絨盒及小販的這種見解的人，以為對方是一羣糊塗輕信的人，自己病目遂以為別人必犯朦朧；而主張神祕說者又以為對方是吠影吠聲之輩，其淺薄恰如「撒乳盤」(註十七)一般，其眼光短近恰如是說倉門裏面沒有東西，因為他們不能從門外透視；所以他們的論辯雖不能使盜案水落石出，却也於彼此攻訐之中引出一些附帶的重要的真實意見。

塞拉斯的損失於是激動了拉維羅的談話的緩流，而塞拉斯自己呢，因損失只覺得荒涼寂寞，隣人們却從容不迫的引作談料。在他失金前見過他的人，必定都發覺像他那樣萎靡不振的生涯，絕對不堪再受打擊，再加一點點的剝削必定要逼死他的性命。不過在實際上，他的生活却是熱烈的，充滿了目前的欲念，使他於廣漠無情的環境中劃出一個藩籬，生活有所寄託。他的生活是有所把握的生活，雖然他所把握的是死的碎的東西，但是也可滿足一個人的把握的慾望。但是現在藩籬破了——寄託也失了。塞拉斯的思想不能再循舊的軌道活動，恰似一隻螞蟻，歸途上遇見了土地上的一道裂罅，發覺到一片空虛。織機是還在那裏，織着的布樣也在那

裏；但是腳下地穴裏的光亮的金子沒有了，撫摸計數的展望是沒有了；到了晚上也沒有樂趣來慰貼他的心靈的要求。現在靠了實際工作賺來的錢不能使他快樂，因為數量微細的樣子更足以提醒他的損失；並且打擊受得太大，使他不能再從微細的數目重新積蓄。

他的空虛的生活充滿了悲哀。他坐下織布的時候，常常低聲呻吟，好像是痛苦似的；這就是表示他的思潮又回復到那陡然的陷坑——空虛的夜晚。整晚上，他獨坐在沉悶的火旁，臂肘支在膝蓋上，雙手抱着頭，極低聲的呻吟——不是像要人聽見的那樣。

但是他在苦痛中也不是絕對的無人過問。隣人一向是對他的疏冷的，不幸的事發生之後，反倒態度緩和了許多。本來大家以為他有非誠實人所能有的狡智，並且是損人的利用他的狡智，現在呢，大家明白他並沒有多少狡智，他連自己的位置還不能保持。大家都叫他做『可憐的倒霉的人』；他過去的躲避隣人的行徑，從前認為是惡意的，並且被疑是由于與惡魔為伍的緣故，現在大家都認做是他的怪脾氣。

這種好感的變化是由多方面可以看出來的。聖誕節的烹調已經到處在預備着，富足的人家準備下多量的豬肉和臘腸，已到了該表示作慈善的季候；像奧斯古德那樣的一般主婦們首先記起的便是那不幸的塞拉斯。克拉坎造爾帕先生，一方面勸告塞拉斯失金是由於太把金錢重視並且不到禮拜堂的原故，一方面也餽送他一些豬蹄，為的是感動他使他消滅對牧師的誤解。只能以言辭安慰他的一般善隣們，見到塞拉斯不但肯向他招呼，向他討論他的不幸，並且居然肯

去訪問他，請他詳細敘述失羈的經過；然後他們又鼓舞他說，「馬南先生，不要緊的，你的境
 遇不見得比別的窮人更糟；你萬一跛了腳變成殘廢，教區會給你養恤金的。」

我們所以很難用言語安慰人的緣故之一，便是我們的善意往往未出口之前就不由自主的沾
 染一種色彩。我們餽送臘腸豬蹄，這些禮物可以不帶一點點的我們自己的氣味；但是語言總是
 像一條攪雜各種土質的河流一般。在拉維羅一般人是頗有善意的，但是那種善意又往往是極拙
 劣的，表現出來絕少矯飾和敬意。

例如梅西先生有一晚特意來告訴塞拉斯，他的判斷是不輕易下的，但是近來的事件却使得
 他對塞拉斯的態度改善了，他坐下翹起了大拇指之後，這樣的開始談話：

「喂，馬南先生，你不該坐在那裏呻吟。你失掉了錢比用不正當方法積蓄錢要好多了。你
 剛來的時候，我常常想你不是一個好到了你應該好的程度的人；那時候你比現在年紀青的多，但
 你一向是一個瞪着眼睛蒼白面孔的人，有一點像白臉的牛犢。但是你並不狡猾；當然模樣古怪的
 不一定全是惡魔變出來的，——我是指着蟾蜍一類的東西說，——這些東西常常是無害，而且
 捕食毒蟲，還是有利的呢。你大概也是如此，據我所能知道的說。至於你的治氣喘病的藥水藥
 草，如其那種知識是你從遠方帶來的，你也許是太隨便了一點。如其那種知識不是用正當的方
 法得來的，以後常到禮拜堂，便可補過；因為被巫婆咒治過的小孩子們，常到禮拜堂求我施
 洗禮，那種孩子也照舊的能受洗哩。這是合理的；因為惡魔也許有一天起了善心，誰還能反對

嗎？這是我的想法；我在本教區做書記已經四十年了，牧師和我在「灰禮拜三」那天詛咒的時候，我們從不詛咒那些想不用醫生而求救的人們，這話金伯爾也許不愛聽。所以，馬南先生，——有些事是很曲折的，你要把祈禱書翻到了底，纔能了解，——我勸你提起精神；因為我絕不信你是一個陰險的人，我絕不信你心裏藏着什麼不能見天日的詭詐，我對隣人也是這樣的說。我和他們說，你們說馬南先生是造謠，——這真是胡說；這樣的謊須要一個很精幹的人去造，我說，馬南却驚慌得像一隻兔子。」

塞拉斯還是原來的姿勢，臂肘支在膝蓋上，手抱着頭，一點也不移動的聽着這一大段散漫的談話。梅西先生知道他是在靜聽，便停止一會兒，盼望得到賞識的回答；但是馬南一聲也不響。他能了解這老頭子是善意的，但是這善意對於他等於是太陽光照在病人身上，他沒有心腸去嘗受，並且覺得離得太遠。

「喂，馬南先生，你沒有什麼話說嗎？」梅西先生終於有些不耐煩的說。

馬南的頭在他手裏搖着慢慢的說，「啊，我感謝你——很感謝你。」

梅西先生說，「那是一定，我就知道你會感謝我的。我的勸告是——你有沒有一套禮拜天穿的衣服？」

「沒有。」

「我也猜到了」，梅西先生說。「現在我勸你去做一套禮拜天穿的衣服。那個圖奇，他是

一個可憐的人，現在他管理我的裁縫店，店裏還有我的股份，他可以廉價給你製一套衣服，還可以暫且記賬，以後你可以到禮拜堂，和大家多親近一些。對了，你來到這裏之後還沒有聽過我說「阿門」哩，我勸你不可再耽誤，將來完全到圖奇手裏的時候，那就差多了。因為再過一年我也許就不能再立在講臺上了。」梅西先生又停住了，也許是希望着聽着露出感動的樣子；但是聽者似乎沒有什麼感動，于是他又講下去。「至於你製衣服的錢，你每星期織布也可賺一鎊，馬南先生，你的年紀也還輕，雖然樣子那般顛顛。喂，你來的時候，還沒有二十五歲罷？」

塞拉斯對於梅西改變為問話的口氣頗有一點驚訝，溫和的回應，「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確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自從得了這樣的一個回答之後，難怪梅西先生後來晚上在彩虹酒店便說塞拉斯的頭腦是糊塗的，恐怕他就不知道那天是禮拜天，是比一隻狗還糟的異教徒。

除了梅西先生之外，還有一位安慰塞拉斯的人，也以充滿了同樣問題的心情來訪問他。那便是車輪匠的妻溫茲羅帕夫人。拉維羅的居民並不嚴守按時准到禮拜堂的規矩，並且幾乎人人都以為假如一年中每個星期日都到禮拜堂，那便是妄想和上帝要好的意思，並且表示是有超越隣人的野心——這種想出類拔萃的念頭；不免要顯得和他們同樣有教父教母同樣有享受非禮權的人們太不堪了。同時，大家都曉得，除了僕人及青年人之外，人人都要在一對節日求參加聖

禮。卡司紳士是在聖誕日去參加；其餘的善男信女到禮拜堂的次數當然是較多，然而也還不算頂多。

溫茲羅帕夫人便是這樣的一個；她完全是一個心地虔誠的人，非常的熱心盡她的責任，以至於感覺得人生太短，非早晨四點半鐘就起來不可，雖然上午的最後幾個鐘頭因此而感覺沒有事做，常常成爲難解的問題。普通起早的人往往有好吵架的習慣，她倒是沒有；她是很和藹沉靜的女人，她的天性是喜歡追求人生中比較悲哀的嚴重的一方面，以這種材料飼養她的心靈。在拉維羅，凡是家裏有疾病死亡的時候，需要吮血手續的時候，以及產後的看護忽然解雇的時候，第一個大家想起來的人便是她。她是一個溫和的婦人，面貌慈祥，臉上精神十足，嘴總是緊閉着，好像她是在一間病房裏，醫生牧師也都在那裏一般。但是她從來不哭，沒人見她流淚；她只是莊嚴，喜歡微微的搖頭嘆氣，如同一個非眷屬之送殯人似的。班溫茲羅帕好喝酒又好談諧，居然能和道麗相安，這纔是怪事；但是她對她的丈夫的談諧作樂抱一種極容忍的態度，認定『男人總是這樣的』，把男性看做牡牛或雄雞那種的動物，天生的好搗麻煩。

這位良善的婦人對於塞拉斯當然是很熱心，因爲他現在是一個苦痛的人了；有一禮拜天下午，她帶着她的孩子阿龍去訪塞拉斯，手裏帶着幾隻油酥餅，這是扁平的麵糊做的點心，在拉維羅算是上等的東西了。阿龍是個面如蘋果七歲的孩子，潔白的領子就像是托着蘋果的盤子一般，生怕那大眼睛的織工對他傷害，所以是鼓着絕大的冒險心和好奇心纔敢來的；走到石坑的

時候，聽到轆轤的機聲，心裏愈發的驚惶了。

「唉，果不出我所料」，溫茲羅帕夫人慘淡的說。

她們用大力氣敲門，塞拉斯方纔聽見；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却沒露出不耐煩的樣子，在從前遇到不速之客他是不大歡迎的。在從前，他的心像是藏金寶的一隻鎖着的箱子；現在箱子空了，鎖也落了。塞拉斯的生活失了寄托，在黑暗中摸索，所以隱隱然半絕望的感覺得假如有助力來到，那助力必是從外邊來的；所以很有盼望看見人來的意思，因為來人也許是善意的，可憐的。他把門敞開了讓道麗進去，但是他沒有回答什麼寒暄語，只是把把大靠椅靠近了幾英寸表示請她坐下的意思。道麗坐下之後，立刻把蓋着油酥餅的白布扯開，頂莊嚴的說：

「馬南先生，我昨天烤了一些餅，這些油酥餅比往常的都好，我想分給你一些，假如你願意。我自己是不吃這些東西的，我一年到頭的只是吃麵包；不過男人的胃是有一點特別，常常想換胃口——我知道，他們是這樣的，上帝可憐見他們。」

道麗把餅遞給塞拉斯，輕輕嘆了一口氣，塞拉斯誠懇的道謝，把餅放在眼前近看，因為這是他的習慣，手裏拿到東西總是放在眼前近看的——同時小阿龍已經躲在母親的椅子後面，把椅子當做砲壘，用他的驚訝的小眼睛偷偷的望着塞拉斯。

道麗說，「餅上還印着字呢。我自己是不認識，恐怕沒人認識，梅西先生也不認識；但是這幾個字的意思是好的，因為和禮拜堂講壇布上的字是一樣的。是幾個什麼字，阿龍？」

阿龍完全躲到他的砲壘後面去了。

「啊，別這樣，淘氣」，他的母親溫和的說：「不管是什麼字，意思總是好的；印字的那個木戳，據班說，自從他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在我們家裏，他的母親常常用那戳子印在餅上，我也常常用的；因為這幾個字如其是有益處的，在這世界上我們總用得着的。」

「這是 L. H. S. 三個字」，（註十八）塞拉斯說，阿龍聽見他表示着他的學問便從椅子後面又偷看一他眼。

道麗說，「你當然是認識字的，其實班好幾次讀給我聽，但是我總記不得——這真是一件憾事，因為這幾個字是好字，否則禮拜堂裏不會有的；我做麵包和餅總是印上這幾個字，雖然有時麵粉發酵膨脹起來，字跡便不免模糊——我已說過，如其是有益處的，我們在這世界裏總用得着的——我們真用得着。我希望這幾個字對你有益處，馬南先生，是爲了這個緣故我纔給你帶來這些餅；你看這餅上的字比平常格外的清晰哩。」

塞拉斯和道麗是同樣的不能了解這幾個字的意義，但是她的平靜的語調使他不致於誤會她的好意。於是他比剛纔更熱誠的說，「我謝謝你——誠懇的謝謝你。」但是他把餅放下了，仍舊無精打采的坐下，懶洋洋的覺得那些餅，餅上的字，以及道麗的善意，對他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好處。

「凡是有益的事，我們總用得着的」，道麗重複的說，她是不肯輕易放棄一句有用的話。

她以憐憫的態度望着塞拉斯，講下去說，「馬爾先生，你今天早晨大概是沒有聽見禮拜堂的鐘聲了！我恐怕你不知道今天是禮拜天。你在這裏這樣冷靜的住着，你一定不記得日子了；你的鐘聲的聲音又大，你一定聽不見鐘聲，尤其是現在的霜也妨礙鐘聲的傳達。」

「我聽見鐘聲了」，塞拉斯說，他聽見了鐘聲只當做是一天中的一件偶然的事，並不感覺這是神聖的一部分。在燈場是沒有鐘的。

「噯呀我的好先生！」道麗說了又停。「怎麼到了禮拜天你還工作，還不打扮乾淨一些——即使你是沒有到禮拜堂去；因為也許你要烤點什麼吃，一個人又走不開。但是有麵包坊呀，假如你決定偶然用兩辨士烤點什麼吃——當然不是每個禮拜——我自己也不肯那樣做——你可以把飯食帶到那裏去吃，因為到了禮拜天吃點熱的東西，不要和禮拜六吃的毫無分別，這是很正當的事。但是到聖誕節那天，那就快到了，假如你肯把飯食帶到麵包坊去，然後到禮拜堂去看看冬青和松枝，聽聽讚歌，再加入聖餐，你就會感覺得好過多了，並且你就可以定你的方向，再說，你既做了大家都該做的事之後，你便可以信任那比我們更有判斷力的上帝。」

道麗的勸告，在她一方面是非常努力的一段長篇的言辭，並且她的聲調又來得溫和動人；就像是她勸病人喝藥或是喝他所不想喝的一盆粥一般。關於不到禮拜堂這一件事，塞拉斯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切實的諫勸過，因為大家都以為他之不到禮拜堂只是他的怪癖處之一部分；他為人太直爽簡單，所以對於道麗的勸告並不閃避。

他說，『不，不，我不懂什麼禮拜堂。我從沒有到過禮拜堂。』

『沒有到過！』道麗低聲驚訝的說。想到塞拉斯是從一個誰都不知道的地方來的，她說，『你生的那個地方，能夠沒有禮拜堂嗎？』

『啊，有的』，塞拉斯沉思着說，還是俯在膝蓋抱着頭那個姿勢坐着。『有禮拜堂，——很多的——那是個大城。但是我一點也不熟悉，——我是到「小禮拜堂」。』（註十九）

對於這個新名詞，道麗覺得莫名其妙，嚇得也不敢再往下問，怕「小禮拜堂」是壞的地方的意思。想了一會，她說：

『馬南先生，另開始一段新生活，總不嫌晚的，你既沒到過禮拜堂，那妙處我也很難告訴你。我每次聽河梅西先生領導的禱告和讚美上帝光榮的詩歌，克拉坎造爾帕先生講道，尤其是在聖餐節那天，我回到家來便覺得異常舒暢，精神奮發；假如我有點什麼煩惱事，我可以不着急，因為我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尋幫助，我完全由上帝們做主，早晚我們總要投奔上帝們的；我們只要盡我們的義務，上帝們便不至於還不如我們而竟於義務有缺的。』

可憐的道麗所解釋的簡單的拉維羅神學，在塞拉斯聽起來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裏面沒有一個字可以引起他所懂得的宗教的回憶，「上帝」底下加了一個「們」字，使得他格外茫然，這當然並非是道麗的邪說，實在是她為避免瀆褻起見，不敢露出和上帝太接近的原故。他沉默着，對於道麗的話裏他所能懂的一部分，他也不想表示贊成，——那便是勸他到禮拜堂的那一

善話。塞拉斯平常只是在做買賣的時候說幾句簡單的必需的問答話，此外沒有說過別的不相干的話，所以除非是有顯著的用意的話以外，言語是很難令他深切的了解的。

阿龍看慣了織工的怪相，便走到母親的身傍，塞拉斯好像是纔注意到這個孩子，給他一塊油酥餅，做爲是酬答道麗的一番善意。阿龍退縮了一點，把頭在母親肩上磨擦，但是覺得這塊餅還是值得冒險伸手去接。

『羞啊，阿龍』他的母親說，但是把他抱到懷裏坐；『你這一會兒不該又吃餅。他真貪吃』，她輕嘆一口氣又講下去；『他真貪吃，上帝知道。他是我的最小的孩子，我們把他慣壞了，因爲我或是他的父親總是捨不得不把他放在眼前——我們總是那樣。』

她撫摩着阿龍的赭色的頭，心想讓馬南看看這樣一個圓畫般的孩子，對他總是有益的罷。但是坐在火爐那一邊的馬南，把這個眉清目秀的玫瑰色的小臉只看做是一個迷糊的圓形，上面有兩個小黑點。

道麗說，『他的嗓音像鳥一般——你想不到的；他能唱他父親教過他的聖誕歌；我以爲這是將來有出息的現象，因爲他現在學着唱歌居然學得很快的。來，阿龍，站起來唱個歌給馬南先生聽。』

阿龍把頭額在母親肩上磨擦，當做了回答。

『別淘氣』，道麗溫和的說。『站起來，聽媽媽的話，我給你拿着餅，等你唱完了再給』

你。」

在有保護的環境之下，就是對於一個魔鬼，阿龍也未嘗不想賣弄他的天才；他做出了幾種害羞的表示，最主要的是以手背擦眼，由手縫中間偷看馬南是否真熱心聽他唱歌，最後他把頭擺正了姿勢，站到桌子後面，桌面上只露出領子以上的一部分，很像一個沒有身體的天使的頭，他開始用清楚尖銳的聲音唱着，其節奏却像是工作的錘聲：

「快活的先生們，上帝保佑，

你們什麼都不用憂愁，

因為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是生在聖誕這個節候。」

道麗專誠的聽着，眼睛飄着馬南，有把握的覺得這一曲歌聲可以幫助引誘他到禮拜堂去。阿龍唱畢把餅拿回去，她說，「這是聖誕音樂。沒有別的音樂能比得上聖誕音樂——「聽呀通報的天使的歌唱」。馬南先生，禮拜堂裏還有低音喇叭和歌唱隊，你可以想像禮拜堂裏是什麼景況，你到了禮拜堂你便不能不覺得是已經到了一個天堂——我並非是說這個世界不好，上帝既把我們放在這世界裏，必定沒有錯兒；不過我常常看見這世界裏免不了縱酒，爭吵，疾病，兇死，所以我們若聽說還有天堂，自然是感謝的。這孩子唱得好，是不是，馬南先生？」塞拉斯隨便的說，「是的，唱得很好。」

節奏像錘聲一般的聖誕歌，在他聽起來是一種奇異的音樂，絲毫不像聖詩，亦絕不能產生遺囑所想像的那種功效。但是他願令她知道他是很感謝的，而當時他想到的表示的方法只是再給阿龍一塊餅。

「啊，不，謝謝你，馬南先生」道麗說，扯住了阿龍的敏捷的手。「我們要回家了。再會罷，馬南先生；假如你心裏有不舒服的時候，自己不能照料，我可以來替你打掃，替你帶點食品來，我很願意的。不過我求你禮拜天不要織布，因為那是於靈魂身體都不利的；那樣賺來的錢，縱然不像白霜似的飛向沒人知道的地方去，終歸是不能使你安心的。請你恕我這樣直率，馬南先生，因為我是願望你好——我是。鞠躬，阿龍。」

塞拉斯，「再會罷，我很感謝你」，給道麗打開了門，等她走了之後不能不感覺得是如釋重負，因為現在可以織布了，可以安然的呻吟。她以她的簡單的人生觀及人生的樂趣來鼓舞他，但是對於他，這只像是把他所想像不及的一些莫明其妙的事說了一大套罷了。愛和信仰的泉源還沒有打開，他的靈魂還依舊像一條消瘦的小河，不過稍有一點不同，沙士的小溝現在堵塞住了，河水在黑暗的阻礙中間亂流亂轉。

所以雖然梅西先生和道麗溫茲羅帕竭誠勸說，塞拉斯仍然在沉寂中度過了她的聖誕日，中心慘怛的吃了肉，雖然這肉也是隣人的餽贈。早晨他望見外面的黑霜似乎是殘酷的侵蝕着所有的草葉，半凝冰的紅水池在冽風下抖顫；但是到晚上降了雪，把那荒涼的景緻都遮蓋起來了，

把他關在屋裏獨自悲苦。在漫漫的夜晚，他在被劫過的家裏坐着，也無心去關窗鎖門，只是兩手抱頭呻吟着，等到後來寒冷侵到身上，他纔知道火已經灰色了。

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曉得他自己即是從前的那個塞拉斯馬南，當初是曾經愛過他的隣人，信任過冥冥中的主宰。但是他自己都感覺到過去的經驗變得黯澹了。

但是拉維羅村的鐘聲快樂的響着，禮拜堂裏擠滿的人比一年中任何時候為多，在飽滿的深綠色樹枝中間擠滿了紅色的臉，——臉上表示着已吃過有烤麵包和麥酒的一頓豐美的早餐，預備着參加較長的禮拜。那些綠枝，除了在聖誕節永遠聽不到的聖詩讚歌，以及「阿塔那舍斯信條」。（這和其他信條不同處，是在於較長並且格外的有用處，因為是在極難得的機會纔宣讀的）——顯出一種歡樂氣象，成人和小孩都覺得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活，好像是天上地下都已經為他們做出了偉大神祕的事，他們前來分享似的。隨後一羣紅臉的人在嚴霜中走回家去，覺得這一天的工夫可以隨便吃喝作樂，可以利用這合於耶穌教的自由而不必胆怯。

那天紳士卡司家裏的宴會，沒人提起丹塞；沒人以為他不在場或在外過久是一件憾事。醫生和他的妻，金伯爾姑父姑母是在那裏，每年聖誕例有的談話照舊毫無遺漏的進行着，金伯爾先生談起三十年前他在倫敦做醫科學生的經驗，和當時採集的一些驚人的醫界軼事，纔算是到了談話的最高峯。隨後就是葉子戲，金伯爾姑母照例是打不出牌，金伯爾姑父總是發脾氣，因為第十三張牌的勝利若是不落在他那一邊，他便不能了解，除非是大家輪流勝利一次，然後他

纔能了解這遊戲是建設在公正的原則上的，——同時強烈的酒料蒸發的氣味在陪着菓子歌進行。

但是聖誕節宴會，純粹是家宴的性質，所以算不得是紅屋的最熱鬧的慶祝。新年除夕的大跳舞會纔能表示出卡司紳士的慷慨好客的光榮，在頂古遠的時候，他的祖先便是照例這樣的。拉維羅和塔列所有的社會人士，無論是爲遠道隔阻的故舊，或因逃贖而生誤會的冷落勳勳友，或偶然屈尊結識的新交，全都藉了這個機會大家見面，互相道候。美貌的女郎們也藉了這個機會騎了女鞍起來，先期把她們的領帽匣送來，預備下比她們的晚服還要多衣裳；因爲這次宴會不是一晚上就散的，小城的宴會纔是那樣，所有的食品一齊放在桌上，甚至留宿住宿的被褥都不夠用。紅屋則不然，囤積的食物之多，好像是準備被圍一般；至於鋪在地板上做床鋪的羊毛褥墊，當然是很多的，因爲這樣的人家自己宰鵝就有好幾代之久了。

高佛來卡司盼望着除夕的來臨，很蠢笨的焦急的盼望着，使得他半聾了，聽不到他的這家的伴侶「煩惱」的呼聲。

「煩惱」向他說，『丹塞快回來了；事情一定要爆發，你怎樣賄通他不洩露呢？』

高佛來說，『也許除夕以前他不會回來的，那麼我就可以坐在南西身傍，和她跳舞，她縱然不願意她也得好好的看我一眼。』

「煩惱」又提高了聲說，『但是有人要逼錢呢？這筆錢你怎樣去弄，假如不賣掉母親留下

的鑽石針？假如你弄不到錢——？」

「也許發生點什麼事使得情形緩和些。無論如何，我眼前有一件快活事。——南西就要來了。」

「那固然不錯，假如你的父親把事弄僵，使你不能娶她——而同時又要你說出理由來呢？」

「閉嘴罷，別麻煩我。我現在就能看見南西的眼睛，她的眼睛也正望着我，我的手裏已經摸着她的手了。」

但是「煩惱」還講下去，雖然聖誕節的人聲嘈雜，並且有多量的酒，也止不住他的說話。

第十一章

有些女人，我承認，坐在馬背的輕鞍上，穿着黃色的斗蓬，戴着黃獺皮的帽子，帽頂像一隻小鍋，是不見得怎樣漂亮；因為那斗蓬像是一件車夫的外套，爲了布料太少的原故，只能做成一件小小的斗蓬，身段不美觀的人並不能穿了斗蓬便遮得往醜點，況且黃色也不能反襯黃臉怎樣好看。但是南西拉米特小姐，這樣的打扮，坐在她的高大挺直的父親身後鞍上，一隻胳膊抱着他，焦慮的瞪着眼望着道賓的蹄子淌在覆雪的泥潭裏，踢濺起很可怕的泥水，——她那神情却是非常的媚！畫師若是給她畫像，恐怕也願意選她這種不矜持時的姿態；她來到紅屋的門口，看見高佛來在那裏預備抱她下馬，她的臉便漲紅到最高點，在週身黃色的服飾中反襯出來。她願意她的姊姊普利西拉也坐在僕人背後趕來纔好，因爲那樣她就可以設法使高佛來先生先去攙扶普利西拉下馬，同時她也可以勸她父親到石磴旁下馬，而不要在門口停住了。假如你抱定了決心告訴一個男人，無論他如何熱心，你決計不嫁他，而他依舊的來獻殷勤，那是一件很苦痛的事：假如他是誠懇的，那麼爲什麼又不永遠的表示殷勤，何必像高佛來先生那樣的古怪，有時候做出不想和她說話的樣子，許多星期也不理她，猛然間，幾乎又是調情求愛呢？況且，那是很明顯的，他對她並沒有真的愛，否則他不會讓人家議論他那些話。莫非他以爲南西

拉米特小姐肯姆給一個品行不端的人，什麼紳士不紳士的？她所看慣了的父親便不是這樣的一個人，有時因為事情做得慢了一點，他的脾氣有些暴躁，但他的品行却是鄉間最端正的。

自從南西拉米特第一眼看到高佛來立在門口以至她到了門口的時候，這些念頭按照習慣的次序衝上她的心頭。幸虧紳士也走出來了，大聲的歡迎她的父親，就在這一片嘈雜的聲中，高佛來兩隻強的胳膊把她從鞍上抱了下來，覺得她是異常的嬌小，她雖然感覺羞赧，並且在禮貌上也不過到，但是雜亂中也沒有被人發見。現任有理由立刻進屋裏去，因為雪又落了，威嚇着給尚在途中的客人一段不愉快的道路。屋裏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因為午後的時候已經晚了，遠道的女人們沒有工夫打扮服飾來參加跳舞前鼓興的那頓晚餐。

南西小姐進屋的時候，屋裏有一片雜亂的聲音，參加上廚房中提琴開始彈奏的聲音；但是拉米特一家人是貴客，大家都盼着他們來，由窗口已望了半晌，金伯爾夫人在紅屋有這樣大典的時候總是替主人照待客的，所以便走到大廳裏來接南西引她上樓。金伯爾夫人是紳士的妹妹，醫生的夫人，——她有雙重的威嚴，而她的腰粗也成正比例；所以上一趟樓對於她是吃力的，南西小姐請求自己上樓到藍色室去找她今早送來寄存的領帽盒，她也就不反對。

沒有一間寢室沒有女人在互相問候，並且梳裝進行到各種的階段，地板上鋪了許多床位，屋裏顯着窄了；南西小姐走進藍色室的時候，她向六位女人請安。在一邊，有從利色來來的酒商女兒格恩姊妹那樣重要的角色，打扮得非常入時，頂緊的襯衫，頂短的上衣，舊牧場的拉縲布

魯克小姐凝視着她們，於羞愧中帶着衷心慚怍。拉德布魯克小姐生怕格恩小姐竊笑她寬大，同時她又覺得可惜，假如她在格恩的地位，看見別人打扮得太不入時，是一定要的，而格恩小姐卻沒有那樣的表示。在另一邊，立着拉德布魯克太太，戴着紫帽和假髮，拿着頭巾，溫和的微笑着，轉着安向另外一個在同樣情形下的女人說：「你先請罷，夫人」，因為那個女人正在很客氣的讓她先用鏡子。

南西剛請完了安，一個年長的女人走向前來，她的完全白色的洋紗頭巾和壓在她的灰光的頭髮上的有頸帶的帽子，很顯明的反襯着別人頭上的蓬鬆的黃顏色和頂上打結的小帽。她很謹慎的走到南西小姐面前，用慢而銳的和藹的聲調說：

「甥女，我希望你是很健康。」南西小姐恭敬的吻了她舅母的臉，以同樣溫和的態度回答說，「我很好，謝謝你，舅母；我希望你也是一樣的。」

「謝謝你，甥女，我現在身體倒還好。我的姨夫好嗎？」

這樣的寒暄語一直講下去，等到雙方都仔細互相知道拉米特一家的人都好，奧斯古德一家人也都好；並且甥女普利西拉不久就到，並且在雪中騎馬是很不舒服的，雖然有外套保護着。隨後南西正式和她的舅母的客人兩位格恩會見，這兩位小姐的母親是認識她們的母親的，現在是第一次到這鄉間來；看見偏僻的鄉間居然有這樣美麗的面貌和身段，她們很是吃驚，懷疑着她把外套脫下去的時候裏面穿什麼樣的衣服。南西小姐的心思一向是穩重不偏，這在她的

舉止上就可以看得出，她心裏暗想，這兩位格恩並不好看，假如她們的肩膀果然是美麗，那還可以說她們那種打扮是由於虛榮，但是又不美，所以她們露出頸部一定不是賣弄風騷的原故，大概是不得不如此打扮，與廉恥的道理也許是不衝突的罷。她一面打開她的盒子，一面想舅母奧斯古德一定也和她的意見是一致的，因為南西的思想和她舅母非常的相像，人人都覺得奇怪，因為她們的親戚關係是在奧斯古德先生那一方面。她們見面時候雖然是很客氣的，但是舅母甥女之間却有誠摯的愛和互相的敬。南西小姐曾拒絕表哥吉爾勃與斯古德的求婚，（唯一的理由即是因為他是她的表哥），使得她的舅母大為傷心，但是無論誰是吉爾勃的將來的妻，舅母對南西的熱心毫未冷淡，仍是決定把她家傳的幾樣首飾給南西。

有三位女客很快的走出了，但是兩位格恩小姐却很高興，因為奧斯古德夫人想陪着她的甥女，她們也可藉這機會看着這位鄉村美人如何打扮。一打開盒子，什麼都帶着「拉凡達」和玫瑰葉的香味，最後在她的白頸子上掛上一串紅珊瑚的鍊圈，看着真是有趣極了。凡是屬於南西小姐的東西，無不漂亮標致；不該有褶的地方絕對沒有一個褶，沒有一塊白蘆紗不表現出白色的功用；就是針墊上的針，都有次序的排列着，不容有絲毫紊亂；至於她自己身體，像一隻小鳥一般，無一處不俊俏。她的淡黃色的頭髮固然是像男人一般的從後面剪短，前面的無數的髮髮離臉很遠，但是無論怎樣的梳裝，南西小姐的臉和頸子總是顯得很美的；她打扮完了之後，穿得是一件銀灰色斜紋綢的衣服，有花邊的胸兜，戴着珊瑚頂圈，珊瑚耳環，格恩小姐竟找不出

一點可批評的地方。除了她那兩隻手，帶着製牛油軋乳餅和其他更粗的工作的痕跡。但是南西小姐並不覺得慚愧，一面穿衣服，一面講給她的舅母聽，她和普利西拉昨天就把領帽盒收拾了，因為今天早晨要到廚房烤點心，既然要離開家，所以不能先期多做些肉餅；她說完了這一段賢明的話，又轉向兩位格恩小姐表示沒有請她們加入談話希望不要見怪。兩位格恩小姐僵硬的微笑，心想怪可惜的，這樣鄉下的闊人家能買得起這樣好的服裝（南西小姐的花邊綢子的確是很值錢），而竟毫無教育，粗陋至此！她把 *meat* 讀做了 *mate*，把 *Perhaps* 讀做了 *appen*，把 *horse* 讀做了 *oss*，這對於住在利色來上等社會裏的小姐們，當然是極可驚的，因為她們即是在家裏私下談話也不過是把 *Home* 讀做 *oio* 的，並且只在合適的時候纔用 *appen* 這個字。南西小姐的確沒進過比台德曼夫人私塾更高的學校；她所知道的文學作品也不過是她的刺繡樣本上羊與牧羊人底下的那幾行韻語；在算賬的時候遇到減法，她便要從一堆金幣中一個一個的拿出來，纔能算得清楚。在現今無論那一個女僕大概都比南西的智識多些；但是她却有一個富貴的女人所應有的主要的特點，——極端的誠實，做事得體，對人恭敬，個人習慣也很斯文（假如多讀過書的小姐們以為她雖有這些特點還不足證明她的感情是和她們的一般無異，我可以再指出一點來，她有一點驕傲，並且嚴厲，她的感情對於一個無根據的意見就像對於一個錯誤的情人一樣的能持久不變。

在扣珊瑚頂圈的時候，大家很焦急的盼着姊姊普利西拉，現在這位喜氣洋洋的小姐居然來

到了，因為冷濕，所以臉色是紅漲的。問候寒暄過後，她走向南西從頭至腳的打量，又把她的身子轉過去看她後面是否一般的整齊。

「你覺得這些衣服怎樣，奧斯古德舅母？」普利西拉說，南西幫助給她脫衣服。

「很美的，甥女」，奧斯古德夫人格外客氣一些的說。她一向以為甥女普利西拉太粗鹵。

「你知道罷，我一定要和南西穿一樣的衣服，雖然我比她年長五歲，便得我顯得難看；因為她什麼也不肯穿，除非我和她穿一樣的，她是要我們穿起來像姊妹。我告訴她說了，外人將以為是我的弱點，妄想着你穿着好看的衣服，我穿着便也好看。我是醜，——這不必否認；我像父親一家的人。但是，哼，我不介意，你介意嗎？」說到這裏她轉向兩位格恩小姐，刺刺不休的講下去，太喜歡講話引人注意，反倒使得大家不賞識她的直爽。「長得美的人可以做捕蠅器用——她們可以把男人吸引去不來擾亂我們。我不喜歡男人，格恩小姐——我不知你以為怎樣。從早到晚的擔心着不知男人對你如何，男人不在眼前的時候你又坐立不安的不曉得他們是在幹什麼，我曾告訴南西，這簡直是胡鬧，女人本用不着受這份兒罪，假如她有一個好的父親一個好的家；讓那些沒有財產不能自立的女人擔那樣的心罷。我常說，自由自在先生纔是最好的一個丈夫，我只願服從他，你一向闊綽慣了，什麼都是大規模的，一旦跑到別人家裏去獨自坐着敲一塊額肉或骨節肉，我知道那是不舒服的；謝謝上帝，我的父親是個硬朗的人，還可以活得很久，假如你家裏火爐角上還有個老人，他雖然孩氣也不礙事，——這樣的家庭不必平白的嚇

粹。」

把窄瘦的衣服套到頭上去而不要擾亂了光滑的捲髮，是一件很要小心的工作，使得普利西拉小姐不能不停止她的關於人生的大議論，奧斯古德夫人抓住這個機會站起來說：

「甥女，你跟着我們下來罷。格恩小姐們想要下樓去了。」

「姊姊，南西在沒有旁人的時候說，『你一定得罪了那兩位格恩小姐。』

普利西拉驚訝的說，『我做了什麼錯事，孩子？』

「你問她們介意自己醜不介意——你太鹵莽了。」

「啊，我說來的嗎？這是自己冒出來的一句；幸虧我還沒有多說什麼，我和不愛聽實話的在一起是大不合適的。但是，講到醜，你看看我，孩子，穿着這樣銀色的綢衣——我老早告訴過你——反襯出臉黃得像一朵水仙花。恐怕人人都要說你是要把我打扮成一個稻草人。」

「普利西拉，你別這樣說。如其你喜歡另外一件衣服，那麼我們就別穿這件綢的。我願意由你挑，你知道我願意的。」南西急着辯白說。

「胡說，孩子！你自己明白，你是看中了這一件，並且有理由的，你的皮膚像奶一樣的白。你要肯穿適合我的皮膚的衣服，那就好了。我挑剔的是你的那種念頭，爲什麼要我一定和你穿得一樣。我總是由你擺佈，——你一向如此，自從你開始走路的時候就如此。你若是想走一塊田地那樣遠，也得由你走；沒人捨得管教你，因爲你總是天真爛漫的像一朵雛菊似的。」

「普利西拉」，南西輕聲的說，把一串和她自己的一樣的珊瑚鍊套在普利西拉的頸子上，那頸子可是和她自己的大不相同，「凡是合理的事，我總願讓步的，但是姊妹不穿一樣的衣服，什麼人該穿呢？你願意我們走出去讓人瞧着不像一家人嗎——尤其是我們沒有母親，也沒有別的姊妹？我願意做對的事，我就是穿一件染了乳餅色的衣服也可以。我願意讓你挑，你喜歡什麼我穿什麼。」

「你又來了！和你從禮拜六晚談起到禮拜六早，你還是固執你的意見。看看你將來制伏你的丈夫，而從不提高你的聲音到壺沸聲以上，那纔有趣哩。我就願意看男人被制伏！」

「別這樣說，普利西拉」，南西紅着臉說。「你知道我是永遠不想出嫁的。」

「啊，你別瞎說了！」普利西拉說，整理脫下的衣服，關起她的領帽盒。「只爲了些男人的品行不大好，你便打定主意不出嫁，等將來父親死了之後，要我招誰誰呢？我真不以你爲然——抱定了一個壞蛋，便以爲世界上沒有新鮮的蛋。兩姊妹有一個做老姑娘，很夠了；我應該獨身的，因爲上帝要我獨身。算了，我們下去罷。我是像一個稻草人一般都打扮好了；再把耳環帶上，就不缺什麼嚇鳥鴉的東西了。」

兩位拉米特小姐走進客廳，不知道她們兩個的性情的人，一定要以爲方肩蓋陋的普利西拉穿的衣服和她美麗的妹妹一模一樣的緣故，不是這一個有謬誤的虛榮心，便是那一個用惡意的計策好反襯出她自己的美來，這二者必居其一。但是普利西拉的忠厚樂觀，以及她的常識，可

以很快的消除了前一項的猜疑；南西的言談舉止又非常謙遜恬靜，亦表示出她的心裏決不是設計多端的。

木壁客廳中主要的飯桌還保留着上座給拉米特小姐們，現在屋裏裝璜着美麗的冬青，松葉，和園中叢草編製的花圈，顯出一種新鮮愉快的氣象；南西小姐看見高佛來卡司過來引她坐在克拉坎造爾帕和他自己中間的一個座位，普利西拉被請到對面她的父親和紳士中間坐下，南西覺得內心一陣抖顫，這是堅強的意志所不能防止的。南西所拋棄的情人是本區的首富，家裏有這樣可敬的特殊客廳，在她經驗中這是極點的富麗堂皇了，將來她本可以到這客廳裏來做主婦的，還可被稱做「卡司太太」，紳士的夫人，——這一點當然不能不使南西另眼看待的。這種情形由她親眼看來足以使她內心格外緊張，也使她更加堅決，頂炫耀的尊榮不能引誘她嫁一個沒有品行的男人，但是「既愛了，便永遠愛」這句格言又是一個純潔真實的女人所該遵守的，並且她爲了高佛來卡司寶藏的乾萎了的花，要永遠的保藏着，絕對不能爲另外什麼男人而加以破毀。在很難堪的情境之下，南西居然能對她自己守着信義。她接受了克拉坎造爾帕先生旁邊的座位的時候，臉上一紅，算是微微洩露了她的心思；她的舉止是天生的落落大方，兩片嘴唇靜靜的閉在一起，所以她很難露出驚惶的神情。

牧師看見了婦人的赧顏是輕易不肯放過而不加以相當的讚美的。他並沒有貴族的神氣，只是一個笑眼小臉灰髮的人，渾身最令人注意的是一個多褶大白領巾，支着他的下顎，使得他說

誰時都有一種特別的神氣；所以要想像他的和藹的態度，而不聯想起他的領巾，那是極費事甚至危險的嘗試。

「哈，南西小姐，」他說，在他的領巾裏轉動他的頭，向她快樂的微笑着，「誰要說這是嚴冬，我將告訴他們我在除夕看見開了一朵玫瑰——喂，高佛來，你以為如何？」

高佛來不回答，很顯著的躲著不看南西；因為，在舊式的拉維羅社會裏這種對人的恭維話是算很合體的，但是虔敬的愛情自有一種禮貌，受過多一點教育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但是看着高佛來如此遲鈍，却有點忍耐不住了。現在天漸晚了，紳士的興致比在早餐時高得多，覺得很高興的盡着他的祖傳的義務要大聲的歡笑，要懇懇的款待，大銀鼻煙盒不時的輪流着獻給所有的隣人，無論他們拒絕了多少回數。現在，紳士纔向各家的家長表示歡迎；夜晚愈晏，他的款待客人的精神愈旺，到後來他拍着年青人們的肩，表示特別喜歡他們的來臨，心想這些人一定終身的快活，因為他們生在這個教區裏，而這教區裏有像卡司紳士這樣慷慨的人來請他們宴會並且問候他們。在這快樂的心境剛在初步的時候，他爲了彌補他的兒子的缺憾，便替他開口說新了。

「是啊，是啊，」他說着，把鼻煙盒遞給拉米特先生，拉米特領首搖手做第二次的拒絕，「今晚在這白的客廳裏看到柵寄生的葉子，我們老年人都想變年青了。這三十年來大半的事情都退化了——自從老皇帝病了後全國都衰落了。但是我看到了南西小姐，我以為小姑娘們還是

依舊的漂亮；我真想不起誰能配得上，她雖然在我年紀青自以為我的髮辮很好看的時候，我也不配。對不住，太太，他向坐在身傍的克拉坎造爾帕夫人欠身說，『你像南西小姐這樣年青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你哩。』

克拉坎造爾帕夫人——是一個短小眯眼的女人，不斷的鼓弄着她的花邊，緞條，和金鍊，轉過頭去做出忍耐的聲音，很像是一隻南美洲的大豬拱着鼻子到處的呻吟自語——現在擠擠眼睛向着紳士驚皇失措的說，『啊沒——沒有什麼應對不住。』

紳士對於南西的這一段有力的恭維，除了高佛來以外，別人也都覺得是頗有外交的意味；她的父親以滿足莊嚴的態度隔着桌子望着她的時候，把腰格外的挺直了一些。這個莊重嚴肅的老頭子一點也不減少他的威嚴，決不爲了他家將和紳士家聯親這個念頭而露出絲毫得意忘形的樣子；他的女兒能得到這樣的榮耀，他當然是很滿足，但是還有許多地方要改變過，他纔能允許。他的瘦而健康的身體，莊重的遺貌，好像是從來沒有因爲放縱而赭紅過，不但和紳士正相反，和普通拉雜的農人也大不相同，恰合他自己那句喜愛的格言，『配種比飼養要緊。』

『南西小姐非常像她的母親；是不是，金伯爾？』金伯爾夫人回轉頭向她的丈夫說。

金伯爾醫博士（從前鄉下的藥師沒有文憑也可得這個稱呼）是個瘦小活潑的人，手插在袋裏，在屋裏飛來飛去，因爲用藥沒有偏執，所以女性的病人很歡喜他，到處歡迎他是一個祖傳的醫生，——他不是那種可憐的醫師，到異鄉去謀生，所有的收入還養不活唯一的一匹馬，他

是有錢的人，像頂闊的病人家一樣能有豐盛的饌食。在很古的時代，拉維羅的醫生便是一個金伯爾；金伯爾變成一個醫生的姓了，現在的金伯爾是沒有兒子的，這件悲慘的事實很難令人想像到，將來終有一天這份事業要傳給一個不相干的姓泰來的或姓約翰孫的人。假如到了那個地步，拉維羅的聰明些的人恐怕要照顧弗利頓的伯里克醫生，——比較的不駭人聽聞。

「你是和我說話嗎，我的愛人？」這位確實的醫生說着跑到他的妻的身傍；好像是預料到她喘不過氣再重說一遍，所以他又立刻的講下去，「哈，普利西拉小姐，我一看見你又想起那特美的豬肉餅的味兒來。我希望那一批還沒有吃完。」

「真是快吃完了，醫生」，普利西拉說：「不過我敢說下一批還是一樣的好。我做的豬肉餅好吃並不是碰運氣的。」

「不像你治病一樣，喂，金伯爾！——是因為病人忘了吃你的藥纔好的罷，喂？」紳士說，他對於醫生和藥的態度恰似許多忠實教友對於教堂牧師一般，——在健康的時候偶然對他們開頑笑，有病的時候又焦急的求治。他用手敲着他的鼻煙盒，四面望着得意的一笑。

「她有敏捷的口才，我的朋友普利西拉」，醫生說，故意的把那句俏皮話算是做一個女人說的，不肯讓他的內兄佔這一點便宜。「她留着胡椒粉灑在她的話裏；所以她的肉餅總不致胡椒粉太多。你看我的妻，她從來沒有一句話在舌尖上；但是假如我要得罪了她，第二天她就會用黑胡椒刺傷我的喉嚨，或是用青菜讓我得疝腸。真報復得厲害。」活潑的醫生說到這裏做一

個可憐的鬼麼。

「你聽說這樣的事嗎？」金伯爾夫人很高興的露出鑲下巴向克拉達爾夫人笑着說，克拉達爾夫人眯着眼點頭，想微笑一下，但是一陣的局促支吾，沒有能出來。

「你們行醫的時候，若是和病人有仇，大概就是這樣報復罷，金伯爾。」牧師說。

金伯爾說，「我們對病人從來沒有仇，除非是他們不請我們治病；但是那樣一來，我們也沒有機會再給他們開藥方了。哈，南西小姐」，他說着又回到南西旁邊，「你別忘了你的允諾呀！你要保留一次跳舞給我，你知道罷。」

「算了罷，金伯爾，你別太熱心了」，紳士說。「給年青人留點機會。我的兒子高佛來會要和你打一架，假如你和南西小姐去跳。他已經約定和她跳第一次，我敢說一定是的。喂，你說是不是呀？」他身子往後一仰，望着高佛來說。「你沒有和南西小姐約定跳第一次嗎？」

高佛來看着他父親有意的堅持着要給他和南西捏合，已經心裏覺得苦痛極了，生怕他父親按照往常款客的舊例到了飯前飯後敬酒的時候，不知要惹出什麼是非，無可奈何的只得故做鎮靜的向着南西說：

「沒有；我還沒有求她，我希望她能答應我——假如沒有別人搶在我的前面。」

「我還沒有約會」，南西穩重的說，雖然紅了臉。（假如高佛來以為她肯和他跳舞便算是有希望，他不久就要失望；不過她是用不着不客氣罷了。）

『那麼我希望你不反對和我跳舞』，高佛來說，漸漸覺得這種佈置沒有什麼不安之感了。

『不，不反對』南西冷淡的說。

『啊，你運氣好哇，高佛來』；金伯爾姑父說；『你是我的教子，所以我不妨礙你。否則，我也不算怎樣的老，是不是，我的愛？』他又溜到他的妻的身傍說。『你死了之後我再要個二房，你不介意罷——我先哭你一頓還不成嗎？』

『來喝碗茶閉住嘴罷』，好脾氣的金伯爾夫人說，覺得很得意，有這樣的一個丈夫，大家一定是認爲很聰明很有趣。假如他在打牌的時候不愛發怒，就更好了！

老年人這樣的以談諧增加晚飯的興趣，遠處的琴聲却越來越近，使得年青人都彼此對望着，不耐煩的盼望着晚飯早些終了。

『嘿，一定是梭羅門在門廳裏』，紳士說，『彈着我最愛的那調子，我想是的，——黃髮耕僮——我們沒有急着要聽他奏樂，他一定是向我們暗示催促呢。鮑伯，』他喊着站在門口的他的第三個長腿的兒子，『打開門，叫梭羅門進來。讓他到這裏給我們表演一段。』

鮑伯服從了，梭羅門走了進來，一面走着一面還拉着琴，因爲他不肯半途打斷他的曲子。

『來，梭羅門』，紳士高聲的倨傲的說。『到這來，我的人。啊，我早知道是黃髮耕僮；沒有再比這更好的調子了。』

梭羅門梅西是個短小精悍的老頭子，一把豐富的白頭髮長到肩頭，走到了指定的地點，

面拉着琴一面恭恭敬敬的鞠躬，好像是說他很恭敬在座諸位，但是更恭敬琴上的音階。他重彈一遍放下了琴之後，又向紳士牧師鞠躬，說道，『我希望你們兩位健康，長壽，並新年愉快。我也同樣的祝賀你，拉米特先生；還有各位先生們，太太們，小姐們，我都拜賀了。』

梭羅門聽到最後一句時，向各方面鞠躬，怕得是有失禮的地方。隨後他又奏起樂來，那調子是特別為拉米特先生而奏的。

『謝謝你，梭羅門，謝謝你』，等琴聲住了拉米特先生說。『這是隔山遠處。我和我父親每次聽到這調子的時候，我的父親總是和我說，『啊，孩子，我是從隔山遠處來的』。有許多調子我都不能十分了解；但是這調子我聽起來就像是一隻黑鳥叫一般的入耳。我想這是曲名的關係；一隻曲調的標題是很重要的。』

但是梭羅門已經等不及想又彈奏了，於是立刻興奮的彈了一曲科佛來的羅傑爵士，這時節只聽得一片把椅子往後推的聲音和一陣笑着說話聲。

『喂喂，梭羅門，我們知道你是什麼用意』，紳士立起來說。『該開始跳舞了，是不是？你領路，我們全跟了你來。』

於是梭羅門把他的白頭歪在一邊，抖起精神彈着琴，領導着一隊歡天喜地的人走進了白客廳，屋裏掛着糊寄生的枝子，許多支蠟燭照耀得很亮，在結了果的冬青枝間閃爍，反射在白木壁上鑲着的舊式橢圓鏡裏。好古怪的一隊人！老梭羅門穿着破舊的衣服，披着白的長頭髮，好

像用琴上的麗樂引誘着一隊的好人——引誘着戴頭巾式帽子的謹慎的老太婆，克拉坎造爾帕夫人也在內，她的帽上的直立的一根羽毛的頂剛剛和紳士的肩頭一樣平——引誘着美貌的姑娘們，洋洋自得的穿着頂短的上衣，裙子前面沒有一點縐褶——引誘着穿各色大背心的魁梧的大男人，還有紅臉的兒子們，大半是羞怯的，穿着短褲子，長衣襟。

梅西先生和幾個其他的鄉人特准可以參觀這樣的大典，他們早已坐在靠門口的長凳上了；看着一對一對的跳舞起來，紳士和克拉坎造爾帕一對，和牧師與奧斯古德夫人又交着手，他們不勝的豔羨之至。這是應有的盛舉，——人人都看慣了的盛舉——好像拉維羅的古禮古俗都靠了這個大典而復興了。老年中年的人，在坐下打牌之前先來一點跳舞，這算不得是在妄的輕佻，而是他們的社交的義務的一部分。他們所謂的社交，也不過是在相當的時候歡樂一場，以相當的頻數互相訪問互贈家禽，以穩妥的濫調互相問候，互相說幾句陳腐的頑笑話，為款待客人起見逼着客人格外多吃多喝，為表示你高興起見在隣人家裏你也格外的多吃多喝，——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什麼社交呢？在盡這些社交義務的時候，牧師自然是個榜樣。若沒有特殊的啓示，拉維羅的人不能知道牧師該是一個蒼白臉的莊嚴的紀念物，而不該是一個普通的人，其唯一的威權只是禱告，宣講，行洗禮，結婚，埋葬，而同時還有把埋你的地賣給你的權利，以及用物品折抵佃租的權利；講到佃租這一層，一般人很抱怨，不過還沒有到反宗教的程度——其意義之嚴重也不過是像怨恨天雨，決不帶忤逆上天的意味，只是希望該禱告天晴罷了。

所以牧師跳舞是和紳士跳舞一樣的合理，沒有分人反對的理由；而同時梅西先生也沒有理由爲了職務上的敬意而不批評牧師的舉動，因爲一般苛刻的人對於他們的普通的隣人的行徑也必定有同樣的批評。

「紳士那樣的上了年紀，却很活潑哩」，梅西先生說，「他頗是的步數很好。講姿勢誰也不如拉米特先生；你們看，他的頭像兵似的直，不像一般的老年人那樣軟——他們大半是太胖——他的腿多俏。牧師也很敏活，但是他的腿不靈；近下半截太粗了，兩個膝蓋其實再離得近些也不致受傷，——不過這已經難爲他了。雖然他沒有像紳士那樣莊嚴的搖手的姿勢。」

「講到敏活，看看奧斯古德夫人」，班溫茲羅帕說，兩膝夾着他的兒阿龍：「她用小碎步向前移動，誰也看不出她是怎樣走的；好像腳底下有輪子似的。她的樣子比去年一天也不見老；現在她是最美的婦人，第二個美人在那裏我不管。」

「我不管女人是怎樣做的」，梅西先生輕蔑的說。「她們不穿袍子也不穿緊褲；你看不出她們的身裁。」

「爸爸」，阿龍叫，兩隻腳忙着在地上隨着音節敲，「那一根大雞毛怎麼插在克拉坎造爾帕夫人的腦袋上了？是不是腦袋上有一個小洞，像我的毬子似的？」

「嘶！孩子，別亂說；這是太太們的一種裝飾」，父親說，但是又低聲的向梅西先生說，

「這使她的樣子確實有點滑稽，——有一點像一隻短頸的瓶子上插了一根長鵝翎。嘿，紳士少爺和南西小姐成對跳舞了！這真是一位姑娘！——像一團粉紅雪白的花球——誰也想不到天下有這樣美的人。我毫不疑慮她終有一天做卡司太太，——誰也不能比她再合格，他們真是天生的一對。我敢和你賭一辨士，你挑不出高佛來少爺的身體有什麼缺陷。」

梅西先生撇起嘴，把頭更歪向一邊，一面看着高佛來跳舞，一面翹起大拇指很快的動着。最後他把他的意見聚集起來。

「下半截很好，肩膀頭太圓了。他穿的衣服是弗利頓成衣匠做的，花了雙倍的價錢，樣子還不好。」

「啊，梅西先生，你和我真是兩種人」，班溫茲羅帕聽他吹毛求疵微有一點怒意。「我若有一壺好酒，我就願意吞下去，肚子裏面受用，我不願看着嗅着挑釀製的錯。我請你舉出一個比高佛來少爺四肢更美的人——更容易一拳打倒你的，或是在作樂的時候露出更愉快的樣子的。」

「咄！——梅西先生被激得更嚴厲了，「他還有沒有長成呢，有點像沒有烤熟的肉餅。頭腦大概有點愚蠢，否則他為什麼陷在近來失蹤的丹塞的掌握裏由着他擺佈，讓他把鄉間最好的一匹獵馬也弄死了？並且，有時候他追逐著南西，有時候又離得遠遠的，好像嗅熟粥似的，又想吃又怕燙。我要是求婚，我不是這樣幹法。」

「也許南西小姐要拿架子，而你的姑娘却不呢。」班說。

「我不能說她沒架子，」梅西先生嚴重的說。「但是我留心，在她肯答應的時候，我纔敢出口，所以很快的成功。我不輕易開口，我不像狗似的向蒼蠅也開口，等到沒東西吃的時候連蒼蠅也咬。」

「我想南西小姐也要心回意轉的，」班說，「因為今晚高佛來少爺不十分頹喪的樣子。我看見他要引她去坐下，因為他們跳舞快要完了；那有點像是求戀罷。」

高佛來和南西要離開舞場的緣故是不像班所想像的那樣溫柔。兩人緊攬着的時候南西的衣裳上發生了小小的意外的裂破，因為她的衣服在前面不過是剛好露出了她的潔白的腿腕，但是後面却是很長，被紳士的沉重的脚步給踐住了，於是腰身上扯斷了許多皺線，普利西拉很替她着急，南西自己也很焦燥。一個人的思想固然可以沉溺在愛情的鬥爭裏，但是在體上發生了變動的時候却不至於麻木不覺。南西勉強把一節跳舞完畢之後，立刻就緋紅了臉和高佛來說，她要坐下等着普利西拉；因為姊妹倆個已經小聲的談過，並且會意的注視過了。若不是這樣緊急的變故，她也絕不肯給高佛來這個獨陪她坐的機會。至于高佛來，他和南西同舞了這一回很長的速舞，已經神志迷蕩，快活得忘形了，他看她侷促的樣子便格外的大膽，不得她的允許就引她到接連着一間安放牌桌的小客廳裏。

「啊，不，謝謝你，」南西看出了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便冷淡的說，「不到那裏去。我在這

樂普利西拉罷。我這樣的麻煩，使你也不得跳舞，真是對不住。」

「不是，你一個人在這裏稍爲舒服一些，乖覺的高佛來說；『我讓你一人在這裏等着你的姊妹。』他用冷淡的聲調說。」

這提議正中南西的心思；那麼高佛來提議，她又爲什麼有點惱呢？他們走進屋裏，南西挑了一個頂險阻不容易接近的一個位置靠在一張牌桌旁邊坐下。

「謝謝你，」她立刻說。『我可以不再麻煩你了。你有這樣運氣壞的舞伴，抱歉得很。』高佛來站在她身傍毫無要走的意思，說，『你爲了和我跳舞而抱歉，你未免太苛刻了。』「啊，不，我並沒有苛刻的意思，」南西說，樣子非常的美而莊嚴。『男子們的娛樂多得，一次跳舞也許不關緊要。』

「你知道這是不真的。你知道我和你跳舞一次比全世界的娛樂合在一起還要緊。」

高佛來許久許久不會說這樣直率的話了，南西大吃一驚。但是她生成的端重，夙來不喜歡感情的顯露，所以依然鎮靜的坐着，只是以更堅決的聲音說：

「我真不知道是這樣，高佛來先生，我有很好的理由不做如此想。假如真是這樣，我不愛聽。」

「你永遠不肯饒恕我了麼，南西，——無論如何，你也不再待我好了嗎——你永遠不想想現在可以補救過去嗎？我變做一個好人，你所不歡喜的我完全杜絕，這還不成嗎？」

高佛來也有一半的自覺這次忽然能和南西私談的機會使得他不由自主了，但是他的舌頭已經受了盲目的情感的支配。南西却是被高佛來的話裏所暗示的可能性給激動了，但是這種情感的壓迫，使她感覺有抵禦不住的危險，因而引起了她所有的自主力。

「無論誰要是改邪歸正，我當然是喜歡看的，高佛來先生」，她以微微可以察覺的不同的聲調回答，「但最好還是根本沒有改變的需要。」

「你真硬心腸，南西」，高佛來生氣的說。「你可以鼓勵我做一個較好的人。我很苦痛——但是你沒有同情。」

「開始做錯事的那些人纔是真正的沒有同情，」南西不由自主的忽然報以惡聲。高佛來聽了這句話却很高興，很願意她與他繼續口角下去；但是南西穩重得令人起急。她還沒有對他冷淡。

普利西利匆匆的進來說，「可了不得，孩子，我看看你的衣服」，打斷了高佛來想吵架的希望。

「我想我現在要走了，」他向普利西拉說。

「你愛走不走，不干我的事」，這位直爽的女人說，手在口袋裏摸索，臉上像是想養什麼事似的。

「你要我走嗎？」高佛來向南西說，這時候普利西拉正好叫南西站起來。

『隨你的便』，南西說，極力想恢復從前的冷靜，低頭細看她的衣邊。

『那麼我願意不走。』高佛來說，狠心的打定主意不管明天如何，今天先盡量的享受一下子。

第十一章

高佛來卡司當着甜蜜的南西面前飲着忘憂的酒，把平常使他煩惱憂愁以致於連陽光都要變成可恨的那段祕密的孽緣，忘得乾乾淨淨，但是就在這時節，高佛來的妻懷裏抱着孩子蹣跚的從拉維羅覆雪的道走上走來。

自從高佛來有一次發怒告訴他的妻說他甯可死也不能承認她是妻，她就處心積慮想報復的方法，除夕的這一週奔波便是她的預定的計劃。她早就知道，除夕時在紅屋必有盛大的宴會；她的丈夫必定是正在流盼自若，把她藏到他的心裏最黑暗的一角。但是她存心要破壞他的娛樂；她決定穿着襤褸的衣服，以曾經美麗過而現已色衰的面貌，懷裏抱着一個頭髮眼睛都像父親的小孩子，親身去向紳士宣告他是他的大兒媳婦。凡是在苦痛中的人很少能不承認他們的苦痛是受比較不苦痛的人所陷害的。毛麗曉得她所以衣裳襤褸的原故，不是由於丈夫的遺棄，而是由於那奴使她的身心的惡魔雅片，她完全受了雅片的支配，只是還有一點點母親的愛，使她捨不得丟了她的饑餓的孩子。她明知道如此，但是在不麻痺而狼狽的時候，她的淪落困苦的感覺就變成對高佛來的痛恨了。他是很快活的；但是假如她也得到她應得的權利，她也就快活了。她知道他是悔婚了，他是以婚姻為苦痛了，這格外使她仇恨。公正自責的念頭是很難發生

的，身世清白的人也往往不易做到；何況像毛麗那樣的人，她的頭腦已經毒害了，她的記憶不過是一些下流的酒店生活，如紅的緞帶，男人的戲謔之類，那麼良心的天使如何能到她的這裏去呢？

很早她就動身，但是在路上就擱了許久，她的懶惰的心理以為在溫和的草棚下等候片刻，也許就住了。殊不知一等就是許久，崎嶇的道路都蓋上了雪，雖然報仇心切，也鼓不起勇氣向前猛進。已經七點鐘了，離拉維羅已不算遠，但是那單調的道路，她並不熟悉，所以她不知道離她的目的地還有多遠。她現在須要安慰，但是她只知道一種安慰——那便是她懷裏帶着的常用的惡魔；她把那瓶殘廢的黑汁拿了出來，沒放在嘴唇之前，先猶豫了一陣。在這猶豫的俄頃，母親的愛懇求她甯可清醒的感覺苦痛而不要片時的麻木——懇求她甯可忍耐疲倦而不要麻痺了那環抱着的胳膊，以致不能感覺環抱着的寶貝。再過了片刻，毛麗把一樣東西丟開了，丟的不是黑汁，而是一個空瓶子。於是她又向前走去，頭上的碎雲從縫裏偶然露出星光，但是立刻又遮蓋住，因為雪止之後起了小風。她愈走愈倦，自動的把懷裏的孩子愈抱愈緊。

惡魔的效力慢慢的發作了，疲倦和寒冷還幫助着。不久她便感覺到目前有一種急迫的需要，顧不得將來的一切——需要臥下去睡。她已走到腳下沒有圍欄阻的地方，她茫然的邁步，雖然四週白色映着，天上星光漸漸明亮，她却什麼也辨認不出。她倒在一叢蔓延着的金雀花上，當做了一個軟枕頭似的躺着；雪做的床，也是軟的。她不覺得床冷，也不管孩子醒來

喚。不過他的胳膊還沒有放鬆，還是自然的緊攏着；小孩子像是在裝飾花邊的搖籃裏一般的安穩的睡着。

但是完全麻痺的狀態終於來到；手指弛懈了；胳膊直軟了，小孩的頭從懷裏滾了出去，藍眼睛大張着望着寒冷的星光。起初小孩還怯弱的叫了一聲「媽媽」，還想回到臂枕上，回到懷裏去；但是媽媽的耳朵聾了。臂枕似是向後溜了去。忽然間，孩子滾到母親的膝蓋上的時候，渾身濕雪，一道亮光照在白的地上，映射到小孩的眼睛，小孩子的注意都是頂容易移動的，所以立刻就全副精神的望着那一道光亮活動而又永不伸到身邊的光。小孩心想，我一定要去捉那光亮活動的光，一瞬間小孩已經四肢着地的爬着，伸出一隻小手去捉那光。但是那光不能這樣的被捉到，於是抬起頭來看那狡滑的光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光是從一個很亮的地方來的，小孩子便立起身來蹣跚的踏着雪，包裹着孩子的一件破舊的披巾拖在身後，奇形怪狀的小帽子掛在頸子後——蹣跚的向着塞拉斯馬南的門口走去，並且走進門一直到溫暖的爐火旁邊，這時候爐裏正燃着很亮的柴火，把鋪在磚上烘着的破袋（即塞拉斯的外套）都烤得很乾了。這孩子尋常習慣沒有母親招護獨自玩耍幾個鐘頭都可以的，於是蹲在破袋上伸出小手向火，十分的快意，笑着向那火焰做聲，好像是一隻纔孵出來的小鵝開始感覺得舒適似的。但是熱氣有催眠的力量，金色的小頭就倒在破袋上，小藍眼睛便被那細嫩半透明的眼皮遮蓋住了。

但是這奇異的客人來到爐火旁邊的時候，塞拉斯到那裏去了呢？他在房裏，但是他沒有睡。

見孩子。最近幾個星期以來，自從他失了金子，他養成一種習慣喜歡打開門不時的向外看，好像他的錢一旦還會回來似的，或是錢的蹤跡或消息也許很神祕的正在路上。靠了他的靜聆着的耳朵和凝視着的眼睛也許就可以捉到。夜晚不紡織的時候他便重複的做這舉動，自己亦不知其所以然，除了有過和頂心愛的東西慘離的經驗的人，恐怕不容易了解他的舉動。在黃昏時，或在漆黑的夜晚比黃昏更晚的時候，塞拉斯便向石坑附近一帶窄小的地方望着，聽着看着，沒有希望，但是有一種焦燥渴念的心情。

這一天早晨隣人告訴他今天是除夕，應該坐着守歲，可以得到好運氣，金子也許會回來。這是拉維羅人對於這半癡的守財虜的善意的戲謔，但也許這足以使塞拉斯格外的興奮。自黃昏後他就不時的打開門，雖然看見落雪遮住了一切便立刻又把門闔上。最後一次開門的時候，雪住了，天上的雪也到處碎裂了。他站在那裏聽着看着過了半晌，——那時節路上的確有點什麼向着他走來，但是他沒看見；沉寂的空氣和漫地的雪使他感得荒涼，一種絕望的冷氣侵到他的熱望。他走進來，右手扶在門門上，但是沒有關上門自。從遭劫後，他便患了瘋癩，他現在像木雕泥塑似的站在那裏，瞪着眼但什麼也看不見，打開着門，沒有絲毫力量抵抗走進屋來的無論善的惡的東西。

塞拉斯的感覺恢復過後，便繼續剛纔被阻遏的舉動把門關上，並不知道有失了感覺的那一段時間，也不知道曾經發生什麼變動，只覺得光線黑暗了一些，並且他覺得寒冷力弱。他以為

是站在門口向外望了太久的緣故。轉到爐火這邊一看，只見兩根柴木已經離散，射出閃爍不定的紅光，他便坐在爐旁椅上，正想把柴木湊在一起，忽然他的朦朧的眼睛看見好像是爐前地板上有一堆金子。金子！——他自己的金子——像遺失時一般神祕的又歸還了麼！他覺的猛然心跳，半晌伸不出手去抓那恢復的寶物。在他的驚慌的目光之下，那堆金子好像是發紅光，並且越來越大。他最後探身伸手，但是他的手指摸着的不是往常摸慣了的有輪廓的硬幣，而是軟的溫的頭髮。極度的驚訝之下，塞拉斯跪下去低頭細看，原來是一個睡着的孩子，圓圓的小臉，滿頭上是軟黃的髮髮。這莫非是他的小妹妹在夢中回來了？——他的小妹妹，在死前一年總是由他手抱着的，那時候他還不過是一個沒有鞋襪的孩子。塞拉斯在驚訝中，這是首先發生的念頭。這是夢嗎？他又站起來，把柴木拼湊起來又加上些乾葉子乾樹枝，燃起火焰；但是火焰並沒有衝散這幻影——把團團的小孩和破舊的衣裳照耀得格外清楚了。的確很像他的妹妹。塞拉斯坐在椅上，不知所措了，不可解的驚訝和潮湧般的回憶一齊的壓迫着他。這孩子怎樣進來的，什麼時候進來的，而他竟不知道呢？他從沒有出門。隨着這問題而來的是一般回憶，這回憶幾乎把這問題給擠開了，他回憶起他的老家，和到燈場去的舊街，在這幻想中又幻想到在那遠遠境界中他所經歷過的種種的思想。那些思想他現在覺得很奇怪了，好像舊日的友誼，不能恢復了，但是仙遺模糊的感覺這孩子必是從那遠處生活裏來的一個使者。在拉維維他從來沒有牽動過的纖維，現在牽動了——舊日的溫柔的顫動——舊日的對於轉制他的生活的主宰之恐怖

的印象；因為他現在還想像着孩子的來臨是有神祕的意味，他想不出用什麼普通自然的方法可使這件事發生。

但是爐前有了大聲哭，孩子醒了，馬南蹲下去把孩子抱在膝頭上。孩子攢着他的頸子，愈哭聲音愈大，攪雜喊媽媽的聲音，孩子們醒來都是這樣哭着表示驚慌。塞拉斯把孩子攏緊，幾乎不知不覺的發出溫和的聲音撫慰着孩子不要哭，這時節他心想他的一盆粥在敗火旁邊已經冷了，只消再溫熱一點就可以拿來餵孩子吃。

隨後他足忙了一點鐘。他自己平常捨不得用的藏了很久的紅糖，拌到粥裏，果然止住孩子的哭了，在他把匙子送到孩子嘴裏的時候，她還拾起了她的藍眼睛向塞拉斯靜靜的逼處的望着。忽然間她從膝頭溜下來，蹣跚的走着，彷彿要跌倒似的，嚇得塞拉斯跳起來追過去，怕她跌倒受傷。但是她只以坐着的姿勢跌在地上，開始扯她的鞋子，哭喪着臉望着他，好像鞋使她痛似的。他又把她抱在膝上，塞拉斯究竟是個置身淡，想得不週到，待了半晌纔想起她的濕鞋子貼在她的熱腳上所以不舒服。他費了許多事纔把鞋子脫下，孩子立刻很快樂的玩着那神祕的腳趾頭，同時還格格的笑請塞拉斯也來考慮這腳趾的神祕。後來這雙濕鞋子使塞拉斯終於想起這孩子一定在雪地上走過，這纔使塞拉斯覺醒，因為他方纔完全忘了孩子進到屋裏來會用的任何普通的方法。被這新念頭所打動，不再等着思索，他便抱起孩子走向門口。他一把門打開，孩子又喊媽媽，自從孩子初次餓醒之後還沒有這樣喊過。他向前探身，只看出純潔的雪地

上有小孩子的足跡，於是他隨着足跡走到金雀花叢。「媽媽！」小孩子喊了又喊，向前掙扎着，幾乎從塞拉斯懷裏跌出去，後來他纔看出在他面前的不僅僅是一叢金雀花，——還有一個人呢，頭低落在花叢裏，半被樹上灑下的雪所覆蓋了。

第十三章

紅屋的提早的晚飯過後，宴樂已到了怡然自得毫無羞怯的程度，這時節自負不凡的男客們終於肯跳一次速舞，紳士也不肯再坐在牌桌旁了，要大聲談笑，要傳送鼻煙，要拍客人的背，——這使得金伯爾姑夫不高興，這人在平常執行職務的時候總是性情溫和的，但是一打牌喝酒便認真生氣，常以猜疑的目光給對手方洗牌，以極端厭惡的神情翻開一張別人打出的卑劣的將牌，好像是以爲這舉可以發生便無事不可爲了。這晚已到了這樣自由歡樂的地步，僕人們便也在伺候晚飯過後來參觀跳舞，來享受他們一部分的娛樂；於是房後一部分完全寂寞無人了。

從過廳到白客廳有兩個門，爲流通空氣起見兩個門都在開着；但是下手的門擠滿了僕人和鄉人，只有上手的門空閑着。這時候包柏卡司正在速舞中顯身手，紳士最愛的便是這個柔和的兒子，常說這孩子和他自己小的時候完全一樣，那種口脂好像是暗示這是幼年優秀的最高標記；圍着紳士有一大羣人，在離上手門口不遠的地方站着觀看跳舞。高佛來站的地方稍遠，不是在羨慕他的兄弟的跳舞，而是在看着在父親身旁一羣人中坐着的南西。他遠遠的站着，因爲怕他父親又拿他做題目談起他的婚姻和南西小姐的美貌等等的笑話，這事很容易愈弄愈顯明。

等速舞完畢之後他還有希望再和南西舞一回，並且在別人不覺察的時候惡狠狠的細看她幾眼也是一件舒服事。

但是高佛來正在端詳南西的當兒，抬起眼皮，猛然看見一個可驚的對象，如同看見了鬼一般。這的確是一個從隱秘生活裏來的鬼，從那有陽光照耀有體面人瞻仰的輝煌建築正面的背後黑暗小巷裏來的。原來是塞拉斯馬南手抱他自己的孩子。他雖然好幾個月不見他的孩子，但是他立刻不容疑的認識出；他正在希望也許是看錯了的時候，克拉坎造爾帕先生拉米特先生已走向塞拉斯，對這不速之客表現出驚訝。高佛來立刻跟了過去，急着想聽他們說些什麼，雖然極力鎮定，却覺得假如有人注意他，一定可以看出他在發抖並且嘴唇白了。

幸虧這時大家都在注意看塞拉斯馬南；紳士自己也站起來發怒問：『這是怎麼回事？你這樣來是做什麼？』

『我來找醫生；我要醫生，』塞拉斯先向克拉坎造爾帕先生說。

『可有什麼事，馬南？』牧師說。『醫生是在那裏；但是你先安靜的說爲什麼要找他。』
『是個女人』，塞拉斯低聲的半喘不過氣的說，這時候高佛來正好走過來。『她死了，我想是——死在石坑的雪裏，離我的門口不遠。』

高佛來覺得心大跳；這時候他心裏有一種恐怖：那便是，那女人也許還沒有死。這恐怖當然是來得兇惡，——天性忠厚的高佛來心中不該有這樣醜惡的念頭；但是是一個人的幸福完全懸

在做爲上面的時候，無論天性怎樣厚，也難免不起邪念。

「住聲，住聲！」克拉坎造爾帕先生說。「快出去到過廳裏。我去給你找醫生。在雪裏發見一個女人——以爲她是死了」，他低聲向紳士說。「最好少提起這件事，留心別驚嚇了女客。你只消說是一個窮女人因凍餓而病。我去找金伯爾。」

這時候女客們已經走過來了，好奇的想知道爲什麼在這樣奇異情形之下孤寂的織工會來了，她們也很注意那個美貌的孩子，這孩子看見滿屋子是亮光和人衆，半吃驚半被誘的忽然皺眉藏起臉來，忽然又抬頭四週圍看，後來有人摸她一下或是逗她一句，她便又皺起眉把臉藏起來了。

「誰家的孩子？」好幾個女客同聲的說，就中南西拉米特向着高佛來說。

「我不知道——我想是雪裏發見的那個窮女人的孩子罷」，高佛來慘然絞出這樣一句答語。（「不過究竟我也不能說定罷！」他趕快加上這一句，預防良心的譴責。）

「那麼，你最好是把孩子留在這裏罷」，善性的金伯爾夫說，但是又猶豫着怕那破爛衣服懣了她的有裝飾的緞衣。「我去喊一個女僕來接。」

「不——不——我不能離開這孩子，我不能讓她走」，塞拉斯猛然的說。「孩子既來到我手裏，我有權利留下。」

把孩子取走的這個提議是出塞拉斯意料之外的，所以猛然衝突說出來的話好像是提醒了他

自己一般；一分鐘前他還沒有明顯的打定主意留養這個孩子。

「你們聽說過這樣的話沒有？」金伯爾夫人很和緩的驚訝着向旁邊的人說。

「小姐太太們，我請你們走開讓路」，金伯爾從打牌的屋裏走來說，對這事的打攪很不高

興，但是他這行職業是常常要服從這種不快意的邀請，雖然酒醉未醒的時候也不得不去。

「這時候出去看病真倒楣啊，金伯爾？」紳士說。「其實他不妨找你的夥計——你的徒弟——他叫什麼名字來的？」

「不妨？還談什麼不妨呢？」金伯爾姑父信信的說，匆忙的陪着馬南出去了，克拉坎造爾帕和高佛來跟着。「給我拿一雙厚鞋子，高佛來，可以罷？等等，派人到溫茲羅帕家裏去接道麗——最好是找她。班飯前還在這裏；現在走了嗎？」

「是的，先生，我在路上遇到他」，馬南說；「但是我不能停住告訴他一切；我只是說我去找醫生，他說醫生在紳士家裏。我趕快跑，紳士家後邊又沒有人，所以我就照直的走到這裏來了。」

孩子看慣了亮光 and 女人的笑臉，不覺得新奇了，便又放聲哭喊媽媽，緊攬着馬南。很明顯的他已經獲得她的完全信任了。高佛來取了鞋子回來，聽見那哭聲就覺得心裏如同抽緊了一根筋似的。

「我也去」，他匆忙的說，急着想動作；「我去接那女人——溫茲羅帕夫人。」

『啊，算了吧，派別人去好了』，金伯爾姑父說，匆忙着和馬南去了。
『假如用着我的時候，你告訴我，金伯爾』，克拉坎道爾帕先生說。但是醫生已走遠聽不見了。

高佛來也不見了；他是去取帽子和外套，居然還有心思可以想到不可像個瘋人似的；但是他奔出外面雪地上去，却忘記了腳底下穿的是薄鞋。

過了幾分鐘，他已經陪伴着道麗匆匆向石坑走去，道麗覺得爲了慈善冒着寒雪正是她的本分，但是對於這位因同樣緣故而浸濕了腳的青年男子却頗抱不安。

『你最好回去罷，先生』，道麗出於恭敬的同情心說。『你用不着受寒；我想請你告訴我的丈夫，你回去路過的時候——他一定是在彩虹酒店——假如你看他不十分醉還能有用。或者，斯奈爾先生也許派人來了，因爲在醫生處也許需用什麼東西，得要有人跑路。』

『不，我既出來了，我留在這裏罷；我在這外邊等着』，高佛來說，這時候已走到馬南的石屋對面。『假如用得着我，你出來告訴我。』

『好罷，先生，你真是好心腸』，道麗說着走向門口。

這句受之有愧的稱讚，高佛來聽了也不覺得慚作，因爲心裏已經充滿了苦痛。他走來走去，也不感覺沒脛的深雪，什麼也不感覺，只感覺一種抖顫的懸望，不知屋內真象如何，不知自己將來命運是凶是吉。不，別的一切也並非完全不感覺。在他的心深處，半被熱烈的渴望與恐懼

所遮掩的地方，有一種感覺，似乎他不必等候他的命運的凶吉，應該敢做敢當，去承認他的可憐的妻，去盡保護那無告的孩子的責任。但是他沒有那樣道德的勇氣去把南西失掉；他只有一點點良心和同情，剛剛夠使他爲了自己虧心而永久感覺不安。在這時節他的心已擺脫了一切，完全灌注的希望着能從歷久束縛當中一旦解放。

「她死了麼？」這是他心裏壓倒一切的呼聲。「假如她是死了，我可以和南西結婚；將來我必而努力做一個好人，再也不有什麼秘密，至於那個孩子——總要設法照護。」但是在這種幻影當中又來了另一種可能：「她也許還活着呢，那麼我的一切都完了。」

自從打開石屋的門以至金伯爾先生走出來。這其間經過了多少時候，高佛來是永遠也不知道。他走向前去迎他的姑父，準備好壓制他必定感覺的恐慌，無論消息是好是壞。

「我既走出這樣遠，我等着你呢」，他先說。

「噢，胡鬧，你來做什麼，爲什麼不派個人來呢？沒辦法。她死了——已經死了好幾個鐘頭了。」

「是怎樣的一個女人？」高佛來說，覺得血湧上臉來。

「一個年輕女人，但是很憔悴，長黑頭髮。是個流浪人，——很褻褻。可是還戴着一個結婚戒指哩。明天他們得把她抬到貧民所去。走罷，走罷。」

「我去看看她」，高佛來說。「我記得昨天見過這樣一個女人。我隨後就來追上你。」

金伯爾先生走了，高佛來回到石屋裏來。他只向枕上的死人臉望了一眼，道麗已經安排安貼；但是他向他的不幸的遺孀的妻望了這最後的一眼，永遠也不能忘記，一直等到十六年之後他談起這一晚的故事，那焦黃的臉還歷歷如現。

他立刻轉向爐邊，塞拉斯正在那裏抱孩子睡覺。她現在十分安靜，但是沒有睡着——只是發甜粥和暖氣所撫慰，睜着大眼睛甯靜着，在這種孩子面前，我們成年的人內心是紛亂的，常常感覺到一種嚴肅，如同面對着天地間的靜肅的偉大的和美一般——例如穩定發光的星宿，盛開的薔薇，或寂靜小徑上的彎樹。大睜着的藍眼睛望着高佛來沒有一點不安，也沒有一點認識的樣子；這孩子不能做出要父親的聲音或樣子，父親覺得一種奇異的感覺，又懊悔又快樂，這小孩子的心對於他自己心中的半嫉妒的願望竟沒有絲毫感動，因為在這時候藍眼睛已慢慢的撇了他，去凝視織工的低垂着望她的怪臉，小手攀扯他的乾枯的腮部做怪樣。

「你明天把孩子送到教區去罷？」高佛來極力以冷漠的態度說。

「誰說的？」馬南鋒利的說。「他們一定要我把她送去不成！」

「你總不願意留養她的，你願意嗎——你這樣的一個老單身漢？」

「等到有人證明他有把孩子取走的權利，我纔放手」，馬南說，「母親死了，我想大概是沒有父親，這孩子是孤獨的，我也是孤獨的。我的錢是沒有了，不知那裏去了——這孩子來了，我也不知從那裏來的。我一點不曉得——我有一點迷惑了。」

「可憐的小東西！」高佛來說。「我幫助點衣服費罷。」

他把手放在口袋裏，摸出半塊錢塞在塞拉斯的手裏，他就匆忙走出去追金伯爾先生。

「啊，不是我昨天見過的那個女人」，他走上前說。「很美的一個孩子：那老東西想留下他；像他那樣的守財虜，還真是怪事。但是我給了一點錢幫助他；教區也不致於和他爭着要那孩子。」

「不致於；當初有過一個時候我也許要和他爭哩。現在太晚了。假如孩子走到火爐裏去，你的姑母恐怕得追趕不上；她只能坐下像隻受驚的母豬一般的叫喚。你真是個傻子，高佛來，穿着跳舞的鞋襪就這樣走出來——你還是今晚的美男子之一，並且是在你自己家裏呢！年青小夥，你這樣胡鬧是何用意？是不是南西小姐太冷酷你，故意糟蹋跳舞鞋來和她賭氣？」

「啊，今晚什麼都不如意。跳舞，應酬，還有那速舞，累得我要死。並且我還得和那一位格恩小姐舞」，高佛來說，很高興他的姑父給他提起了這一段遁辭。

極力想純潔的人，做下了只有自己知道而別人不能覺察的錯誤，其心中的不安恰似一個大書家塗錯了幾筆所感覺的一般，所以行爲上已經變成欺騙之後，支吾虛謊的言詞也就無關緊要可以像裝飾品一般隨意的佩帶了。

高佛來揩乾了腳又到白客廳裏來，老實說罷，覺得很安心，並且感覺到痛苦的思想所爭鬥不過的強烈的快樂。因爲現在只要遇到機會他不是就可以向南西拉米特說頂溫柔的話了麼——

不是就可以答應她，並且答應自己，以後她要他怎樣就做怎樣的一個人了麼？現在他的死妻沒有被認識出的危險；那個時代消息不靈通，也沒人十分根究，至於他們的結婚登記，那是遙遠極了，早埋葬在永不翻動的卷帙裏，除了他自己以外沒人注意。丹塞若是回來也許洩露！不過丹塞是可以買通不講什麼。

當事實變得比一個人所恐懼的情形好些的時候，這能證明他的行為便是比事實變壞時為較不惡意，較不該受責嗎？人家對待我們好的時候，我們自然的覺得自己不是不配的；我們對待自己好，不破壞自己的前程，這自然也是公平的了。況且他又何必把過去的事向南西拉米特懺悔，白白的斷送他的幸福呢？不，斷送她的幸福呢？因為他覺得有把握的，她是愛他。至於孩子，他負責有人照護便是了；他永遠不遺棄；他怎樣都可以，但是不能認領。一個孩子沒有父親來認領，也許一生照舊的快樂，因為不見得有人會把這事洩露，並且——何必再要別的理由？——父親不認孩子，父親是格外的更快樂呢。

第十四章

那個星期在拉維羅有一個窮人出殯，在以色列的坎赤場大家都知道最近住着的那個帶着一個好看的孩子黑頭髮女人現在又走了。毛麗長辭了人世，所引起的注意，如此而已。但是這一個沒人哭悼的死，在普通人看來是和夏天的落葉一般平凡，對於我們知道的幾個人却有絕大的轉移命運的力量，影響到他們畢生的苦樂。

塞拉斯馬南決心留養這一個流浪人的孩子，這件事在鄉村裏差不多和他的錢被盜惹起同樣多的驚奇和不斷的議論。自從他遭不幸之後，大家對他的感情漸趨和緩，原來猜疑厭惡的心理漸次變成輕藐的憐憫，憐憫他孤寂癡呆，現在却得到大家更積極的同情，尤其是在女人們當中。會把孩子照顧得整齊乾淨的勤謹女人，束手搔臂肘看剛會走穩路的孩子要淘氣時纔動手的懶女人，都同樣的發生興趣，猜疑着這位孤獨的男人怎樣能照顧一個兩歲的孩子，並且都同樣的預備進勸告；勤慎女人總是注重告訴他最好是怎樣怎樣做，懶女人注重的是告訴他什麼他永遠也做不到的。

道麗是勤謹女人之一，她的幫助是最受塞拉斯歡迎的，因為她幫助的時候不帶着擾攘教訓的意味。塞拉斯把高佛來給的半塊錢拿出來給她看，問她怎樣給孩子豫備點衣服。

「喂，馬南先生，」道麗說，「別的用不着買，買一雙鞋就夠了；因為我有阿龍五年前穿過的小衣裳，給孩子買衣服總是糟蹋錢，因為孩子總是像五月裏的草一般的長，嚶——真是那樣的長。」

當天道麗帶來一捆衣裳，一件一件的按着大小次序打開來給馬南看，大半是有過補綻的，但是像新生的草葉一般的整潔。這是一段小引，隨後便舉行胰子和水的大典，把孩子洗得格外新豔光潔，放在道麗的膝頭，戲弄着她自己的脚趾，格格的笑著拍巴掌，用「格格格格」和「媽媽」兩種聲音輪流的喊着，好像是表現她對自己身上有好幾樣新發現一般。喊「媽媽」不是不舒服或需要什麼的意思；小孩子喊慣了，並不希望有什麼柔聲或撫慰跟隨着。

「誰都得承認天上的安琪兒也不見得更美。」道麗說，撫摩着金色的髮髮，並且吻着。『料不到這樣美的孩子竟穿破破的衣裳，可憐的母親也凍死了；但是上帝會招護着把她送到你的門口來，馬南先生。門是開着，她從雪地上走進來，像一隻餓壞了的小紅襟鳥一般。你不是說門開着嗎？』

「是」，塞拉斯沉思說。「是——門是開着。錢到那裏去了，我不知道，這孩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我也不知道。」

他向任誰也不會說起孩子進來的時候他沒有覺察的話，怕這問題引到他自己也疑心的一件事實，那便是，他在那時又犯了癩瘋。

「啊」，道麗以溫和莊嚴的態度說，「這就像是夜和晨，睡和醒，雨和收穫——循環去，去向那裏來自何方我們是一點也不曉得的。我們可以努力，兢兢業業的營生，但是我們的能力究竟有限，——大的事件是自來自去不用我們努力的——是的，真是的；我覺得你把孩子留養下是很對的，馬南先生，因為孩子是送到你手裏來的，雖然有人不這樣想。孩子太小，你也许覺得有點麻煩，但是我很情願來幫助你。我平常是大部分有閒時候的，因為一個人若是清晨早起，在預備飯食之前，在十點鐘的時候鐘好像是停止住了一般。所以，我方纔說，我可以來替你招護孩子，我很願意的。」

「很感謝你」，塞拉斯說着猶豫了一會兒。「你若肯指點我，我是很喜歡的。但是，」他不安的繼續講，嫉妒的彎腰探視着孩子，這時候孩子正把頭仰臥在道麗的胳膊上，安然的遠遠的望着他，「但是什麼事我都願意自己做，否則她喜歡別人，不歡喜我了。我在家裏倒是自己招護慣了——我可以學，我可以學。」

「噯，這是一定的」，道麗溫柔的說。「我看見過有些男人弄起孩子來很靈巧的，男人大半是笨的暴躁的——上帝幫助他們；不過他們若是不喝酒，也不是不通情理的，雖然他們不善吮血裏傷——太暴躁，沒有耐心。你看着先穿這件貼肉皮的，」道麗說，一面拿起一件小褂穿了上去。

「是的」，馬南馴順的說，把眼睛放近了，好看清楚這事的神祕；孩子就近用兩手抱住了

他的頭，用貓舐一般的聲音把嘴唇貼到他的臉上。

「你看」，道麗說，用女人的手段，「她最喜歡你哩。她想到你的腿上坐，一定是。去罷；抱過去，馬南先生。你可給她穿上衣服，以後你就可以說自從她初來就是你自己招護的。」

馬南把她放在腿上，感覺一種神祕的情感而抖顫了，好像是什麼神祕的經驗開始侵入他的生活裏來了。他內心裏的思想與感情是非常的紊雜，假如他試用言語表現出來，他也只能說這孩子是代替他的金子回轉來了——金子變成孩子了。他接過道麗手裏的衣裳，依照她的指點給孩子穿上了；孩子伸手動腿的亂舞，當然使他大費手脚。

「對了！你很從容的，馬南先生」，道麗說，「但是你不能不坐在織機上去的時候，怎樣辦呢？她一定要一天比一天的淘氣，——她一定是的。你的爐子很高，不是短柵，那還算僥倖，因為可以不致於讓她挨着火；但是你若有什麼容易打破碰翻的東西，或是容易割破她的手指的東西，她一定要去敲搗，你最好要留心。」

塞拉斯迷惑的思索了一時。「我把她繫在織機的腿上」，他最後說，「用一根長的東西把她繫起來。」

「那倒也成，究竟是個女孩子，比男孩子容易被安頓在一個地方坐着。男孩子，我可知道；因為我有四個——我有過四個，上帝知道——你若把他們繫起來，他們會大鬧大哭一頓，

像是給豬鼻子上套環一般。我可以帶來我的小椅子，紅布條，和別的東西給她玩，她就會坐着向玩具說話，好像玩具是活的一般。假如我希望男孩子的脾氣改變一點，不算是罪過，那麼我真願我的孩子們有一個是女的；若是女的，我可以教她洗滌修補織物及其他一切。但是我可以把這事教這個小孩子，馬南先生，等她長得夠大的時候。」

「但她是我的孩子」，馬南匆忙的說。「她不能是別人的呀。」

「當然不是；她是屬於你的，假如你做她的父親，好好的把她養大成人。但是」，道麗說，談到了她預先決定要提出的一點，「你一定要把她像是耶教徒的孩子們一般的教養，帶她到禮拜堂，教她學習問答，像我的阿龍學習的那般純熟——他能和教堂人員一樣老練的說「我虔信」，「言行不觸傷他人」等等。你應該這樣，馬南先生，假如你想正當的撫養這個孤兒。」

馬南感覺一種新的急悶，而臉紅了。現在他的心裏正忙着思索道麗話裏的意義，想不起回答她了。

「據我想」，她接下去說，「這可憐的小東西大概是從來沒受過洗禮，這事應該告訴牧師知道；如其你沒有什麼不贊成，我當天就可以去和梅西先生談談。因為假如你沒有盡你的責任，馬南先生，——例如種痘以及一切可以使她免災的事——一旦若是有點差池，你一生如坐針氈，永遠不得坦然的；對於並非自己願生的那些可憐無告的孩子們，我們若不盡我們的分內

的責任，死後也不能安然長眠。」

道麗預備要靜默片刻了，因為這是摺誠從她的簡單信仰中的深處講出來的話，很關心這一番話能否對塞拉斯產生所希冀的效果。他覺得迷惑了，因為道麗所謂的「洗禮」對他不能產生明白的意義。他只聽說過「浸禮」，只見見過成年的男女的浸禮。

「「洗禮」是什麼意思？」他最後怯懦的說。「若是沒有洗禮，大家就對她不好了嗎？」

「天哪，天哪！馬南先生」，道麗說，表示着溫和的遺憾和同情。「你從來沒有父母教你祈禱，和使我們免受災害的善言善行嗎？」

「有的」，塞拉斯低聲說；「我懂得很多——從前懂得。但是你們的習慣不同；我的家鄉是在很遠的地方。」他停了一會兒，隨後更肯定說，「但是對於這孩子我總願盡我的力量去做。凡是這鄉村認為應該做的，你認為有益處的，只消你告訴我，我就照辦。」

「那麼，馬南先生」，道麗內心歡喜的說，「我就去請梅西先生把這事和牧師談談；名字由你來定，因為施洗禮的時候就要命名的。」

「我的母親的名字是海普濟拔」；塞拉斯說，「我的妹妹也是動用這個名字。」

「這名字太生硬」，道麗說。「我有點疑心這不是耶教徒的名字。」

「這是聖經裏的名字」，塞拉斯說，憶起了舊事。

「那麼我也不反對」，道麗說，對於塞拉斯關於這一項的知識很吃驚，「我不是什麼學

者，認字很慢的。我的丈夫總是說我不能分辨「刀柄」和「杯把」——他是這樣說的——他是很精明的，上帝幫助他。但是用這樣生硬的名字喊你的小妹妹，好像是沒有好的名字似的，豈不是很不體面麼，馬南先生？」

「我們叫她做哀皮」，塞拉斯說。

「假如把她名字縮短不算是錯，那麼這倒是靈巧多了。我現在要走了，馬南先生，在天黑之前我就去談洗禮的事；我希望你好運氣，我知道你必有好運氣的，假如你對這孤兒做一切該做的事；——種痘的事也要留神；至於洗什麼零碎東西，不用找別人，找就好了，我把皂水帶來，一隻手就洗了。喂，幸福的安琪兒！等那一天我把阿龍帶來，他會把他父親做的小車和他養的黑白花小狗帶來給她玩。」

孩子受洗了，牧師決定受兩次洗比較的冒險少；在那一天，塞拉斯極力打扮得整齊乾淨，第一次在禮拜堂裏出現，參加隣人所認為神聖的典禮。就所看見的所聽見的，他都不能證實拉維羅的宗教和他的舊日信仰相同，假如在他的從前的生活裏能看出兩地宗教相同的地方，那麼也必是由於隨時能被同情心打動的強烈的情感，而決不是由於言詞思想方面的比較；而那種情感早已消滅多年了。他對於浸禮以及赴禮拜堂都沒有明確的觀念，只是道麗告訴他這是於孩子有益處的罷了；於是幾個月過後，這孩子居然給他創造出新的連鎖，把他現在的生活和他從前不斷的逃避以至於隔絕的生活重新聯繫起來。孩子和金子不同，金子是不需要什麼，可以關起

門來在寂靜中去崇拜，——金子可以藏在不見天日的地方，聽不見鳥唱，也不受人聲的刺激——而哀皮是個活東西，有無窮的要求，有永遠生長的慾望，要尋找要愛太陽光，活的聲音，活的動作；什麼都想試驗以爲有新的愉樂，能使得着她的人眼裏都激動了人性的慈愛。金子使他的思潮在一個圈子裏循環，不會超出本身的範圍；但是哀皮是一個有變化的東西，使他不能不向前想，使他的思潮不能不超過了舊日夷遊如意的範圍而向前突展，——使他不能不想到與年俱來的新事項，當哀皮漸漸的了解她的父親是怎樣愛她的時候；使他不能不想像到哀皮長大的時候家庭賴以維繫的種種的慈愛的影子。金子要求他坐着織布愈久愈好，對於一切都耳聾目盲，只要聽着單調的機聲，看着重疊的織網；但是哀皮在他織布的時候喊他，他一放下手就覺得高興，她的活潑的生活使得他的感覺復興，有如早春陽光裏爬着的冬天的蒼蠅，因為她有愉樂，使得他也歡樂了。

陽光強烈並且長久的時候，草地上的毛茛生得很密，在午間或傍晚長影伸到樹叢裏去的時候，塞拉斯便光着頭領着哀皮走過石坑到有花的地方去，走到一個心愛的山坡坐下，哀皮蹣跚的去摘花，向在花瓣上嘖嘖細語的有翅膀的東西們說話，不斷的給他送花，擾「爸爸」的心思。她忽然轉頭聽鳥叫，塞拉斯爲討她歡喜便做勢莫要出聲，好聽鳥再叫；等到鳥果然又叫的時候，她隆起她的小背，格格的笑。這樣的坐在山坡上，塞拉斯又開始尋找他從前熟悉的藥草；輪廓條紋都依舊不變的葉片擺在他的手掌上，無限的回憶湧上心來，他恐慌的擺脫，

線到哀皮的世界裏去了，他的孱弱的神經只能在這裏週旋。

孩子漸漸長大懂事了，他也漸漸恢復了記憶；他的生活開展，他的靈魂也開展，一向冷窄的獄裏僵着的靈魂漸漸抖擻着變成完全的有感覺的了。

每過一個新年，這種影響加重一點力量；騷動塞拉斯的心的聲調漸漸變成了說話，需要更明顯的答語；哀皮的耳目所感覺的形體聲音愈來愈清楚，需要『爸爸』解釋的東西也愈來愈多了。哀皮三歲的時候，她很會淘氣，會發明很巧妙的討人麻煩的方法，這不但鍛鍊塞拉斯的忍耐力，還需要他的仔細和眼光。道麗溫茲羅帕告訴他懲罰對於哀皮是有益的，養孩子若不時時的挑身上又軟又穩的地方叫她痛一下，永遠養不好。

『當然，還有一個辦法你也可以採用，馬南先生』，道麗沉思着說，『你可以把她關閉在煤窖裏。我對阿龍就這樣幹；因為我偏疼這最小的，捨不得打他。不是我不忍心把他關在煤窖裏過一分鐘，實在是使他混身塗黑了也就很夠了，因為隨後就要洗滌換衣裳。對於他這和一頓棒子打相差不多。我只是請你斟酌，馬南先生，你總要挑一樣，——或是打，或是煤窖——否則她將變得專橫，你以後沒法管教了。』

最後這一句悲慘的真理，使塞拉斯很受感動；但是這兩種懲罰他都忍不下心去，不是他捨不得傷哀皮，是他怕和她衝突一下以後她不照舊愛他。就是一個巨人高賴阿茲（註二十）若和一個嬌小的東西繫在一起，他一動就怕傷了牠，抽緊繩子自然更不敢，請問這巨人和小東西誰佔優

勢？所以很明顯的，凡是早晨情形好可以淘氣的時候，哀皮的短促蹣跚的腳步很使得父親塞拉斯狼狽不堪。

例如。他選了一根寬布條，在他忙的時候便把她捆在織機上；這布條捆在她的腰上，布條又很長，可以使她能走到小輪脚床上去坐着，但是又不太長，使她不能做危險的攀登。有一天光明的夏晨，塞拉斯較往常格外專心的把一件新工作擺上織機，這時候是要用着剪刀的。因為這麗特別警告過，所以剪刀總是謹慎藏起不令哀皮摸到；但是剪刀的聲音她特別的喜歡聽，細心觀察那聲音的結果，她了解一種哲理，同樣的緣由可以產出同樣的效果。塞拉斯已坐到機上，織聲開始了；但是他把剪刀放在架上，哀皮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於是她像一隻老鼠似的，等着她的機會，靜靜的從她的角裏偷着走過來，抓住了剪刀，又搖擺的走回床上，彎着腰做爲遮隱的方法。她很明顯的瞭解剪刀的用途；參差不齊的把布條終於剪斷了，立刻跑到有太陽光引誘她的門外，可憐的塞拉斯還滿心以爲哀皮比往常格外老實。等到他要用剪刀的時候，縱然發見這可怖的事實，——哀皮獨自跑出去了——也許跌到石坑裏去了。塞拉斯被這最危險的恐怖所激動，立刻就奔出去，喊着『哀皮！』匆匆的跑到沒有遮攔空地上去，向每一個她可以跌下去的乾坑裏尋找，隨後以懷疑恐懼凝視着那一片平靜的紅色的水面。冷汗一顆一顆的擺在他的額上。她出來有多麼久了？還有一個希望，——她也許爬上石階到田地裏去了，他常常帶她到那裏去散步的。但是草很深，縱然她在裏面也不容易望見，除非是仔細尋找，然而又不免要踐

踏奧斯古德先生的糧食。但是這個冒失之罪不能不犯；可憐的塞拉斯在園樹叢裏尋找之後，便上了草地，慌亂中幻想着在每堆紅酸模後面都可以看見哀皮，可是他越向前進她越離得遠似的。在田裏沒有找到；於是他上石階走到另外一塊田裏，幾乎要絕望的看看那在夏天變成很淺的小池塘，四週是很寬的泥土的邊沿。哀皮果然是在那裏坐着，歡歡喜喜的向她的小靴子談話，用靴子當水桶把水盛起來倒在一個馬蹄印痕裏，光着的小脚很安穩的放在橄欖色的綠泥堆上。一頭紅額的小牛正在對面籬笆裏驚疑的望着她。

很顯明的受過洗禮的孩子犯了這樣的罪案是應該嚴厲處治的；但是塞拉斯找到了他的寶貝大喜欲狂，只能把她拖起來，在她滿臉上半哭半噔的亂吻。他把她帶回家後，想起不能不給她洗刷，這纔憶起哀皮有受懲的必要，「使她以後記住」。想到她以後也許又跑出去闖出亂子來，所以格外的下了決心，於是第一遭試用煤窖的刑法——煤窖就是爐旁一個小屋子。

『淘氣淘氣的哀皮』，他忽然把她捉到膝上指着她的泥腳髒衣服說；『這樣淘氣，用剪刀割斷布條逃跑去。哀皮淘氣就得進煤窖。爸爸一定要把她放進煤窖。』

他一半預料這幾句話也許會要把她嚇哭了。但是她立刻在他膝上掙扎，好像這提議是頗新鮮可喜。現在不能不趨極端了，於是他把她放進煤窖，把門關上，心裏戰戰兢兢的惟恐這太嚴厲了。寂靜一會兒，但是隨後就來了『開！開！』的小呼聲，塞拉斯把她放出來說，『以後哀皮永遠不准淘氣了，否則就要進煤窟——一個黑暗污濁的地方。』

這天早晨紡織一定停止了許久，因為要給哀皮洗並且換乾淨衣服；但是希望這次懲罰能有持久的效力，在將來可以省時——雖然哀皮若多哭喊一會兒也許更好一點。

半點鐘後，她又乾淨了，塞拉斯回轉身去想法補那布條，但是又把布條丟下了，心想今天早晨用不着再捆上哀皮了。他轉過身正要把她放在機旁小椅子上去的時候，她又黑臉黑手的從煤窖裏望着他喊，「哀皮進煤窖罷！」

煤窖的紀律完全失敗，塞拉斯對於懲罰的功効的信仰也因此動搖了。「她把這當做遊戲」，他問道麗說，「假如我不使她痛一下，然而這我又不能做，溫茲羅帕夫人。假如她麻煩我，我倒是忍受得住。無論怎樣淘氣，她將來長大總會好的。」

「這固然一部分是對的，馬南先生」，道麗同情的說，「假如你不能狠心威嚇她不動東西，你一定要把那些東西藏起來別令她摸著。孩子們養的小狗，我就是這樣對付。小狗總是要咬要翻騰東西——禮拜天戴的帽子掛在那裏也要扭下去鼓搗。小狗什麼也不管；許是正在長牙，所以這樣。」

於是哀皮不受懲罰的養活着，她的淘氣的責任由父親塞拉斯代替負擔了。石屋變成她的柔軟的巢，到處補着鵝絨般的耐心；在石屋外面的世界裏她也從不知什麼是皺眉和拒絕。

塞拉斯不避麻煩，每次給鄉下人家送麻布去的時候，同時總還帶着孩子，不肯交給道麗溫茲羅帕雖然她隨時的都準備着可以替他招護；於是這鬚髮的小哀皮，織工的孩子，在這處人家和本

村裏都算是一個惹人注意的對象。從前大家把他當做一個有用的鬼怪看待——以爲他是一個奇怪的莫明其妙的東西，必須要以驚異避躲的態度來看待他，和他寒暄交易總是越簡短越好，但是又必須要以和氣的態度待他，要常常餽贈他一塊豬肉或是果品，因爲若沒有他便沒有麻布了。但是現在塞拉斯則遇見坦白的笑臉和愉快的問詢，他的困苦與快樂似乎都是可以令人了解了。到處他都要坐一會兒談談他的孩子，人家也都感興趣的和他談，「啊，馬南先生，假如她早早的安全的生過疹子，那是你運氣好哩！」或是「很少孤獨的男人願意留養這樣的一個小孩子，你會織布，所以你比做粗活的男人手脚靈敏多了——有的地方你和女人一樣的靈敏，因爲織布本來是接近紡線的。」年長的男人和太太們，坐在廚房的大椅上，提起養孩子的麻煩使不住的搖頭，但是摸着袁皮圓胳膊和腿，都說長得很結實，並且告訴塞拉斯說假如這孩子將來長得好（這當然不能料定），那麼等他年老的時候有個姑娘幫助他，倒是一件很好的事。女僕們都喜歡帶她出去玩雞或是去看園裏有無樹上落下來的小櫻桃；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都小心翼翼的定睛凝視着慢慢的向她走近，好像是小狗遇見了同類時的情形，等到後來吸引力到了某種程度，小嘴唇伸出來接吻。有袁皮在身邊的時候，沒有孩子怕接近塞拉斯；因爲這小孩子已經把他又和外部世界聯繫起來了，所以無論年青年老的人都不覺得他有可峻拒的地方，他和孩子之間被愛情溶成一體，而孩子和外界又有愛情，——由男人女人的慈愛的容貌聲調以至於紅的瓢蟲圓的石子，孩子都愛。

第拉班業子拉維羅生活發生興味完全是靠了哀皮的關係；她一定要享受拉維羅的一切的利益；所以他纔馴順的聽人指教，好了解他十五年來從未發生過關係的奇異的拉維羅生活究竟是怎样一會事；他現在恰似一個人有一顆珍貴的樹要栽在一塊新土上，想着雨水陽光及一切勢力都是以合於營養那棵樹為準則，並且勤於領教如何可以滿足樹根營養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護樹葉花蕊使不受侵害的智識。他自從把久積的金子遺失之後，積蓄的心願完全破裂了；隨後賺來的錢幣對他毫無意義，恰似一座尚未完成的房屋突被地震埋滅了，再搬來磚石又有何用；這次遺失的打擊太大了，摸着新賺來的錢不能再喚起往日的滿足的刺激。現在有了代替藏金的東西，使他賺來的錢又有了意義，使他的希望愉快不斷的超出了金錢的範圍向前邁進。

在從前，有天使來引人離開毀滅之城。現在沒有白翅膀的天使了。但是人還能從威脅的毀滅被引開；似乎有手來牽他們走向一個平穩光明的土地，永不再向後返顧——這手也許是一個小孩子的手哩。

第十五章

有一個人比別人更深刻的更祕密的觀察着哀皮在塞拉斯養育下順利的生長。偶然遇到的時候，他給那老頭兒一點點的禮物，因為別人對這老頭兒也都是表善意的，但是他不敢多所表示，怕超出了紳士少爺對於一個窮人的養子所應有的態度；但是他自信將來總有一天他可以為他的女兒謀福利而不致惹起猜疑。現在他不能承認他的女兒，他心裏可感覺不安麼？我不能說他是的。孩子已經有人招護了，很可以快活的，地位低賤的往往是快活的——也許比在奢侈家裏生長的還快活些。

故事裏講過的一個著名的戒指，（註二）載上去之後若是忘記責任追尋歡樂便能把人箍得痛——我很懷疑，當他出去打獵的時候，那戒指果然箍得他十分痛嗎，也許是輕輕的有一點痛，等到打完獵之後把希望的翅膀捲起向後回顧生出無窮懊悔，這時節纔感到銜痛罷？

高佛來卡司的臉色眼光比從前格外的精神。現在他的目標是非常的單純，所以他好像是一個意志堅決的人了。沒有丹塞回來；一般人認定他是當兵去了，也許是「出洋」了，這問題對於一個體面家庭的名譽有關，所以也沒有人肯充分的追究。高佛來在他的前途上不再看見丹塞的影子；前途可以坦直的達到他希望最久的最美的願望的完成。人人都說高佛來先生走上正路

了；結局如何也是很明顯的了，因為一星期裏很少的日子不見他騎馬到華倫田去。若有人談話的閒他喜期定了沒有，高佛來就微微一笑，很快樂的覺得自己是個要說『定了』也可以的一個情人。他覺得自己是過改革過的人了，從誘惑裏解救出來的，他的未來生活的幻影對於他就像是上帝允許的一塊樂土，他用不着再去奮鬥。他已經能看見一切的幸福都集中到他的家庭裏，他陪着孩子玩耍，南西向着他微笑。

至於不在他家裏的那一個孩子——他也不忘記；他也要留心看着要有人好好扶養。這是父親的責任。

第十六章

這是一個光明的秋天的禮拜天，塞拉斯在爐旁發見他的新寶貝的時候已經過了十六年了。老拉維羅禮拜堂的鐘正在快樂的響着，表示清晨禮拜已經完畢；比較富有的教民選中了這個光明的禮拜天早晨，認為是可以赴教堂禮拜，現在也都從樓塔底下的弧門裏慢慢的走出，爲了朋友間的寒暄問詢而遲遲不前。那時代鄉下的習慣是比較重要的教民先出來，比較低賤的隣人們在旁等着望着，如果有大戶人家偶然注意到他們，他們便舉手撫頭或屈膝請安。

雖然誰也逃不了「時間」的玩弄，但是前進着的那羣衣服麗都的人裏有幾個我們可以認識出來。那個高身量淡黃頭髮的四十來歲的人和二十六歲的高佛來卡司的面貌沒有多少改變；只是較前胖了些，並且消失了那不可形容的青春氣象——縱然目光還未變鈍皺紋還未發生，這種消失也可以看得出來。比他年紀小不了許多的那個美貌女人，正在傍着他的胳膊，比她丈夫却改變得厲害些；臉上向來有的可愛的色彩現在只是還一陣陣的出現，在清晨空氣新鮮的時候，或是在強烈的受驚的時候；但是對於因爲面貌足以表示人生經驗而總覺得面貌可愛的人們（註三）南西的美麗確是有格外濃厚的興味。往往靈魂成熟到更充實的善境，而年齡却佈上了一層醜陋的膜翳，所以僅僅一瞬永遠不能看透這果實的可貴。但是時光對於南西不算是殘酷。

她的緊而柔的嘴，赭色眼睛裏射出來的清晰誠實的目光，表示出一個受過鍛鑄而不失其最高貴的本質的性情；就是衣服也是純潔雅致，不帶半點青春的風騷，變為更有意義的了。

高佛來卡司先生與夫人（比這再高的尊稱在拉維羅人門的口頭上是沒有了，自從老紳士去世遺產分析之後）回轉身去找落在後面的一位高身量的老年人和一位衣裳樸素的女人——因為南西說一定要等候「父親和普利西拉」——現在全部走上一條狹徑，穿過墳地一直到對着紅屋的一個小門。現在他們不必跟着他們；因為在散會的人羣裏也許還有旁的我們願意再會見的人——也許還有衣服不見得美麗而又不像紅屋主人主婦那樣容易辨認的人呢？

但是我們不會認錯塞拉斯馬南。他的大黃眼睛似乎可以看得較遠一些。早年近視的人大抵如此，現在他看起東西來不像從前那樣模糊而可有較為準確的辨視；但是除此之外到處可以看出被十六年光陰所促成的衰象。織工的彎背和白髮給我一個很老的模樣，雖然他也不過五十五歲；但是在他身傍有一朵最鮮豔的青春之花，——一碧眼白膚帶笑渦的十八歲的女子，用了她的赭色帽子還是壓直不了她的褐色的鬚髮；頭髮的波浪就像是三月微風吹着的小河一般的倔強，小鬚髮從後面箍着的木梳底下迸了出來，在帽子底下露着。哀皮有一點討厭她的頭髮，因為在拉維羅沒有一個人有像她這樣的頭髮，她覺得頭髮是應該平滑的。在頂小的地方她也不願意受人指責；你看她的祈禱書多整齊的包在她的斑點手絹裏。

在哀皮身傍走着的那個穿新粗布衣服的漂亮小夥，當哀皮問他的時候，他也不能空空洞洞

的十分說定頭髮是究竟應該怎樣，他以為直頭髮是大概最好，但是却不願衰皮的頭髮改樣。她一定是猜想身後有什麼人特別注意她，正在鼓着勇氣等走到大路上就要追趕到她身邊去，否則她爲什麼那樣害羞，並且頭向着她父親塞拉斯也不敢轉動，只是低聲細語着誰到禮拜堂誰沒到禮拜堂以及教堂牆上的紅野槐如何美麗！

『我願我們也有一個小花園，父親，像溫茲羅帕夫人家的一般，長着雙瓣的雛菊』，衰皮等走到大路上時說；『只是據他們說，須要挖得很久並且要新鮮的黃土——這是我們所不能做的，你能嗎，父親？無論如何我也不願你去做，因爲你累了。』

『我能做，孩子，假如你要一個小小的花園；晚上時間很長，我可以給你開闢一點荒土。夠你種一兩棵花的，早晨坐上織機之前可以用再鏟子去墾地。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要一個小花園？』

『我可以替你開掘，馬南先生』，穿粗布衣裳的青年男子說，他現在衰皮的身傍，不用什麼客套就加入談話了。『在我一天工作完畢之後，或工作不忙的時候騰出來的閒工夫，這一點子事對於我只能算是遊戲罷了。我還可到卡司先生家去搬一點土，——他一定准我的。』

『喂，阿龍，我的孩子，是你麼？』塞拉斯說；『我沒有看見你，因爲衰皮和我講話的時候，我什麼別的都看不見。』

『假如你認爲可行』，阿龍說，『我今天下午就到石坑去，我們再決定圍進那一塊地，以後

每天我早起一個鐘頭開始工作。」

『但是你一定要答應我不許參加這勞苦的掘地，父親』，哀皮說。『我本不該提起這件事』，她半害羞半狡獪的說，『皆因溫茲羅帕夫人說起阿龍必定肯——』

『她不告訴你你也應該知道』，阿龍說。『馬南先生也知道，我希望，我很願意幫他做一點工作，我想他不至於對我太嚴厲把工作從我手裏搶去罷。』

『父親，不到工作輕易的時候你不准參加』，哀皮說，『你和我可以劃花園的位置，挖洞栽根。有了花之後，石坑這一帶必定顯着活氣多了，我總以為花能看見我們並且能知道我們談的話。我想要一點迷迭香，薄荷，茴香，因為這些花有香氣；但是拉凡德爾，只在富人花園裏纔有罷。』

『這不見得你不該有』，阿龍說，『隨便什麼花，我都可以截下枝條給你帶來；我做園藝的時候，截下無數的枝條，大半都拋棄了。在紅屋有一大片的拉凡德爾；女主人很歡喜這種花。』

『好罷』，塞拉斯森嚴的說，『只要你不要爲了我們而有什麼冒失的地方，也別到紅屋要什麼太值錢的東西；因爲卡司先生對我們很好，給我們添造了石屋的新套間，還給我們床舖和什物，所以我不願再以造園的東西或別的東西向他勒索。』

『不，不，不是勒索』，阿龍說，『全教區裏沒有一個花園不有無窮的浪費，皆因是出產太

多，無人享用。我自己常常想，假如田地都充分的利用，每一粒糧食都到人的嘴裏去，一定沒有人會缺乏食物的。現在的情形使人作如此感想——園藝就使人作這種感想。現在我要回去了，否則我不在那裏母親又着急了。」

「今天下午你和她同來，阿龍」，哀皮說；「我不願意決定開闢花園而不令她從始便知道一切——你願意嗎，父親？」

「喂，你能約她來就一同來，阿龍」，塞拉斯說；「她一定有點意見指示我們處治一切。」

阿龍回向村裏去，塞拉斯和哀皮在寂靜覆蔭的路上走着。

「啊爸爸！」在沒有別人的時候她握緊了塞拉斯的胳膊，溜過去給他一個有力的親吻。「我小老爸爸！我快樂極了。我們有了一個小花園之後，你想我再也不要什麼別的了；我知道阿龍會給我們掘地」，她以狡猾的勝利的神氣講着。「我老早就知道。」

「你是一個有心計的小乖乖，你是，」塞拉斯說，臉上充滿了甯靜和平的慈祥的老態；「但是爲了這事你算是蒙了阿龍的恩惠哩。」

「呵，不，我不領他的情」，哀皮笑着雀躍說；「他甘心情願去做。」

「得了，得了，我給你拿着祈禱書罷，這樣跳着，一定會要落在地上。」

皮察她的舉止被人注意了，不過注意她的只是一隻和善的驢，腳上繫着一根木椿，正

在食草，——是一隻很老實的驢，對於人類瑣碎的事並不驕傲的挑剔，而且如果可能，搔搔他的鼻子他也肯加入；衰皮這次還是報以往常的注意，使得他吃苦的一直跟着到他們家門口。

衰皮把鑰匙插到門孔裏，裏面一聲尖銳的犬吠，使得驢改變了念頭，不告辭就跛着走了。這一聲銳叫表示出屋裏等候着他們的一隻伶俐黃狗的熱烈歡迎，發狂一般在他們腿下舞跳，猛然猶猶做聲向織機底下一隻玳瑁殼色的小貓撲去，然後銳叫一聲又奔回來，好像是說，「你看，我已盡職捉那軟弱的小東西了」；這時候老貓在廚房窗口曬胸脯，懶洋洋的回轉頭來希望得到主人的撫摸，但是也不費事去求。

石屋內部的改變不僅僅是這快樂的動物生活的出現。現在起居室裏沒有床鋪了，代以雅緻的桌椅，都很光亮潔淨可以滿足道麗溫絃繙帕的眼睛。櫥木桌和三角櫥木椅子都是像這樣破陋的屋子裏所不經見的，這都是從紅屋隨着床和其他什物一同搬來的；鄉人都說高佛來卡司對織工很好；馬南是個上了年紀的人，錢也失了，現已靠了整星期的工作維持生活，紡麻越來越少，所以織業總目趨蕭條，他還收養一個孤兒，父母的責任都由他一個人担任，對於這樣一個可憐的人。能花得起錢的人自然應該照拂扶助。所以沒人嫉妬這織工，大家都以為他是一個例外的人，他有求人幫助的權利，拉維羅別的人是不能和他比的。關於他的種種誤會現在都變了顏色；梅西先生現在是一個八十六歲的衰老的人了，整天只在爐邊坐着，或在門口曬太陽，也以爲假如一個人能像塞拉斯那樣看待一個孤兒，這便是預兆他的金子就要恢復，至少竊盜可以就獲——

因為梅西先生自以為精力仍像從前一般健旺。

塞拉斯坐着，滿足的望着衰皮鋪上一塊乾淨桌布，把一塊蕃薯餅放上去，這餅是放在一個乾瓦罐子裏，擱在一個快要滅的火上烘着的，這是代替烤爐最好的方法，在禮拜天總是這樣弄的。塞拉斯不願意再有鐵柵和烤爐的設備，他愛那老磚爐，如同愛那褐色瓦罐一般——他發見衰皮的時候，瓦罐不是還在那裏麼？家家的爐神灶神還是存在的；一切新的信仰對於這個拜物迷信都要容忍些罷，否則信仰本身也要傷了根源。

塞拉斯比平常特別沉靜的吃飯，不久就放下了刀叉，半恍惚的望着衰皮和貓狗玩耍，她自己的飯也因此而用很久的時候。但是當時那情景很可惹人注意：衰皮的頭髮是有波紋而光亮的，圓的下巴和頸子被深藍色的布衣反襯得特別的白，看着小貓用四隻爪子抓着一個肩頭，那樣子恰似一個瓶子的握柄，她不禁大笑，這時候大狗和老貓從左右伸爪來搶她手裏拿着的一塊食物，——大狗有時停止動作，狺狺的叫，警告老貓的貪婪及其行動之勞而無功——後來衰皮發了慈悲，雙力安撫，把食物均分。

但是最後衰皮向鐘一望便停止遊戲說，「啊，爸爸，你該到太陽光裏去吸煙了。我先收拾盤碗，等教母來的時候屋裏好顯着整潔。我要趕快——我用不了多久。」

最近兩年來塞拉斯養成每天吸煙的習慣，因為拉維羅的聰明人都極力勸他吸煙，認為這是「於中風有益的」；這個勸告還經過金伯爾醫生的核准，他的理由是凡無害的東西都不妨一

試，——這位先生行醫時很大的一部分工作都是根據這條原則。塞拉斯並不十分歡喜吸煙，常常驚訝爲什麼別人那樣歡喜；但是他自從在爐旁發見哀皮之後，他的人格完全改變了，凡是一般人認爲有益的，他無不樂從，這成爲堅固的習慣了，金子神祕的不知去向，但是從那神祕的地方送來了一個孩子，他的迷惑的心靈完全寄託在扶養孩子這件事上。凡哀皮所需要的他便去追求，一切事物對於哀皮發生影響，他也無不分享，所以他自己也漸漸能領略鑄鏡拉維羅生活之種種的習慣信仰；感覺喚醒之後，記憶必定醒起，所以他就開始迴想他舊日的信仰，攙雜上新的印象，以至於感覺得過去與現在是聯貫的。借和平愉快以俱來的神明主宰的觀念以及人性善的感想，使他隱隱然覺得過去生活裏必定有一點什麼錯誤，把一生最有爲的時代都遮得黑黯無光了；他越來越肯對道麗溫茲羅帕推心置腹，於是漸漸的把他所能憶起的早年生活盡量的宣洩了。這當然是很慢很難的一件事，因爲塞拉斯的解釋力原不很強，而道麗的了解力也不發達，她對外界的經驗太狹隘，不能悟會新奇的風俗，凡是新奇的事都覺得可驚訝，所以講述起來步步遇到困難。所以只能分段的講，間斷的時候可以使道麗思索她所聽來的奇事，後來她稍稍聽慣了一點，塞拉斯纔講到這慘史的中心，——抽籤及認證他有罪；好幾次見面時都重複的談起這件事，她屢次問起這樣偵察罪犯和開釋無辜的方法的性質。

「你的聖經也是一樣的聖經，是不是，馬南先生——你從家鄉帶來的聖經——和現在禮拜堂裏的聖經是否相同——和哀皮現在學着讀的是否相同？」

『是的』，塞拉斯說，『完全一樣的；聖經裏也有抽籤的事，（註二四）你要知道』，他低聲說。

『啊，乖乖』，道麗以哀苦的聲音說，好像是聽了病人的惡耗一般。她沉默了好幾分鐘；最後她說：

『或者有聰明的人能懂得這一切——牧師一定曉得，我敢說，但是告訴他們什麼事，得要說些深奧的名詞，我們窮人是不大懂的。我在禮拜堂裏聽到的話，我從來也不懂，只是偶然聽懂一點點，但是我想一定是好話。現在蟠踞在你心頭的，馬南先生，不過是：假如上帝不錯待了你，便不該認陷你的清白，把你當做惡賊來排斥。』

『啊！』塞拉斯說，現在了解道麗的詞法了，『就是這樣的冤屈如紅熱的鐵汁一般澆在我的頭上；因為簡直是沒有人顧恤我了，天上人間都不擁護我了。從孩提時十多年來同起同居的朋友，一切分享的朋友，——我信任的朋友，——居然反對我，害我。』

『噯，他是個壞人——我想起再有這樣的一個人』，道麗說。『但是我糊塗了，馬南先生；我好像是醒來不知是黑夜的清晨。好像是確知自己藏起了什麼東西，但是一時又找不到，你所遭遇的事，我敢說一定也有點道理在內，只是我一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你決用不着那樣顛。以後我們再談；因為我在給人行吮血術的時候或是敷藥的時候，往往有平常靜坐時應想不到念頭湧上心來。』

道麗是個太有用的人，所以頗有她上述的觸動靈機的機會，隨後過了不久她又回到原題上來。

『馬南先生』，她有一天來把哀皮的洗換衣裳帶回家去的時候說，『你的遭遇和那抽籤的事使得我很迷離恍惚；這事實實在太複雜，我尋不得一點端倪。但是那天夜裏我守護着白西浮克斯，她死了拋下好幾個孩子——上帝可憐他們——忽然間我恍然大悟，如見天日；但是我現在還能否把捉得到，能否講得出口，我不知道。我心裏有許多意思常是永遠說不出；至於你所說的你們家鄉的人，既不把祈禱文記在心裏，又不照着書來祈禱，他們真是聰明哩；假如我不會背誦『我們的天父……』（註三四）或者是不從禮拜堂裏帶出幾個零碎的好名詞，我可以每晚上跪下默禱，但是便要一個字也說不出了。』

『但是你也很能說些我所能了解的話，溫茲羅頓夫人』，塞拉斯說。

『馬南先生，那天我領悟的情形大致是這樣的：抽籤而結果又錯誤，這事我不明白；牧師或者可以解釋，但是他又只能用深奧的字眼講給我們聽。我所恍然大悟的是——那天我正在爲了可憐的白西浮克斯幫忙的時候，——凡是在我覺得別人可憐，而我雖然半夜就起床也無濟於事的時候，我總有一種悟念——我那天領悟的是，上帝的心腸一定是比我的還慈悲——因爲無論在那一方面我不能比創造我的上帝更好；假如有些事我看着太不公平，那是因爲有些事是我所不懂的；講到這一點，本來是有許多事是我所不懂的，我懂的很少——真是的。所以，我

想到這一點，就想起你來了，馬南先生，自然的湧進我的心上；假如我心裏覺得怎樣纔是公正的對待你的方法，假如那些所稱抽籤的人們，除開那一個壞人，他們也都盡力以公正的方法對待你，在我們之上豈不是還有一個創造我們的並且比我們更懂事更慈悲的上帝嗎？我所敢斷言的是這一點，此外別的東西我一想起來便覺得莫明其妙。熱病來了，就能把成年人害死，撒下一般沒人管的孩子；還有四肢折斷的慘事；還有願意端品勵行的人反倒要受不肯端品勵行的人們的折磨，——噯，世界上是有麻煩事，是有我們不能了解的事。我們所能做的便是信仰，馬南先生，——做我們所能知道是對的事，此外便是一意的信仰。我們懂事很少的人還能認出一點點的是非善惡，我們便可以斷定世界上一定還有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大的是非善惡——我內心覺得一定是如此。假如當初能繼續信仰，馬南先生，你一定不致棄了你的鄉隣而這樣的孤寂了。」

「但那是很難堪的」，塞拉斯低聲說；「那時候還要我信仰是很難做到的。」

「那一定是的，」，道麗幾乎內心漸疚的說；「說話當然是比做事容易，我的一味空談，我都有點慚愧呢。」

「不是，不是」，塞拉斯說，「你說得很對的，溫絃羅帕夫人，你是對的。世界裏還有善，——我現在覺得了；雖然世界裏有煩惱罪惡，我可以覺得世界裏究竟有比我們所能看見的更多的善。那次抽籤是神祕的，但是送來一個孩子給我；究竟還有報酬——還有報酬。」

上面一段談話是在哀皮早年舉行的，那時代塞拉斯每天要離開哀皮兩小時，令她到女塾去

讀書，她的初步的知識是他自己担任指導的。現在她年長了，塞拉斯在傾吐肺腑的時候也就為她談起，當初是爲了什麼原故並且如何的成了一個孤獨的人，一直等到她來的時候爲止。因爲他不能瞞蔽哀皮他不是他的孩子；縱然在拉維羅一般人當她面前絕口不提這件事，她一定要聽起她的母親，這是無法支吾的，除非是把過去的歷史完全遮蓋起來，然而那樣又要使他們心裏生出苦痛的隔膜。於是哀皮早就知道了她的母親如何的死在雪地上，她如何的被父親塞拉斯在爐邊發見，他又如何的把她的金黃頭髮當做了他的遺失的金子的復還。塞拉斯對她是形影不離的，以溫柔特殊的慈愛把她養大成人，又加以他們的住處孤僻無隣，所以她沒有鄉村人言談舉止的粗陋的影響，她的心仍然是純潔活潑，一般人常誤認這是鄉居的人所必有的特質。純粹的愛有一種詩的氣息，能使最沒受過教育的人的環境提高，哀皮自從追着亮光走到塞拉斯的爐旁起，就有這種詩的氣息圍繞着，所以這是毫無足怪的事，假如除了她的美貌之外，在別的地方也表示出她不是普通鄉下女子，她帶着一種文雅的熱心的神情，這不是從什麼教訓得來的，這是純潔的情感培養出來的。她是非常的天真爛漫，所以她的想像力遨遊不到關於她的生身的父親的問題；她許久不會想到她一定是有一個父親的，她第一次想起她的母親一定有一個丈夫是在塞拉斯把從死人手指上取下來的結婚戒指給她的時候，那戒指一向是由他保藏在一個鞋形小漆匣裏。哀皮長大之後，他就把匣子交她收管，她常打開匣子看戒指，但是她還不大想她的父親，雖然這戒指即是她的父親的象徵。她不是已經有一個很親近的父親愛她，比鄉村

裏任何真的父親愛他們的女兒還有過無不及嗎？但是她的母親是誰，為什麼死得那樣慘這些問題却時常佔據她的心。除了塞拉斯之外最親近的便是溫茲羅帕夫人，哀皮看了她的樣子便不禁的懸想母親一定是極可寶貴的；她屢次的問塞拉斯她的母親的面貌是什麼樣，像誰，他如何發見她睡在金雀花叢裏，如何被她的伸着的胳膊及地上的小脚印所引到那邊去。花叢現在還在那裏；今天下午哀皮和塞拉斯走到陽光裏來的時候，那一叢樹便是首先引動她的視線和思潮的一件東西。

『父親』，她說，那溫柔莊重的聲調像是從她頑皮中間發生出來的一團懶澹遲滯的尾韻，『我們要把一叢樹圈在花園裏；把它留在一個角上，旁邊種起雪球花和蕃紅花，因為阿龍說這種花不容易死，越長越多。』

『噯，孩子』，塞拉斯說，他手裏拿着煙斗的時候總是喜歡談話的，很明顯的他喜歡噴煙後的開空甚於噴煙本身，『那一叢樹是不可除外，等生滿一片黃花的時候，沒有比這更美的東西了。但是我剛想到我們怎樣去造籬笆，——或者阿龍可以幫我們出個主意，籬笆是一定要的，否則驢等等的東西會進來把一切都踐踏了。籬笆可又不容易做，據我想。』

『啊，我告訴你罷，爸爸』哀皮想了一會忽然拍手說，『那裏有許多石頭塊，有些個不很大，我們可以一塊一塊的疊起來砌成圍牆。頂小塊的由你和我來搬，其餘的叫阿龍搬，——我知道他一定願意。』

『喂，我的小寶貝』，塞拉斯說，『石頭不夠那樣多，用你的小胳膊去搬，比一個蘿蔔大一點的石頭你就搬不動。你長得嬌嫩，我的乖，他以更柔和的聲調說，『這是溫茲羅帕夫人說的。』』
『我比你所想的要強壯些。爸爸』，哀皮說；『假如石頭不夠一圓用的，至少夠一部分用的，其餘的部分就容易用樹枝等物補起來。看，大坑週圍有多少石頭！』

她跑到坑邊，想要搬起一塊石頭表示她的力量，但是吃驚得向後退。

『啊父親，來看這裏』，她叫；『你看水都消下去了。昨天坑裏還滿着呢！』

『不錯的』，塞拉斯走向她身傍說。『這是因為收穫過後他們在奧斯古德先生的田裏洩水。那天工頭向我說起，我正從他們經過，「馬南先生」，他說，「我們要把你那裏的荒地淘乾成一塊骨頭一般了」。他說，高佛來卡司先生在那裏洩水；他買了奧斯古德先生的田。』

『這老坑乾到底，多麼難看！』哀皮說着轉過身蹲下去搬一塊很大的石頭。『看，爸爸，我
很能搬起這一塊石頭』，她說着很吃力的向前走了幾步，但是立刻就丟下了。

『你很强壯，是不是？』塞拉斯說，哀皮搖着她的酸痛的胳膊，笑着。『算了罷，我們到石階底下的山坡上去坐着，別搬了罷。你要受傷的，孩子。你得要有人替你工作——我的胳膊也不算很強了。』

塞拉斯很慢的說出最後那一句，好像涵着言外之意；坐在上坡了之後哀皮擠在他的身邊。艱難的抓着那不很强的胳膊，放在她的腿上，塞拉斯的那隻胳膊舉着煙斗，不住的噴煙，後面

樹叢裏有一棵槐樹正好是一面細密的帷屏，遮住了太陽，灑下了活潑歡跳的蔭影在他們的周圍。

『父親』，哀皮溫柔的叫，他們已經靜默的坐了許久，『假如我要結婚，我應該用母親的結婚戒指嗎？』

塞拉斯隱然吃了一驚，雖然這一問也正和他心中思潮照合，他以力持鎮靜的調子說，『怎麼，哀皮，你在想着這件事嗎？』

『只是在最近這一禮拜裏，父親』，哀皮誠實的說，『自從阿龍和我談起這事之後。』

『他說什麼來的？』塞拉斯仍然鎮靜的說，好像是很小心，惟恐有一點點腔調使哀皮聽着不好。

『他說他想要結婚，因為他快有二十四歲了，並且自從毛特先生告老之後他有很多的園藝工作；每星期照例的到卡司先生家去兩次，奧斯古德先生家去一次，牧師家也就要雇用他了。』

『他想要的是誰呢？』塞拉斯說着，愁慘的微微一笑。

『當然是我，爸爸』，哀皮說着露出酒渦笑着吻她父親的臉；『好像是他還想要別人！』

『你想要他，是不是？』塞拉斯說。

『是的，再過些時』，哀皮說，『我也不知什麼時候。阿龍說，人人都有一個時候去結婚的。但是我告訴他這不見得對；因為，我說，你看看父親——從來沒有結婚過。』

『是沒有，孩子，』塞拉斯說；『你的父親在你來之前是個孤獨的人。』

『但是以後你再不致於孤獨了，父親』，哀皮溫柔的說。『阿龍是這樣說的：「我從來不忍得想把你從馬南先生這裏搶走，哀皮。」我就說，「你就是想也沒有用，阿龍。」他願意我們都住在一起，你一點也不必再工作，父親，除非是你爲了自己的娛樂去工作；他像是一個兒子似的好好的待你——這是他說的。』

『你願意這樣嗎，哀皮？』塞拉斯望着她說。

『我倒也不反對，父親』，哀皮很簡單的說，『我願意安排得使你不必工作。假如不是爲了這個，我並不要什麼改變。我很快活；你願意阿龍喜歡我常常來看我們，並且好好的對你——他一向對你很好，是不是，父親？』

『是的，孩子；沒有人能再好了，』塞拉斯用力的說。『他真是他母親的孩子啊。』

『我並不要什麼改變』，哀皮說。『我很願照我們現在這樣子延長下去很久很久。』
只是阿龍想要一點改變；他使得我哭了一陣——只是一陣——因爲他說我不愛他，假如我愛他便該和他一樣的思想結婚。』

『喂，我的好孩子』，塞拉斯說着放下了煙斗，好像是用不着再裝出吸煙的樣子，『你現在要結婚是太早了一些。我們問問溫茲羅帕夫人再說——我們問問阿龍的母親她以爲如何；如其有一件該做的事，她必定主張的，但是這一點也要顧到，哀皮：一切事物都要改變的，無論我

們願不願；一切事物不能照現在這樣一成不改的延長很久。我要越來越衰老，是你的一個累贅，假如我不棄你而去。我並非是說你以我為累贅，——我知道你不會的——但是令你為難的；我料到這一點，我就很願意你除了我之外再有個什麼人——一個年青力壯的，能比你活得更久的，能照拂你一直至終局的。」塞拉斯停住了，把手腕放在膝上，手掌一掀一動的沉思着，眼睛望着地。

「那麼你願意我結婚，父親？」哀皮聲音有一點抖顫的說。

「我不能說不，哀皮」，塞拉斯用力的說；「但是我們問問你的教母罷。她一定願意你和她兒子都做正當的舉。」

「他們來了」，哀皮說，「我們去迎接他們。啊，煙斗！你要再燃着了不，父親？」哀皮說着把這醫病的傢具從地上拾起來。

「不用了，孩子」塞拉斯說；「我今天吸夠了。我想吸一點比一回吸很多要有益些。」

第十七章

塞拉斯和裘皮在山坡上槐蔭下談話的時候，普利西亞拉米特小姐正在和她的妹妹爭辯，妹妹主張在紅屋用茶點，讓她父親睡一長覺，不必剛吃過飯不久忙着坐車回華倫。黑壁板廳裏正舉行家宴（只有四個人），圍桌坐着吃禮拜天的飯後水菓，有鮮榛仁，蘋菓，梨，在禮拜堂敲鐘以前經過南西親手用鮮葉裝璜着。

現在的黑壁板廳和從前高佛來沒結婚老紳士在世而沒有主婦當家的時代，是大不相同了。現在到處都是亮光光的，上面不准有昨天的塵埃，地毯四圍露出一碼寬的櫛木板，以及火爐板上鹿角上掛着老紳士鎗鞭手杖，全都是潔淨的。別的遊戲器械以及戶外用具，南西都給挪在另外一屋；但是她把孝順的習慣帶到紅屋來了，給她丈夫的亡父的這幾件紀念品保留在一個頂恭敬的地方。大酒杯還在一张旁桌上，杯上鏤出的銀花並不因摸觸而失去光輝。杯裏也沒發臭味的殘廢；屋裏主要的氣味只是德貝縣水晶瓶裏插着的拉凡德爾及玫瑰葉的芳香。當初是荒涼的屋子，一變而為到處整潔，因為十五年前這屋裏來了一個新的主宰。

「父親」，南西說，「你一定有回家去用茶點的必要嗎？你在我們這裏不是一樣的麼？——今天晚上一定會是很美的。」

老先生剛纔和高佛來談起救濟貧民稅的苛重和農業的蕭條，（註三五）沒有聽見他的兩個女兒的談話。

『乖乖，你問普利西拉罷』，他說，他從前的聲音是堅強的，現在也變成沙啞了。『田地歸她管，我也歸她管。』

『你是得由我管，父親』，普利西拉說，『否則你就害風溼病死了。至於田地，這年頭兒難免不出麻煩事，假如是自己經營，誰也怪不得，只得怪自己，真要把一個人活活的急死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做主人，找別人來管理，隨時可以怪罪別人。這可以救許多人不至於急瘋，我想。』

『是了，是了，我的乖』，她的父親沉靜的笑着說，『我並沒有說你管理田地不是爲了大家好。』

『那麼你設法留在這裏用茶，普利西拉』，南西說，親暱的把她的手放在姊姊的胳膊上。『聽我的話；父親睡覺的時候我們到花園裏去一遭。』

『我的乖孩子，他可以在馬車裏很美的睡一覺，因爲我是趕車。至於留在這裏用茶，我不要聽；因爲我家的那個製牛奶的女僕，過了邁克爾筵節就要結婚了，她會把鮮牛奶倒在豬槽裏像是倒在鍋裏一般。她們那種人都是這樣；她們以爲結婚之後世界都要重新造過了。所以讓我戴上帽罷，馬套車的時候我們還可有到花園裏走一遭的工夫。』

姊妹兩個在花園裏的掃得整潔的小徑上走着的時候，雨過鮮明的草地反襯得黑綠色的圓尖形松樹，弓形的松樹，牆一般的松樹籬笆，非常鮮豔，普利西拉說：

『我非常喜歡，你的丈夫買了奧斯古德表兄的田地，並且開始製牛奶。真可惜，你們沒有早點開始；因為可以使你的心裏不至於閒得慌。假如想找點麻煩事銷磨光陰，製牛奶是最好的事。至於揩桌椅，揩到桌上可以照見人，也就完了，製牛奶則不然，永遠有新鮮的花樣；雖然到了嚴冬，努力克服牛油使它凝結，這其間也有樂趣。我的乖』，普利西拉說着很親熱的把握緊妹妹的手，並肩走着，『你要有了牛奶場，你永遠不致於抑鬱無聊。』

『噯！普利西拉』，南西經她一握便擡起清澈的眼睛報以感激的一瞥，說，『但是這不能補償高佛來的缺憾；一個牛奶場對於男人算不得什麼。他所希冀的又不能得到，所以纔使得我煩悶。假如他能知足，我對於現狀也就知足了。』

『我真聽得不耐煩了』，普利西拉性急的說，『男人的脾氣——總是要這個要那個的，從來不以已得的爲滿足；一點苦痛也沒有時候，他們也不肯舒舒服服的坐在椅子上，不是嘴裏插上一個烟斗，舒服裏還想討舒服，便是吞下幾口老酒，雖然下一頓飯逼得他們不能不趕快吞。但是，說來可喜，我的父親從來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假如上帝高興，把你也造得和我一般的醜，男人自然不去追着你，我們便很可以安居樂業，用不着和那些天生喜歡搗麻煩的人們打什麼交代。』

「啊，別這樣說，普利西拉」，南西說，後悔招出這一場憤怒；「誰也挑不到高佛來一點錯。沒有孩子，他當然要失望的；每個男人都想有孩子們，為他們工作，為他們積蓄，他喜歡在孩子們小的時候逗着他們玩。很多男人們比他還要需求的厲害。他真是最好的丈夫。」

「啊，我知道」，普利西拉譏諷的笑着說。「我知道做妻的人的手段；她們唆使一個人罵她們的丈夫，然後她們轉過頭來又稱讚他們好像是要把他們出賣一般。父親等着我呢；我們回去罷。」

大馬車套着一匹灰色老馬，已經在門前等着，拉米特先生已經在石階上了，正在和高佛來閒談這老馬在當初主人騎它的時候有怎樣美的姿勢。

「我是一向喜歡有匹好馬，你知道罷」，這位老先生說，不喜歡把他的活潑的時代完全從他的後輩的記憶裏除銷。

「別忘了在這禮拜以內把南西帶到華倫來，卡司先生」，這是普利西拉臨別囑咐，她握起韁繩輕輕的搖動，算是很和氣的催動那匹老馬。

「我要去看看石坑旁邊的田，南西，並且看看洩水」，高佛來說。

「你在茶點的時候再來，親親？」

「是的；一點鐘內就回來。」

高佛來的習慣是每逢禮拜天下午出去散步，藉這機會略事沉思。南西不常陪他出去，因為

她那個時代的女人——除非像普利西拉那樣要管戶外的事——不大到自己家園以外散步的，因為家事已很夠他們忙的了。所以普利西拉不陪着她的時候，她就常常拿起一本曼特註的聖經，（註三）眼光向經文望一刻之後，便漸漸把眼光移動，因為她的思想已經堅持着要思索旁的事去了。

但是南西在禮拜天所思索的事，和她面前擺着的書所提示的虔敬的意旨，是並不十分遠的。她所受的神學的教育還不充分，不能明顯的看出她現在胡亂翻開的這部古代的聖經和她的簡單平凡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但是她有正義的精神，並且待人接物有一種責任的觀念，這正是南西品行上的要質，使得她養成一種習慣，喜歡用心反省自己過去的情感與行為。她的心並不被雜事所誘惑，她有閒空便時時的反省自己所能憶記的經驗，尤其她十五年來的婚後生活，在這期間的生活是加倍的充實，加倍的有意義。凡是遇到緊要關頭，使她更深刻的認識人生的錯綜煩惱，使生活上開一新紀元，或是使得她需要一點點的忍耐力，或是耐苦的遵守一種想像的或真實的義務，總之，在這種種緊要的時候所發生的頂瑣細的情節，言語，腔調，臉色，她都像一樣一樣的反省——不斷的追問自己有沒有犯一些兒的錯處。這樣過分的憂慮自省也許是一種病態的習慣，是道德心過於靈敏的人所不能免，尤其是在未曾相當的參加專業的活動，並且感情無所寄托的時候。——一個心胸高尚而又沒有孩子的女人，在她運氣不佳的時候，自然是更難免有這種習慣了。——我所能為力的是如此之小——我可做好了沒有？——這是她不斷的湧上來的念

頭；沒有聲音來喊她打斷她的自言自語，也沒有什麼急迫的事把她的精神從空洞的懊悔或膚淺的疑慮裏轉移過去。

南西婚後的生活裏的苦痛經驗，有一條主要的線索，附帶着許多有深刻印象的情景，常常在她反省中復活起來。在園裏和普利西拉短短的談話，已經決定了這個禮拜天下午反省的潮流的趨向。她努力謹慎的用眼睛用沒有聲音的嘴唇讀聖經，但是思想已經離了經文，最初想到的便是方纔普利西拉對她丈夫涵有責備之意，她現在要如何把地方纔為丈夫辯護的話引中一下。為愛的事物做的辯護是愛情受損傷時所能得的最好的止痛藥。「一個男人心裏總是有很多事的」這個信仰能使得一個妻在受到粗暴的回答或不情的言語的時候還能勉強露出笑。南西最傷心的事是由於丈夫心裏認定家裏沒有孩子是個絕對的缺憾。

其實溫柔的南西還該要更傷心，因為在她快要做母親的時候，滿心是希望和準備，又莊嚴又細膩，結果竟是一場空歡喜。十四年前親手製的精細的針黹，不是還照樣的在一個抽屜裏填着嗎？——除了一件小衣裳竟做殮衣用了。但是經過這樣的切膚之痛，南西毫無怨言，甚至於好幾年來放棄了去看那抽屜的習慣，怕的是因此又希冀命裏不能有的東西。

她以為懊悔是有罪的，所以對自己極端的嚴厲，而從不肯以律己的標準應用在她丈夫身上。「這情形是不同的——男人遇到這樣的失望是更難堪的，女人可以獻身給丈夫，也可以自足，但是男人需要一個進取的目標，爐傍閑坐對於一個男人比對一個女人是無聊得多。」南西

默想到這一點——以預定的同情心想站在高佛來的觀察點來觀察一切——便又重新反省自己了。她已經處處盡力減輕高佛來的缺憾了麼？六年前有一次，四年前又有一次，她忍痛的拒絕——拒絕她丈夫想抱養一個孩子的願望，她是對的嗎？抱養孩子，在那時代的思想習慣看起來是比在現代覺得希奇得多；但是南西却自有道理。她覺得無論什麼事，凡是不純粹屬於男人範圍，而惹起她的注意的，她都必須自有主張，好像是她的私產一件一件的都必須有一個固定的地位一般；她的主張永遠是堅決奉行的原則。其堅定並非由於理論的基礎，而是由於她天生的一副堅持到底的力量。人生一切義務理義，由孝道以至於夜晚梳裝的安排，可愛的南西拉米特自從二十三歲以來便有一套堅決不移的小小的法典，她的習慣也無一處不嚴格的遵照這法典。她把堅決的判斷藏在心裏，一點也不顯出礙眼睛的樣子；像是在心裏生了根一般，像是草一般的靜靜的生長。許多年前我們就知道她堅持要和普利西拉穿同樣的衣服，因為「姊妹該穿同樣的衣服」，因為「假如她穿一件染牛酪餅色的衣服，她也要按理去做。」這是一個瑣細的但是標類的例，南西一生便是如此處理的。

南西很困難的拒絕了她丈夫的願望，也便是根據嚴格的原則的一條，不是根據小器的自尊心。因為你自己沒有孩子，便去抱養一個，等於藐視上天，自定命運；抱養來的孩子，她確信，一定不會變好了的，因為上天注定不給你孩子，必是有理由的，你一定要反抗上天去強求，那孩子當然是要成爲孽障。當然看見一件東西不是爲你設的，南西說，你便該丟開它，連想都

不該想。截至此為止，恐怕頂聰明的人也不能把她的原則再從字面上改進一點罷。但是什麼東西是爲你設的，什麼不是，那條件在她看來毫無疑義，其實還要看各人思想的方式而定。假如到某地去買東西，一連三次皆遇見下雨或天公不做美，她便把到某地買東西的念頭取消了；假如有人背反天意而去一意孤行，她便預料他不是要跌斷了腿，便遭到別種的意外。

「你爲什麼以爲孩子將來一定變壞呢？」高佛來抗議說。「在織工家裏那孩子長得很好；他是抱養的。全教區裏也沒有比那女孩子更美的了，此外也再沒有一個更適宜於我們所能給的地位。她將來如何能夠有變成任何人的孽障的可能呢？」

「是的，我親愛的高佛來，」南西說，她在坐着把兩手緊握着，眼裏有無限抱憾的熱情。「那孩子在織工家裏也許不致變壞。他和我們不同，他不是有心去尋求的。那是不該的；我確定的覺得不該。你不記得我們在洛愛士頓溫泉遇見的那個太太告訴我們說關於她的妹妹抱養的孩子嗎？我聽說過的抱養孩子只有這一個；那個孩子長得二十三歲的時候被遣放出境了。親愛的高佛來，別要我做我知道是錯的事；我永遠不會快樂的。我知道你很難受——對我還好一點——但這是天意。」

這也許像是一件怪事，——南西的宗教學說不過是從狹小的社會傳統裏拼湊起來的，不過是一些未完全了解的教會訓條的斷片，不過是從她狹小經驗中得來的小女孩子的見解——然而她獨自思索的結果，竟很接近一般虔誠的人們的成系統的信仰，而那又是她從不會知曉的——

這真是奇怪，假如我們不知道人類信仰本來是和其他自然生長的東西一般的能超越系統的範圍。

高佛來自始就指定了要哀皮做孩子，那時候她纔十二歲。她從來沒有料到塞拉斯雷可捨命也不肯捨哀皮。織工既然費了那麼多事把她養大，當然盼望她好，她有這樣的好運氣做富家的孩子，他難道還不喜歡？以終她一定對他感恩，他一生也可以不必愁衣食了——他當初待哀皮那樣好，她必奉養他也恰如其分。一個地位高的人把一個窮人手裏的負擔接收過去，那不是一件很應該做的事麼？高佛來覺得這是非常合適的一件事，那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一種普遍錯誤的心理，以為他既有私下的動機希望這事成功，這事便不難辦到。這實在是把塞拉斯與哀皮的關係估計得太粗略了；但是我們要記得，高佛來對於一般工人的印象很壞，總以為粗手粗腳的人，錢既不多，深厚的愛情便不會發生的；他雖然有力量但是也沒有機會去深刻的了解織工的特殊經驗。高佛來是沒有相當的了解，所以他纔有那不情的計劃；他的忠厚的天性早已把他從前所有忍酷的念頭消滅了，南西誇他為好丈夫不是完全故意以幻想為根據。

『我是對的』，她向自己說，當她回憶起他們討論時種種情景；『我覺得我拒絕他是對的，雖然使我極傷心。但是高佛來對於這事的態度是多麼好！我這樣反對他，若是別人，恐怕早生氣了，恐怕早露出口氣來以娶了我為倒楣；但是高佛來從來沒向我說過一句不溫和的話。他僅僅有時忍藏不住；一切對他都黯澹的，我知道。那田地——假如他有孩子，為了孩子去工作，

他要感覺怎麼不同的心情呢！但是我不必抱怨；假如他娶了一個能生孩子的女人，她也許在別的方面使他煩惱。」

這種可能是南西最大的安慰；爲使這種可能格外的有力量，她便努力的討好，使得別的女人無論如何不能有比她更完備的溫柔，那一件事她是無可奈何不能不拒絕。高佛來也不是不喜愛她的柔情，所以也並不錯怪她的固執的動機。和她同居了十五年，不能不知道對於理義的堅持以及如花心露珠一般鮮明的誠摯正是她的主要的特點；高佛來很感覺這一點，他的猶豫不決的天性本來是最不善對付難題的，而他的溫柔的妻却常常望着他的臉色預備服從他，反使得他傷促不安。關於哀皮的真象他是決不能向她說明的；他的早年的結婚恐怕要給她一個不可磨滅的打擊，假如隱藏了這樣久到現在纔告訴她。他想，那孩子也要變成一個令她發慌的對象；見到她便是苦痛。南西的自尊心和對世界上罪惡的茫然無覺，若一旦加以打擊，怕不是她的嬌弱身體所能禁得起的。他娶她的時候既然是心裏懷着祕密，這祕密就永遠存在那裏罷。無論如何，他不能在她和他愛了這樣久的妻之間造出不可補救的裂痕。

同時，既然有了這樣好的妻，爲什麼在心裏不能彌補沒有孩子的缺陷呢？爲什麼故意向缺陷處自尋煩惱，好像那是唯一理由使得他一生不能澈底快樂？凡是到了中年的男女，若不了解人生永不能澈底快樂，總是如此；在悶鬱無聊的時候，不滿足的心情便要尋找一個固定的對象，沒嘗試過的好東西便都是缺陷。家庭沒有孩子，不滿足的心情便嫉妒那有孩子的人回家的

時候有孩子歡迎；可是家庭有孩子的人，在吃飯的時候一個比一個高的小頭顱像是暖室裏的盆花一般團團圍繞着，這時節不滿足的心情又覺得每一個孩子都是經過了多少麻煩纔扶養得這樣大，以爲人們拋棄了自由甘爲兒女做牛馬簡直是短期的瘋狂。至於高佛來，他所以不斷的顧念到他命運中的這一點，還有特殊的理由！對於哀皮他的良心總覺不能十分安逸，現在家裏沒有孩子，好像正是報應；現在既然過了很久，南西又反對，要想補救他的錯誤是越來越難了。

這個禮拜天下午，已經是四年沒有談起這件事，南西以爲這事可以永遠不必再提了。

『他現在年紀更老了一些，我不知道他是較以前不介意，還是更介意』，她想。『我恐怕他是更介意。老年人最感覺沒有孩子的苦惱；父親若沒有普利西拉可怎得了？我若死了，高佛來一定是寂寞——和他弟弟們本來不和睦。但是我不必過慮，不必事先安排；我在現在盡力就是了。』

想到一點南西從幻想中醒起，眼光回復到撒棄的書頁上。書頁已經被撒棄得比她所想像的更久些，因爲她現在很吃驚的看見僕人送進茶點來了。其實是比往常茶點的時間稍早一些；但是琴有她的道理。

『老爺回到院裏來了麼，琴？』

『還沒有，太太，』琴微微用力說，但是太太沒有注意。

『我不知道太太看見了沒有』，琴停了一刻說，『窗前有很多人都向一個方向跑。我恐怕是』

出了什麼意外。院裏一個人也沒有，否則我就派他去查看。我到樓頂上去，因為有樹什麼也看不見。我希望沒人受傷就好了。」

「啊，不，我敢說沒有什麼事」，南西說。「也許又是斯奈爾先生的牛竄出來了，和上回似的。」

「我希望別受傷人就是」，琴說，毫不輕視這個假設，因為裏面也包涵着想像中的慘劇。「這女人總是嚇我」，南西想，「我希望高佛來回來。」

她走到前窗盡力向路上遠處望，心裏焦忽的情形她自己也知道是孩氣，因為現在路上毫無琴所說的恐慌情形，並且高佛來也不從路上回來，他是從田間走回的。但是她還站在那裏，望着甯靜的墳地，墓碑的長影射在光亮的綠丘上，牧師住宅那一邊的樹林帶着紅豔的秋色。但是越當着平靜美景，越清晰的感覺一種迷惘的恐懼——像是一隻烏鴉在有陽光的天空中飛過。南西越來越盼望高佛來回來。

第十八章

有人打開了屋子那邊的門，南西覺得是她的丈夫來了。她從窗前回轉身來，眼裏露出歡喜，因為妻的主要的恐懼已經平靜了。

『親愛的，你可回來了，我好歡喜』，她說着向他走去。『我都有有一點——』她猛然止住，因為高佛來抖顫着放下了帽子，臉色灰白，以模糊呆木的眼光望着她，好像是只見她是一幕活劇的一部分，那活劇是她所不能看見的。她握着他的胳膊，不敢再講話；但是他沒感覺她摸他，噤然坐到椅上去。

率端着熱水壺（註二七）走到門口。『讓她走開，請你』，高佛來說；等門又關上之後他又努力更清晰的說。

『坐下，南西——坐在這裏』，他指着對面一個椅子說。『我急忙的跑回來，防止別人來告訴你，我親自向你講。我受了一個大的打擊；但是我最關心的是你將受的打擊。』

『不是父親和普利亞拉罷？』南西的嘴唇顫着說，握緊兩手在她的腿上。

『不，不是活着的人』，高佛來說，這段故事需要很巧妙的敘述，他不知如何開口了。『是丹塞，——我的兄弟丹塞，在十六年前失蹤的。我們找到他了——找到他的屍體了——他的骨頭

梁子。」

高佛來的神氣使得南西極度的恐慌，聽到這些話反倒覺得放心了。她比較安靜的聽他還有別的什麼話。他講下去：

「石坑忽然乾了——大概是因為洩水，我想，他在裏面躺着呢——躺了十六年，夾在兩塊大石頭縫裏。他的錶和他的印都在，還有我的金柄獵鞭，上面刻著我的名字；他騎野火打獵那天沒有告訴我就把鞭子取去了，自那天以後他就失蹤了。」

高佛來停住；底下的消息不容易講了。「你想他是自己溺死的麼？」南西說，心裏幾乎懷疑着，一個本來沒有多少感情的弟弟在這許多年前的遭遇也許根本不該使他這樣深刻的傷感，並且大家本來預料這弟弟還許遭了更壞的命運呢。

「不是，他是誤跌進去的」，高佛來說，他的聲音低而清晰，好像是他覺得這件事含着些深刻的意思。他立刻又說，「對塞便是偷塞拉斯馬南的錢的人」。

南西驚訝着她得臉頰都紅了，因為她的家教以為頂遠的親戚做下犯罪的事都是羞恥。

「啊高佛來！」她以動情感的聲調說，因為她覺得她的丈夫一定更深刻的感覺這羞恥。

「錢就在坑裏」，他說「織工的所有錢。一切的東西都打撈起來了，他們把骨頭送到彩虹去了。我回來告訴你；這事攔阻不住——你一定要知道的。」

他沉默了，低頭望着地足有兩分鐘之久。南西經過番羞辱本可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是她不

說，因為她自然的感覺這事還有背景——高佛來一定還有話向她講。果然他立刻抬起眼望着她的臉，凝視着她，他說：

『一切都要真象大明，南西，或早或晚。上帝願意的時候，我們的祕密就被發見了。我心裏存着一件祕密，現在我不再瞞你了。我不願意別人來告訴你，我要親自告訴你。我也不願意在我死後再被你發見。我現在告訴你罷。我已經猶豫了一生。現在我決定了。』

南西的極度的恐懼又復返了。夫妻的眼睛對視着，露着驚愕的神氣，好像是遇到了危機，愛情爲之停止。

『南西』，高佛來慢慢的說，『我娶你的時候，我瞞你一件事——我本該告訴你的一件事。馬南發見死在雪上的女人——哀皮的母親——那個淪落的女人——是我的妻；哀皮是我的孩子。』

他停止了，怕他懺悔生出的影響。但是南西很鎮靜，只是她的眼睛垂下去不望着他的眼睛了。她的臉是灰白而凝靜，像是沉思的石像，緊握着兩手在她腿上。

『你以後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看得起我』，高佛來過了一刻說，聲音有點抖顫着。她默然。

『我不該不認那孩子；我不該瞞你。但是我捨不得失掉你，南西。我是被誘纒和她結婚——我爲了這事很苦痛。』

南西仍是默然，低頭看着；他幾乎料着她就要立起身來說要回他父親家去。對於她認為這樣罪大惡極的事她怎能稍有慈悲之意呢，她的見解素來是簡單嚴厲的！

但是她終於抬起眼來望着他說話了。她的聲音裏沒有憤怒——只是深刻的遺憾。

「高佛來，假如你在六年前告訴我，我們也可以對那孩子盡我們的一點義務。你想我若是知道這孩子是你的，我便拒絕她嗎？」

在這時候高佛來感覺到他的錯誤的一切苦惱，因為他的錯誤不但毫無益處，而且妨礙了自已的目標。他和他的妻住了這樣久，却還不知她的為人。但是她又說話了，更加興奮。

「並且——啊高佛來——假如開始我們就把她接來，假如你便抱養她，你本該如此的，那麼，她一定會把我當做她的母親愛——你也可以和我更快樂的生活着了。我的小孩子雖然死了，我也可不那樣傷心，我們的生活也可以比較的更像我們所想像的模樣。」

淚滾下來了。南西停住了講話。

「但是我若告訴了你，你就不願嫁我了」，高佛來說，在自責的苦悶當中，極力證明他的舉動並非完全是無理取鬧。「你現在也許以為還肯嫁我，當時你一定不肯的。你的自尊心，還有你父親的自尊心，在消息宣洩之後，一定會使得你恨我，不屑再和我來往。」

「我那時對你如何，我不能說，高佛來。不過我永遠也不會再嫁別人。但是我不配令人為我去犯錯；世界上沒有一件事值得令人犯罪去強求。無論什麼事總不會像事前想的那樣好；我

們的婚姻也不是的，你想想。」南西說到最後幾個字，臉上微微露出慘笑。

「我是比你所想的更壞的人，南西」，高佛來說，很有點抖顫。「你能饒恕我嗎？」

「你對不起我的地方還小，高佛來，你已經補償起來了——十五年來你對我這樣的好。你對不起的另有人在，我恐怕你永遠也不能補償了。」

「但是我們可以把哀皮接來」，高佛來說。「我不怕社會終於知道這事。我此後永遠要坦白公開。」

「現在她已長成，再來到我們家，這是不同的了」，南西悲慘的搖着頭說。「但這是你的義務，要去承認她，供養她，我也盡我對她的義務，祈禱上帝令她愛我。」

「那麼我們今晚就一同到塞拉斯馬南家去，等到石坑那邊一切都安靜之後立刻就去。」

第十九章

那天晚上八九點鐘之間，哀皮和塞拉斯孤獨的在石屋裏坐着。織工經過今天下午的大雨之後，他又想戀他的甯靜的生涯了，甚至請求溫茲維帕夫人和阿諾走開，這兩位當然是比別人慢走一步的。興奮還沒有過去；現在是到了一種程度；感覺敏銳得不能再受外界的刺激——並不感覺疲乏，只覺得內心的生活濃熾，要睡覺是絕不可能。凡是看過別人處在這種情形下的人，總該記得那眼光爛爛的樣子，和猙獰的面目上受暫時影響而露出來的一種奇異的鮮明的神情。好像有了一種新的聽覺，能聽見一切精神的聲音，把玄妙的震盪的波音送進粗笨的肉體去了——好像是『潺潺流水之聲所生出的美』映射到聽者的臉上一般。（註二八）

塞拉斯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望着哀皮的時候，臉上就露着這樣的變容。她把她的椅子拉近他的膝前，探着身子，握着他的兩手，望着他。近旁椅上點着一支蠟燭，放着發見的金子，——愛了多年的老金子，現在一堆一堆的整齊的擺着，還像從前金子是塞拉斯的唯一的喜悅的時候他喜歡擺列的一般模樣。他方纔告訴她他當初如何的每晚計數金子，並且在她來之前他的心靈是如何荒涼。

『最初我常常有一種感覺』，他以抑制的聲音說，『以為你可以變為金子；因為我的頭無論

向那面轉，總好像是看見金子，我就想假如金子能回來再讓我摸摸，我一定是快樂的。這種心機並未延長很久。過了些時，假如金子來把你趕走，金子簡直是該詛咒的了，因為我不能離開你，我一定要看你的樣子，聽你的聲音，摸你的小手指頭。你那時還不知道，哀皮，你是那樣的小——你不知道你的老父親塞拉斯是怎樣的愛你。」

『但是現在我知道了，父親』，哀皮說。『若不是虧了你，他們一定要送我到貧民院，沒有人愛我了。』

『噯，我的寶貝孩子，這是我的福氣。假如你不來救我，我早在苦痛中進了墳墓。金子丟的正是時候；金子原來在收藏着，——藏着等你用。真是巧妙，我們的生活真是巧妙。』

塞拉斯沉默了幾分鐘，望着金子。『金子現在不能令我愛了』，他沉思說，『金子不能。我恐怕金子永遠不能了；假如我丟了你，也許我又愛金子，哀皮。因為在那時節我也許又以為自己被遺棄了，不覺得上帝對我好。』

這時候有敲門聲，哀皮沒有回答塞拉斯就站起了。她的樣子很美，眼裏噙着淚，腮上微紅，這樣便走去開門。她一看見高佛來卡司先生和夫人，臉上紅得更深了。她微微欠身請安，把門大做開請他們進來。

『我們這樣晚還來打攪你，親愛的』，高佛來卡司夫人說，握着哀皮的手，很關心很愛憐的望着她的臉。南西自己的臉是白的，并且抖顫着。

哀皮給卡司先生和夫人放好了椅子，便走到對面站在塞拉斯身邊。

「喂，馬南」，高佛來力自鎮定的說，「我很歡喜，你的錢丟了這麼多年現在又找到了。是我家裏的一個人害了你——我格外的傷心——我應該從各方面補償你。凡我所能替你爲力的地方，都只算得是我還債，即以盜竊這一件事而論。但是還有別的我對你不起的地方——欠你的情，馬南」。

高佛來制止住自己。關於他的父親地位的問題，他和他的妻已經商量過，須要謹慎的提出，假如可能，留到將來再宣布好使哀皮漸漸的明瞭。這是南西極力主張的，因爲她覺得哀皮一定會要知道她的父母的關係而感到苦痛。

塞拉斯每逢比他地位高的人如卡司先生向他說話的時候，便覺得侷促不安——卡司先生的身體又強又大，很漂亮的，見他騎在馬上的時候多——他拘謹的回答：

「先生，有許多地方我已經該感激你。至於我的失竊，我不認爲是損失。我若認爲損失，你也無法可想；你不是負責的。」

「你可以那樣看，馬南，我却不能；我希望你讓我做我所認爲對的事。我知道你是很容易知足的；你一生是勤苦耐勞的。」

「是，先生，是」，馬南沉思說。「我若沒有工作便覺得難堪了，一切的東西都離我而去，我只靠工作來維持我的生活。」

「啊」，高佛來說，以為馬南的話只在經濟方面，「在這鄉下這是很好的買賣，因為需要很多的麻布。但是你現在不能再做苦工了罷，馬南；你現在可以退職休息了。你的樣子很衰弱，雖然你還不老，你是老了麼？」

「五十五，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準確的歲數了，先生」，塞拉斯說。

「啊，你還可再活三十年呢——看看老梅西！桌上的那堆錢究竟是很少的。這點錢支持不了多久，——無論是放出去吃利錢，或是用這筆錢到完了為止；這錢用不了多久，假如你除了自己之外不再供給別人，但是你一共要供給兩個人的生活，並且年限很遠哩。」

「噫，先生」，塞拉斯說，沒有被高佛來的話所動，「我不必怕窮。我的情形可以很好——哀皮和我很可以過得去。很少的工人能積蓄得這樣多。我不曉得對於紳士們怎樣，據我看是太多了——幾乎太多了。因為我們的需要是很少的。」

「只是那個花園，父親」，哀皮說，過了一刻面紅過耳。

「你愛一個花園，是麼，我的乖？」南西說，心想這句岔話可以給她丈夫解圍。「我們兩個的脾氣在這一點上正好相合，我也是在花園上用許多工夫。」

「在紅屋很有一點園藝」，高佛來說，心裏很吃驚，起先以為很容易的一個問題，現在提起來竟如此之難。「你十六年來對哀皮很好，馬南。假如有人好好的供給她，你一定覺得很安慰的罷？她長得很美麗很健康，但是不適於受苦；她不像工人家的粗壯女孩兒。你一定願意看着

有人招護她，使她的生活很富足，使她成爲一個體面的女子；她適宜於寬綽的境遇，不適於粗陋的生活，再過幾年她一定是不能免的。』

馬南臉上微微一紅，但是又消滅了，像是亮光的一瞬。哀皮只是覺得驚訝，爲什麼卡司先生說這些不着邊際的空話，但是塞拉斯覺得傷感情並且不安。

『我不懂你的意思，先生』，他說，他聽了卡司先生的話之後心裏有一種混雜的感覺，不知用什麼言詞來表示。

『我的意思是這樣，馬南』，高佛來說，決計直說了出來。『卡司夫人和我你知道的，是沒有孩子，——講到富足的家庭和其餘一切，沒人能再勝過我們——我們的財產是我們自己用不完的。我們願意找一個人做我們的女兒——我們願意要哀皮，我們完全把她當做自己的女兒看待。你年老了，她有了這樣安身立命之地，你也必定歡喜的，因爲你已經費了那樣多事把她養大成成人，當然你應該得到相當的報酬。哀皮呢，一定永遠愛你感激你，她可以常常來看你，我們大家都留心設法盡力使你舒適。』

高佛來是個直爽人，又在窘迫的心境之下講話，措詞方面必定是有錯誤的地方，比他的用意要來得粗糙，感覺敏銳的人起來聽難免是不入耳。他講話時候，哀皮靜默的把胳膊繞住塞拉斯的頭，手親暱的撫慰他的頭；她感覺他在強烈的抖顫。卡司先生說完之後，他沉默了些時，各種情感全是苦痛的互相衝突着，以至說不出話來。哀皮的心也迸起來了，因爲知道父親在爲

難，她正要俯下身去和他說話，塞拉斯心中一個掙扎着的恐懼忽然壓倒了其餘一切的恐懼，他微弱的說：

「哀皮，我的孩子，你聽罷。我不妨礙你。謝謝卡司先生夫人。」

哀皮把她的手從她父親頭上拿下來，向前走了一步。她的臉飛紅，但是這回沒有羞意；感覺她父親是在猶豫，苦痛，所以沒有一點矜持的樣子了。她先向卡司夫人後向卡司先生請安說：

「謝謝你，太太——謝謝你先生。我不能離開我的父親，我也不能再有比他更親近的人。」

並且我也不願做體面女子——心領謝謝。」（哀皮又請安。）「我不能拋棄我熟識的人。」

哀皮說到最後幾個字，嘴唇發抖了。她又回到她父親椅旁，摟住他的脖子，塞拉斯嗚咽的舉起手來握着她的手。

南西眼裏含着淚，她對哀皮的同情爲了她丈夫的苦惱自然要分了一部分去。她不敢開口，不知她丈夫心裏做何狀態。

高佛來憐了，我們遇到意外阻礙時都不能免的。他已經充分的懺悔，堅決的在他殘餘的一生裏力求補過；他現在全副精神的去做一件他認爲對的預定的事，毫未準備去了解別人的情感也許是要和他的善意的決心相抵觸。他又說話時的驚慌的態度不是沒有怒意。

「但是我有權利要你，哀皮——最強大的權利。這是我的義務，馬南，叫她聽做我的孩

子，供給她。她是我的孩子；她的母親是我的妻。我有天然的權利要求，比別人要有優先的地位的。」

哀皮猛吃一驚，臉色十分的蒼白了。塞拉斯反倒安心一點了，因為聽了哀皮的回話之後知道她的心和他的心正相合，現在覺得可以挺身出來自由的反對，帶着做父親的威風。「那麼，先生」，他回答說，自從他青春絕望的那可紀念的一天起便鬱在心裏的怨憤現在發洩出來了，「那麼，先生，你為什麼十六年前不說呢，為什麼不在我已愛上了她之前來認領呢，為什麼等到現在纔來，把她接走等於是把我的心挖了去呢？上帝把她給我，因為你撇棄她，上帝認做她是我的了；你沒有權利要她！一個人把一個神惠推出門外，誰檢了去便是誰的。」

「我知道，馬南。我錯了。我很懊悔我的行為」，高佛來說，不能不感覺塞拉斯的話的鋒利。

「我很歡喜聽你這樣說，先生」，馬南說，越來越興奮；「但是懊悔並不能改變十六年間的事實。你今天來了說「我是她的父親」，這並不能改變我們心裏的感情。自從她會喊爸爸的時候起便是喊我做爸爸。」

「我想你可以更合理的觀察這件事，馬南」，高佛來說，出於意外的被織工的坦率的實話所壓服。「我並非是要把她和你完全脫離，以至於你永不得再見她。她還是離你很近的，可以常常來看你。她對你還是照舊。」

『照舊？』馬南更慘痛的說。『我們現在吃一樣的東西，喝着同樣的杯。一天一天的思索着同樣的事。』
『三九將來怎見得能照舊呢？照舊？那是空談。你是要把我們截成兩塊。』

高佛來爲經驗所限，不能了解馬南簡單的話裏所蘊藏的深意，又覺得怒了。他覺得織工是太自私（凡是自己沒有試驗過犧牲力的人都容易下這樣的判斷），竟反對爲哀皮謀福利的辦法；爲了維護她起見，他覺得有行使他的權威的必要了。

『我本以爲，馬南』，他嚴厲的說，『我本以爲你既愛哀皮，那麼於她有利的事你必定樂於贊成的，縱然要你稍微犧牲一點。你該要記得，你自己的生活是不安定的，並且她也到了年紀，她的命運不久就要決定，那情形恐怕是她父親的家庭大不相同的；她就許嫁給一個低微的工人，到那時節我無論如何幫助也不能使她的生活富裕。你現在是阻礙她的幸福；你既然多年有功，我又於本分有虧，我本不該傷你的感情，但是現在我覺得這是我的義務，我堅持要照顧我自己的女兒。我要盡我的義務。』

高佛來最後幾句話究竟是使塞拉斯還是哀皮更深刻的受激動，這是很難說的。哀皮心裏正在七上八下的盤想，靜聽着這兩個父親辯論，一個是她的愛了很久的老父親，一個是新的生疏的父親，忽然來佔據那曾經把結婚戒指放在她母親手指上的模糊黑影的地位。她的想像力正忙着回顧前瞻，這新發見的父親含着什麼意義；高佛來最後的一段話使她的前途特別的明確。這些前思後想的念頭並不確定她的決心——她的決心早被感情確定了，塞拉斯說的每一個字都震盪

着這種感情；但是撇開感情不論，她的思索的念頭也是對那提議的辦法及新發見的父親抱着反對的態度。

塞拉斯又受良心的督責，生怕高佛來的攻擊是真實的——生怕自己的意志妨礙了哀皮的幸福。他沉默了半晌，克己的精神正在掙扎着要說頂難的幾句話。那幾句話終於抖顫着說出來了。

『我不再多說了。隨你的便罷。你和孩子說去。我一點也不妨礙你。』

就是南西，她的感情是夙來敏銳的，也和她丈夫表示同意，覺得馬南於哀皮的父親出現之後便不該再強留哀皮。她覺得這可憐的織工處境很為難；但是她的信仰的法典認定生身的父親是無疑的比繼父有優先權。並且南西是出身自富足體面的人家，所以不能了解生身貧賤的人因幼時養育和習慣的緣故而感覺小規模的生活亦有樂趣；她覺得哀皮若恢復她的生得權，實在是得到了早就該得到的無疑的利益。所以她聽了塞拉斯最後幾句話便放心了。和高佛來同樣的以為願望達到了。

『哀皮，我的乖』，高佛來說，望着他的女兒，頗有一點窘，因為她的年紀夠大的能判斷他了，『我們總是願意你對於這多年做你父親的人表示愛情和感激，我們也要幫助你使他處處舒適。但是我們也希望你愛我們；雖然這些年來我沒有盡一個父親所該做的事，我願以後我盡力供養你，把你當做我的唯一孩子。我的妻能做你的一個頂好的母親；這是你年長之後所沒享受

過的幸福。」

「我親愛的，你將是我的一個寶貝」，南西柔聲的說。「我們有了我們的女兒，便什麼也不缺乏了。」

袁皮沒有走過來請安，像上回那樣。她緊握着塞拉斯的手，——這是一個織工的手，手掌和指尖都敏銳的感覺這樣的緊握——她講話的時候是更冷靜堅決。

「謝謝你，太太——謝謝你，先生，我感謝你們的善意，你們的意思很好，是我所不敢希冀的。我若勉強離開我的父親，讓他一人在家裏寂寞，想念我，我也得不到人生的樂趣，天天在一起樂慣了，沒有他我便沒有樂趣。他說我沒有來的時候他沒有伴侶，我走了之後也什麼都不要了。自始就是他照料我愛我，我要依附着他一直到死，誰也不能離開我們兩個。」

「你要三思，袁皮」，塞拉斯低聲說，「你要三思，不可後悔，你現在可以享受富貴，你甘心要陪着窮人受苦，穿破衣服，用破東西。」

他越聽袁皮說誠摯的動情的話越神經過敏的顧慮到這一點。

「我永遠不後悔，父親」，袁皮說。「我沒看慣的精緻的東西，我也不想要。我不願打扮得講究，坐在馬車裏，佔據禮拜堂特殊的地位，使得我喜歡的人反倒覺得我不該和他們坐在一處。那麼我的生活裏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南西以苦痛懷疑的眼光望着高佛來。但是他的眼睛望着地板，以手杖的頭在地板上劃動。

好像是若有所思。她覺得有幾句話最好是由她說。

『你說的話也是很自然的，我的好孩子；你自然願意隨着把你養大的人』，她和平的說；『但是你有對你的父親的義務。你的父親接你回家去，你不該掉頭不顧。』

『我不能覺得除了一個父親之外還有什麼父親』，哀皮狠狠的說，眼裏汪着淚。『我一向只想要一個小小的家庭，他坐在角上，我來照料他，給他做一切的事。我不想要別的家庭。我生來不是要做體面女子，我也不向那一方面想。我歡喜工人，我歡喜他們的食物和他們的習慣。並且』，她的淚落了，熱烈的說，『我已允許嫁一個工人，他來和父親同住幫我照料他。』

高佛來紅了臉，悲痛的瞪大了眼睛望着南西。他來的時候很高興的覺得他可以做一件多少補償他一生最大過失的事，現在完全失敗，使他覺得屋裏空氣有點窒息。

『我們走罷』，他低聲說。

『我們現在不必再談下去了』，南西說着站起身來。『我們對你是善意的，我的孩子，對你也是，馬南。我們以後再來看你。現在太晚了。』

她這樣的遮掩了她丈夫臨去時的倉卒，因為高佛來已經一直走到門口，不能再說什麼了。

第二十章

南西和高佛夾在星光下默默的走回去了。他們走進柵木廳，高佛來倒在椅子上，南西脫下帽子圍巾，站在爐前丈夫身傍，不願意離開他片刻，但是又不敢說什麼話，怕刺激他的感情。最後高佛來轉過頭來望她，四目相視，誰也不動。夫妻間默默的互相凝視恰似是大疲倦或大危險過後之休息或逃避的最初一刻——不可以言語動作去攪亂，怕的是驚動了安憩的享受。

但是他立刻伸出手，南西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手裏他把她拉近了說：

『這事完了！』

她彎身吻他，隨後她站在他身傍說，『是的，我們放棄她做女兒的希望罷。勉強她來是不對的，她已有的教育及其結果，我們不能給她改變的。』

『是不能』，高佛來說，那種強硬堅決的聲調和他平常鬆懈的口腔大不相同；『有許多債不能像錢債一樣，過了許多年多付一點利錢完事。我在遷延又遷延，樹已經長大了；現在太晚了。馬南說得不錯，一個若把神惠推出門外，誰檢了去便算是誰的。我本想過一個沒有孩子的生活，南西；現在却要逆我的本願勉強過一個沒有孩子的生活。』

南西沒有立刻答話，過了些時她問，『你不要宣布哀皮是你的孩子罷？』

『不；這對誰有益處呢？——只有害處。他願意處那一種境遇，只好由她去，我盡力幫助她便是。我要知道她想要嫁的是誰。』

『假如這事宣揚出去沒有益處』，南西說，方纔心裏有一種感想，忐忑不安，現在覺得可以放心了。『我很盼望這過去的種種永遠不必令父親和普利西拉知道，除了丹塞那一件事那是沒辦法的——他們總會知道。』

『我把這事寫在遺囑裏——我想是要寫在遺囑裏。我不願留下什麼事被別人發見，像丹塞這樁事一般』，高佛奈沉思着說。『現在若宣布，恐怕只是惹起麻煩。我一定要盡我的力使她任性的快樂。我覺得』，她停了一刻說，『她已定婚的必是阿龍溫茲羅帕。我記得看見他同她在馬南從禮拜堂出來。』

『他倒是很機警勤謹的』，南西說，極力以歡喜的態度來看這件事。高佛來又沉思着。忽然他悲慘的望着南西說：

『她是很漂亮的一個女孩子，是不是，南西？』

『是的，愛人；正像你的頭髮眼睛。我從前竟沒有注意到。』

『我想她知道我是她的父親所以纔不喜歡我；我看出她的態度驟變。』

『她不忍得想不把馬南當做她的父親』，南西說，不願證實她丈夫的苦痛的印象。

『她以爲我是錯待了她的母親，並且錯待了她。她把我認做比實際還要壞的一個人。她一』

定要這樣想，她永遠不能知道一切，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懲罰，南西，我的女兒不喜歡我。我永遠也不會陷在這種苦痛裏，假如我當初忠實的對你——假如我不是一個饑子。我沒有權利希望從那樣的婚姻裏不發生罪惡——尤其是逃避了做父親的責任。」

南西默然；她的公正心不准她安慰她丈夫罪有應得的良心責罰。過了一些時他又說話了，但是聲調改變了；自責的口腔裏攪上了溫柔的意味。

「但是我得到你了，南西，無論如何，我還怨恨不安，因為我沒得到一點別的——好像我是應該得到似的。」

「你對於我沒有一點欠缺的地方，高佛來」，南西平心靜氣誠懇的說。「我惟一的煩惱也可以消除，假如你能樂天安命。」

「噯，這樣的補救一點，現在許還不晚罷。雖然有些事是太晚不能補救，只好由他們去批評罷。」

第二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塞拉斯和哀皮坐着吃早點的時候，他向她說：

「哀皮，有一件事在我心上，兩年來我常想要去做，現在我的錢也回來了，我們可以做。我夜裏曾反覆的思索，我想我們就可以動身，趁着天氣好。我們把房子及一切都交給你教母照料，我們打一個小包裏就可以出發。」

「到那裏去呀，爸爸？」哀皮很驚訝的說。

「回我的老家鄉——我生身的那個城——到燈場去。我要去見牧師拍斯登先生；也許發見了什麼事，可以讓他們知道對於那盜案我是無罪的。拍斯登先生是很有見識的人——我要和他談談抽籤那件事。我也要和他談談這鄉下的宗教，我想他大概不知道。」

哀皮很歡喜，因為到一個新地方去不但可以看見許多新奇可喜的事情，還可以回來告訴阿龍一切。對於大半的事阿龍都比她聰明些——但是這一回她可以勝過他，這是很有趣的。溫茲羅帕雖然覺得這樣的長途不免要有危險，屢次追問他是否要走到不通馬車的地方去，倒也很喜歡看着塞拉斯回老家去，每且可以訪查他被誣陷的罪已經洗刷清了沒有。

「此後你便可永遠心安了，馬南先生」，道麗說：「你一定會的。假如在燈場那邊果然有點

好消息，我們真是用得着，你回來告訴我，我也是歡喜的。」

在第四天，哀皮和塞拉斯穿了禮拜天的新衣裳，帶着一個藍蔴布小包袱，在工業大城裏的街上走着。塞拉斯看着家鄉三十年來的改變，很覺得驚愕，屢次抓住人間這城的名字，唯恐弄錯。

「同燈場在那裏，父親；問肩士帶繼站在店門口的那位先生；他不像別人那樣忙，哀皮說，很為她父親驚慌着，因為她父親在人衆嘈雜地生人疎的情形之下，慌得不知所措了。」

「噫，孩子，他不會知道的。」塞拉斯說，「紳士們從來不到燈場去的。或者有人可以告訴我監獄街在什麼地方，就是有監牢的那條街。我知道怎樣從那條街走過去，如同昨天纔看見似的一般清楚。」

費了許多事，轉了許多灣，問了許多人，他們走到監獄街；獄牢的陰慘的高牆是和塞拉斯記憶中印象相符合的第一件對象，鼓起了他的勇氣，知道確實是到了家鄉，而單是城的名字却不能使他確信。

「啊」，他長嘆一口氣，「監牢就在這裏，哀皮；還是那個老樣子。我現在不怕了。從監牢門前走向左第三轉灣處，——那就是我們要走的路。」

「啊，好一個黑暗醜陋的地方！」哀皮說。「把天都遮住了！比貧民院還壞！我很喜歡你現在不住在這城裏了，父親。燈場也像這條街一樣嗎？」

『我的寶貝孩子』，塞拉斯微笑着說，『不是像這樣的一條大街。我在這街上也總是不安的，但是我喜歡燈盞。店舖全改了——我都不認識了；轉彎處我是知道的，因為是第三個拐角。』

『到了』，他得意的說，走到了一條狹巷。『隨後再向左轉，再照直向前，走上鞋街；然後在馬路有水滯的地方，從有凸出窗戶的地方的旁邊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入口。喂，我全看見了。』

『啊父親，我覺得喘不出氣來似的』，哀皮說。『我沒想到什麼人可以住得這樣擠。我們回去的時候，石坑不知是怎樣的美哩！』

『我現在看着也有點滑稽——氣味也難聞。我想從前沒有這種氣味的。』
消瘦泥污的臉不斷的從黑暗門口向外望着生人，使哀皮更不安了，後來走出了狹巷到了鞋街，上面露出一條較寬的天，這纔稍覺適意。

『乖乖！』塞拉斯說，『怎麼，場裏走出這樣多的人，好像是今天到教堂去了似的——今天又不是禮拜天！』

他忽然大吃一驚，立住了腳，露出苦痛的惶惑之狀，哀皮嚇了一跳。他們是在一個工場前面的空地上，整隊的男男女女從工場裏流出來去吃午飯。

『父親』，哀皮抓着他的胳膊說，『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她說了幾遍，塞拉斯纔回答。

『沒有了，孩子』，他終於極興奮的說；『燈場沒有了。是應該在那地方，因為有凸出窗子的房子就在此地，——這是我認識的。——這還是舊樣子；這塊空地是新的——看那個大工廠全沒有了——教堂及一切。』

『對那小毛刷舖裏坐坐罷，父親；他們可以讓你看』，哀皮說，永遠留心怕他父親又發癩瘋。『也許那裏的人可以告訴你一切。』

但是賣毛刷的人到鞋街來只在十年前，工廠已經建好了，其餘的人也都不知情，所以塞拉斯得不到一點的燈場朋友們及牧師拍斯登先生的消息。

『老地方完全被剷除了』，塞拉斯回去那晚向道麗溫茲羅帕說，『小小的墳地及一切。我的老家沒有了；我現在只有這一個家。盜案的真象，他們究竟發現沒有，我永遠也不能知道；拍斯登先生能否為我解釋抽籤那樁事我也不知道。這永遠是神祕，溫茲羅帕夫人；我恐怕要神祕到底。』

『是的，馬南先生』，道麗說，她的安甯臉的臉已經圍着灰白色的頭髮了；『我恐怕是的。這是上帝的意旨，許多事都是神祕的；不過有些事我不覺得神祕，日常生活裏的事大概是都不神祕的。你當初遭了虐待，馬南先生那道理你大概是永遠不能明白了；但這並不能證明那道理之不存在，馬南先生，雖然你我覺得神祕。』

『不能』，塞拉斯說，『不能；不能證明。自從孩子來了之後，我像愛自己似的愛她，我便已經恢復了我的信心；現在她說她永不離開我，我想我一定可以度信至死。』

結局

在拉維羅一年中有一個時候特別適於結婚。那便是舊式花園中丁香和金鏈在苔藓的牆上放出紫色金色的花朵的時候，也便是小犢還要喝整桶的鮮牛奶的時候。那時候的人們不十分忙，不像到了開始做酪餅堆乾草的時候那樣忙；並且那時候新娘穿起輕巧的禮服又舒服又好看。

哀皮結婚的那一天正好太陽特別溫暖的照在丁香叢上，後為她的衣服也是很淡的顏色。她常想最完美的結婚禮服是要白棉紗上面隔得很遠遠的繡上頂小的粉紅色花枝，雖然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後來高佛來卡司夫人堅請為她製備這件禮服的時候，問哀皮要選那種樣子，她早預先盤算好了，不躊躇的就回答了。

老邁的望着她在墳地裏走過到鄉村裏，她好像是穿的全白色的衣裳一般，她的頭髮像是丁香花上的一片金色。一隻手放在她丈夫的胳膊上，一隻手握著父親塞拉斯的手。

『你不是把我給了別人，父親』，在到禮拜堂之先她說，『你只是把阿龍收做你的兒子。』

道麗溫茲維帕和她的丈夫跟在後面；小小的新娘儀列便止於此了。

看熱鬧的人很多，普利西拉拉米特小姐很高興，因為她和她父親正好坐馬車到紅屋門口。

恰好看見這美景。他們今天是來陪南西的，因為高佛來先生已經到利色列去了，爲了特別的原故。這真可惜，否則他一定會像克拉坎道爾帕先生與斯古德先生一樣也去看看喜酒。喜酒還是他給在彩虹預備的，他一定對於這織工特別的關心，因為害他的正是他家裏的一個人。

「我很願南西有好運氣能找那樣的一個孩子如她長大，」普利西拉在車裏向她的父親說；「我心裏也可以有一些年紀小的東西，除了小羊小牛之外。」

「是的，我的愛，是的，」拉米特先生說；「一個人年紀老了之後就有這樣的感覺，老年人覺得一切都黯淡；身傍裏有些年青的人，好讓他們知道這世界依然未老。」

南西現在出來迎接她的父親姊姊；結婚的一隊已走過了紅屋到鄉村裏較貧窮的那一部分去了。

道麗溫茲羅帕首先想到老梅西先生在他門口外大椅上坐着一定是盼望他們經過時特別招呼一聲，因為他年紀太老不能到彩虹去吃喜酒。

「梅四先生等着我們招呼他呢，」道麗說；「我們若不向他說幾句話，會要傷他的感情，他因為風濕那樣的受苦。」

於是他們過去和這老人握手。他正盼望着這機會，早預備好了他的一番話。

「喂，馬南先生，」他的聲音很抖顫着說，「我活着看我的話應驗了。是我頭一個說你不會害人的，雖然你的樣子是於你不利；並且是我頭一個說你的金子會回來的。你是應該得到你的

金子的。我本情願去主持你們的婚禮去說「阿門」；但是好久都是由圖奇去担任，我希望你們不會因此而得到較壞的運氣。」

在彩虹前面空地上已聚滿了一般客人，雖然比喜酒的定時還早一點鐘。他們不但因此能享受他們的娛樂的遲遲來臨，並且還有開工夫談論塞拉斯馬南的奇史，逐漸得到一個結論，認為他得到了這福氣，是因為他能像一個父親似的對待一個沒有娘的苦孩子。就是鐵匠也沒有反對這個意見；他並且把這意見當做自己的，向一般到場的大胆的人挑釁，問誰敢反對他。但是沒有人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都歸併到斯奈爾先生的主張裏，他說，一個人得到他應得的幸運的時候，隣人都該祝賀他。

新娘一隊人走近的時候，彩虹院裏發了一聲熱烈的歡呼；班溫茲羅帕講起笑話來還是有趣味的，所以高高興興的走進來受大家的祝賀，也不要先到石坑去休息一會兒。

哀皮現在有了出乎意料的大花園；在別的方面的佈置也略有改變，都是由地主卡司先生出資辦理的，好適應塞拉斯的較大的家庭。因為他和哀皮都說甯可住在石坑，決不願遷到任何新家去。花園兩面都砌了石牆，但前面是公開的籬笆，當那四個新結合的人走近的時候，籬笆裏面的花都燦爛的開着，表示同情的快樂。

「啊，父親，」哀皮說，「我們的家是多麼美！我想沒有人能比我們更快樂了。」

註釋

註一 邱時所指係十九世紀初葉，拿破崙戰爭時期之前。

註二 參看彼得後書第一章第十節 (“Wherefore the rather, brethren, give diligence to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2 Peter. 10.

註三 喬治第三享年甚高，一八二〇年卒，年八十二歲。

註四 英國銀行家 (Bullion) 之普通姓氏。

註五 給一先令之遺囑而斷父子關係。當時英國流行的誤解以為凡遺囑至少均須規定以一先令授給後嗣，否則無效，故云。

註六 參看路加傳第十六章第三節 “I cannot dig; to beg I am ashamed,” Luke, XVI, 3.

註七 參看 Luke, XI, 2-46.

註八 轉串器 (Jug) 是舊式烤肉時的用器，能旋轉插肉之鐵叉，使肉不致烤焦。其法有二，一是做放鐵叉的環繞緊繞索，便能自動旋轉，一是置放於爐火上利用煙囪中熱氣上昇的作用，便如風車般轉動。

註九 從前英國鄉村的踏鋤匠兼理獸醫。

註十 引自聖經詩篇 (Psalms) N Tate and Brady: “New Version” 1095, Psalms cvii, 3, 原文如下：
“Who know what's right, nor only so,
But always practise what they know.”

與此處所引者字句上稍有出入。

註十一 英文 *Practise* 可作實行及練習兩種解釋。

註十二 條 *Red Rover*, 之誤, Charles Dodin (1745-1814) 作之流行歌。

註十三 主教候補人於就職典禮時例自稱 *Nolo Episcopari*; 意謂『余不欲為主教』, 謙謝後始允就職。

註十四 卷首 *Psalms cxxx, 8* "My soul waiteth for the Lord, more than they that watch for the morning."

註十五 此處原文為 *price' ed run down like a jack*. 稍誤解。可有兩種解釋。(一) *jack* 即做為『跌入』中之『轉車器』解, 實物價漲時如轉車絞索, 跌時如絞索之鬆弛。(二) *jack* 做 *cheap-jack* 解, 舊時時之物價低落有如沿街賤賣之小販自謂虧價賤售。二說未知孰是。

註十六 此處原文是 *the reel brings forth a crop after its kind* 卷首 *Genesis*, 第一章第十二節。

註十七 原文 *shinning-dish* 係一發音錯, 用做撒取乳皮之用。

註十八 *I. H. S.* 係希臘文耶穌一詞之前三個字母。後譯解為救世主 *Jesus Hominum Salvator* 基督之代表。

註十九 原文 *Chapel de dissenters* (不從國教者) 譯為離棄者之堂。

註二十 *Goliath* 卷首 *I Samuel*, xvii

註二十一 卷首 *Charles Peran* 之 *Contes des Mees' d'N* "Le Prince Omeri" 一章。
1697

註二十二 卷首 *Wordsworth*: "she was a phantom of delight" 卷二二章

註二十三 卷首 *Proverbs*, xvi 33; *Joshua*, vii 16-18; *Leviticus*, xvi 8; *I Samuel*, xiv 34-41.

註二十四 *Lord's Prayer*: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卷首 *Matthew*, vi 9-13; *Luke* xi

2-4

註二十五 拿破崙戰後是英國感到衰落的時代。救濟貧民稅非常苛重，有許多地主肯願把地賣脫而不願納稅。同時價值也不穩定。

註二十六 Richard Mant (1776-1848 Bishop of Down in Ireland, 有註釋聖經之作。

註二十七 原文 hissing urn 係一種熱水壺。壺心有空筒，內置鐵線一塊，筒外爲水處。水常沸滾嘶嘶做響，發聲。

註二十八 典出 Wordsworth 詩 'Three Years She Grew' 第五節，原詩如下...

"The stars of midnight shall be dear

To her ; and she shall lean her ear

In many a secret place

Where rivulets dance their wayward round,

And beauty born of murmuring sound

Shall pass into her face."

註二十九 參見詩集 2 Samuel xii' 3.

87

71342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出圖書第〇五二七號



60